董其昌書畫船
水上行旅與鑑賞、創作關係研究

傅　申*

【摘要】自從北宋末的米芾常喜將心愛的書畫名跡攜隨在行旅的舟中，作爲他旅途中從事鑑賞、裝潢、題跋之用，或在舟中創作書畫，或書寫信札，而創出了「米家書畫船」的名號以來，就成了後世許多文人書畫家的風雅典範。特別是明末的董其昌，因其「結念泉石，薄於宦情」，作爲一位米芾的崇拜者及生長於水鄉的書家、畫家、鑑賞家兼收藏家的他，又因長壽及官運，一生中數度往來舟行於他的家鄉松江與北京，以及前往福建、湖南、湖北、江西、南京等，得以公務而長途乘舟宦遊各地。即使他在數度辭職、休閒在家期間，也在江南的太湖流域，倣效米芾行徑，皆以扁舟載書畫遊行各處，因此造成他是米芾以後在「書畫船」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本文爲此一系列研究的中段，羅列董氏歷年在舟中所作的書法、繪畫、古書畫鑑賞題跋的作品，具體呈現了他在行旅中，將扁舟遨遊轉換成他所享受的生活方式和創作情境，以及與其他書畫收藏家或商人交換資訊或藏品，擴展眼界的最佳方式，而在舟中所創作的書畫都最能代表文人風格的作品，在繪畫上特別是山水長卷，因舟行所見而發展出有別於「山行山水」的「舟行山水」或「江上山水」。董氏對於古代的，特別是五代到宋元之間的許多「舟行山水」卷的江南山水畫的鑑賞，因董氏豐富舟行經驗而有更深一層的理解和偏愛，並對於其繪畫的鑑賞與南北宗理論的建立產生了直接的關係。只有在瞭解了董氏偏愛及長期在這一種舟旅中特殊的創作及鑑賞情境，才能更深入理解董氏的作品風格，及其繪畫史理論體系之形成背景。

關鍵詞：書畫船　董其昌　舟中　舟行山水

引　言

一般書畫史的研究側重於風格分析，進而探討個人的思想、家庭及師友背景，更進一步討論其時代大環境，社會及政經、文化發展之互動關係，較少進行書畫家的生活型態及創作環境與實際創作活動，和作品之間相互因果關係的研究。本研究則是以「書畫船」為中心進行研究之特殊個案。

傳統對「書畫船」的觀念，起自宋代著名書畫鑑藏家的「米家書畫船」，主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要是指米芾(1051-1107)以其書畫收藏隨舟旅行，不時取出鑑賞的故事。而本研究將擴展探討古代書畫家，特別是活動於江南地區的書畫家們，水路乘舟的交通為其生活的一部份，與今人的代步工具汽車無異。但是因為中國地域遼闊，長江大河，水道縱橫，在汽船通行之前，唯有靠著風力、人力航行於各地，近者計日，遠者計月，舟中既不能四處走動，亦無突來的訪客，更無電視、電話，極少雜務，特多閑暇。文人可以讀書作詩，書畫家可以寫字作畫或鑑賞。而現代的交通工具，不論如何豪華，特別是汽車、火車、飛機，在旅途中皆無從進行書畫鑑賞，更無從進行創作，是故「書畫船」的名詞及其相關的作品和風格，隨著科技的進步，交通工具的改變而消逝於歷史之中。

就筆者歷年留意所及，流傳至今的部份書畫創作及鑑賞活動，有些是在舟行的旅途中所完成，這是中國人，特別是江南水鄉的特殊生活型態所造成。不但如此，尤其是繪畫中的山水畫卷，有一部份不但是在舟中所作，而且因舟行所見成為其創作的動機或靈感的來源，其構圖、其景物皆與所見息息相關，因而構成中國山水畫卷兩大類別中與「山行山水」相對的另一主要類型：「舟行山水」，這也是本研究的主要論點之一。

本文所謂的「書畫船」，乃泛指乘者攜有書畫作品以供旅途中鑑賞，或乘者可以在其上作書畫甚至兼有書畫交易性的船隻，均可稱之為「書畫船」。因此，它沒有一定的尺寸大小、規格、型制或設備。本文中所討論到的歷代相關人物，其地位與財富均不同，因此在其中進行書畫鑑賞或創作的船隻從簡陋到豪華，從借用到特製定造都有，在本文的前篇中將盡可能地尋找此一方面的具體圖像材料，作為配合和增進吾人對古代書畫家及鑑賞家相關生活的了解，但絕不意謂古代有作此用途的專用船隻，因而具有某種特定的設備和外貌造型。

關於早期一直到晚明董其昌(1555-1636)之前有關「書畫船」的相關人物，他們的活動和書畫作品，將於前篇有所闡述，本文則因董其昌的資料較多而自成單元。

第壹章　緒 論

(一)水鄉與舟舫：

唐代詩人杜荀鶴嘗作《姑蘇詩》云：「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閒地少，水港小橋多」。姑蘇雖是東方威尼斯之代表，其實江南太湖地區大湖小蕩，星羅棋布，長河小川，縱橫交錯，是以河港相連，江湖通流，人民居屋，大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依河而建，可以說是開門見水，舉足有河，故對外交通除了陸路步行，一定要過橋；然橋多拱形，以利橋下通舟，而石階上下，不利馬車，因此江南地區主要的對外交通工具，非舟船莫屬。姑蘇如此，附近的城市鄉鎮亦莫不如是，董其昌的家鄉松江也是如此　。[1]

舟之為用，有兩途，蓋舟車之屬其基本的用途是作為代步，自甲地至乙地的交通工具。乘舟車，以省肢體之勞，而古代之路不平，輪車皆無避震設備，故乘舟遠較為舒適。然古之行舟，唯藉人力與風力，中者計旬，遠者計月，舟中既無訪客，也無家累及塵俗雜事，故閒暇特多，而且心無旁騖，是故文人在乘舟旅途中可以讀書作詩，此為常事。書家可以讀帖臨帖、隨興寫字，畫家可以賞景作畫，鑑賞家可以鑑閱古書畫並作題跋。

另有一用途，即不作交通工具，因其舒適而作純粹的消閒用具，可以在舟行中遊眺賞景，而無步履之勞，可以會友，可以消暑，可以賞月，可以歌唱，可以在舟中雅聚，讀詩論畫，而興到即可作書作畫。

歸納起來，對文人及書畫家而言，舟舫之所以能成為生產作品之場所，它是在旅行途中仍然可以進行創作的理想空間，它不但具有移動書房或畫室的優點，而且更具有約束力。因為舟上生活較少被打擾，空間近乎隔絕，但是它本身可以在江湖中移動，可以遊目聘懷，而絕不會令人有受到禁足的感受，而且古代遠少污染問題，真是「水面好風光」，隨時提供令人愉悅的環境，無怪乎有的詩人有「一入舟，便覺詩思泉湧」的感覺，最能說明江南水鄉為什麼會有「書畫船」的產生原因了。

(二)舟舫雅集—晚明文人書畫家的時代氛圍：

董其昌既生長于江南水鄉之一的松江，世代以來，當地居民即以舟船為主要交通工具，無論商賈、士人、行醫、農夫…都需要各式舟船，猶如今日一般居民以陸路交通為主，各行各業擁有不同種類的私家車、客車及貨車一樣。但是，現代車輛究竟在速度、空間以及行駛地點等種種的不同，實與本文論及的古代舟舫有異，在作用以及氣氛上有很大的不同。

---

[1] 參閱鄧愚、鄒志一，〈水鄉澤國橋文化〉，收錄於《吳地文化一萬年》，(江蘇：吳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4 年)，頁 241-253。何榮昌，〈太湖水利與吳地的開發〉，《吳地文化一萬年》，頁 294-3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自古以來文人即喜好雅集。雅集場所眾多，例如古有東晉名家王羲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雅集，今有 1973 年莊尚嚴先生於台北外雙溪舉辦之曲水流觴雅集等，許多大大小小雅集的地點皆位處於郊外自然風景。而在豪貴宅第雅集宴會者，自古以來例如晉石崇替愛姬綠珠於河南洛陽西北構築之金谷園；李公麟、米芾之西園雅集乃位於私人園林；王維的輞川別墅則屬於私人莊園。

江南地區的文人雅集，則又多了一種型態，即是舟舫雅集。文人雅集的舟舫除了必須為水上交通工具外，至少應具備今日旅遊車的功能，它要寬敞雅緻，行駛平穩舒適。在空間上，舟舫至少除了操舟者一兩人、童僕一兩人及必需的小廚房以供應茶點之外，還能容納賓客兩三人甚或十幾二十人。想像中，船艙中應安置一張用來題詩作畫的桌案，以及許多固定或移動式的座具。

董其昌自青年時期，其所交往的地方仕紳即多擁有私家舟舫，而得以參與泛舟宴集雅聚。

萬曆七年己卯(1579)董其昌二十五歲，同鄉先輩顧正心(字仲脩，號清宇)自備一艘名為「青蓮舫」的私家船，從此，時常與莫廷韓(是龍，1573-1587)、徐孟孺(名益孫，號與偕，華亭人)，以及朱安之等輩「常為泛宅之遊　」。②

顧氏仲脩「以諸生入太學，任俠好交遊，萬歷十六年(1588)歲飢，出粟兩萬石行賑，青浦大吏特命嘉賢之額，授光祿寺署丞③」。可見顧氏必饒於資財，纔有能力自造「青蓮舫」並邀請友人泛舟同遊，詩酒唱和。

顧正誼，字仲方，萬曆時中書舍人，以詩畫馳聲東南，腕中有元季大家鬼④。顧正誼應屬顧仲脩之兄弟，與董其昌交往頗密，董曾向其借古畫臨倣。

在傳世董氏中晚年法書作品中，一件無紀年綾本行草書《庚子嵩讀莊子》卷，署款曰：「董其昌書於青蓮舫⑤」。倘若此舫並未轉手，則該卷應當在顧氏舟中所書。

另一次董氏與鄉前輩泛舟雅集的紀錄，則是萬曆十一年癸未(1583)季秋十八日，董氏隨其塾師莫如忠(1508-1588)西遊長洲，同行者還有嘉興山水畫家宋旭(字石門，1525-1605)、松江馮大受(1579 年鄉薦)、蔡幼君、沈侯璧，以及

---

② 鄭威，《董其昌年譜》(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 年)，頁 14。

③ 同註 2。

④ 董其昌，《容台集》，(1630 年成書)，《明代藝術家集彙刊》，卷四，〈顧仲方山水歌引〉，(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8 年)，頁 65-66。

⑤ Christie's, 2000:4, Lot3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忠之子莫是龍等 ⑥

以上是董其昌參加鄉先輩的泛舟雅集。等到董氏自己有了功名，有了經濟基礎可以收購古書畫，在他生命中，無論閒居家鄉或外地宦遊，皆常有機會與同道好友在舟船中聚會雅集。例如，董氏一卷無紀年《草書白居易琵琶行卷》便書於「崑山道中舟次，同觀者陳徵君仲醇，及夏文學、莊山人、孫太學也 ⑦」。

董其昌與陳繼儒(1558-1639)交遊甚密乃眾人皆知的事，《容台詩集》卷一所載〈丙申(1596)閏秋舟行池州江中題陳徵君仲醇小崑山舟中讀書圖〉條中，便記錄兩人舟中交遊之雅興。另外，癸卯年(1603)秋日，董其昌亦嘗邀王衡、陳繼儒共飲舟中並同遊畸墅 ⑧。又壬子(1612)九月八日董氏「同范長倩朱君采董遐周西湖泛舟」，有詩文唱酬 。⑨

至於陳繼儒這位董氏的終生好友，他雖自稱為「山人」，但是「小舟」卻也是他生活上的必需品，在其《岩棲幽事》一文中，簡明地描述了此船的裝潢及旅程範圍：

> 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櫺短帆，舟中雜置圖史鼎彝，酒醬莽脯。近則峰涇而止，遠則北至京口，南至錢塘而止 。⑩

說明了這是一艘可以通行在太湖流域，不能過大江的船隻。陳氏接著描述了此舟之為用：

> 風利道便，移訪故人；有見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處，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蒙茸，草花映帶，幅巾杖履，相對夷然。至於風光淡爽，水月空清，鐵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見上註)

這都說明了舟船具有移動性的私密書齋空間，不但可以「避喧謝客」，也可以主動的「訪故人」、賞山水，來去自如，操之在己，這些也解說了董氏數度辭

---

⑥ 〈莫如忠秋日泛泖記〉、《崇蘭館帖》，參閱鄭威，《董其昌年譜》，頁 15。

⑦ 古原宏伸、傅申，《董其昌の書畫》〈圖版篇〉(東京：二玄社，1981 年)，頁 266-273。

⑧ 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頁 76。

⑨ 董其昌，《容台詩集》卷一，(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8 年)，頁 28。

⑩ 陳繼儒，《巖棲幽事》(《寶顏堂秘笈》，百部叢書集成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頁 17-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官家居時期如何享受在他書畫船上的逍遙生活。

董氏同輩交游中有吳正志(字之矩，號澈如)者，其家有雲起樓，藏法書名畫，董氏亦曾數為吳氏作畫，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後亦歸之吳氏，可知其頗富書畫收藏。吳氏卒後，董氏《容臺集》有《祭吳澈如年丈》文，中有句云：「煙水五湖，歲發王猷之興，圖書千載，時尋米舫之蹤。」可見兩人扁舟往來，常攜書畫相訪。

董氏的晚輩交遊圈中亦不乏購有畫舫者，其中以安徽歙縣汪汝謙然明先生(1577-1655 後)最為著名。汪氏因慕西湖之勝：

> 遷杭州，遂家錢唐缸兒巷，延納名流，文采照映，董尚書其昌以陳大邱推之，製畫舫於西湖，曰不繫園，曰隨喜龕，其小者曰團瓢、曰觀葉、曰雨絲風片……四方名流至止，必選伎徵歌，連霄達旦，即席分韻，墨汁淋漓⑪。

在董其昌的《容台集》卷四中，即有〈汪然明綺集引〉，即為汪氏之詩集而作。

另，天啟三年(1623)有汪汝謙畫舫「不繫園」之記載，據《春星堂集》〈不繫園記〉，汪氏該船建造費時四個月：

> 長六丈二尺，廣五之一，入門數武，堪貯百壺，次進方丈，足布兩席，曲藏斗室，可供臥吟，側掩壁櫥，俾收醉墨。出轉為廊，廊升為臺，臺上張幔，花晨月夕，如乘彩霞而登碧落，中置家童二三，擅紅牙者，俾佐黃頭，以司茶酒……陳眉公先生題曰：『不繫園』　。⑫

書畫船雖不必如此豪華，而且湖船與江船有別，但也可藉見一般。

董氏所乘的舟楫，依當時一般的風氣，待有相當的官階及積聚相當的資財，就可自備舟楫，但董氏多次出使遠任，似應由政府提供官方船隻送其赴任及返京或返家。但就目前所得資料，可以確定董氏乘坐的是「官舫」的資料並不多見，以下是少數幾則在董氏文字中確切說明是「官舫」中的活動：

---

⑪ (清)汪汝謙，《春星堂詩卷》，卷 1，〈小傳〉，(光緒丙戌錢唐汪氏刊於湖南長沙，1886 年)，頁 1。

⑫ 汪汝謙，《春星堂集》，卷一，〈不繫園記〉條，版本同前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丙寅(1626)二月望，董氏重觀並跋《李龍眠維摩演教圖卷》「**于吳門官舫**」⑬。

同年丙寅的仲春望日董氏觀並題《王叔明破窗風雨圖》「**于金閶官舫** ⑭」。(《珊瑚網》卷十一〈名畫題跋〉)

以上二畫題於同日同地(金閶即吳門或蘇州之別稱)都是在官舫中。

但在抵達吳門之前，自題《仿十六家巨冊》中《仿李成山水》時云：

丙寅二月二日，真州舟中寫　⑮

其時所乘，應與抵達吳門時為同一舟，然而並不題作「真州官舫寫」卻如平常一般，只是題作「舟中」，由此也許可以證明，董氏多次奉旨來回長沙、閩中、江右等任所時，其所乘之船隻也是「官舫」應該是近乎事實的。其他董氏題明為「官舫」之例如：

丙寅(1626)九月廿一日，董氏題《丁雲鵬畫五像觀音、于若瀛書楞嚴經合璧卷》云：

此予友濟陰于念東中丞之筆也，昨年予道濟中丞公子出謁于官舫，予為言及此卷……　⑯

昨年為乙丑(1625)，按是年董氏赴南京禮部尚書之任，故所乘為「官舫」。

甲戌(1634)四月十九日，時年八十，董氏重題舊作《神樓圖幅》云：

劉南垣大司寇僑居吳興，欲購一樓，無長物足辦。文徵明作《神樓圖》贈之……予此圖仿之……今日過東昌，見長公[illegible]以見示，蓋三十餘年矣，不勝感慨！重題于官舫中　⑰

---

⑬ 高士奇，《江[illegible]銷夏錄》，1693，卷三，頁22。

⑭ 汪珂玉，《珊瑚網》，卷十一，《中國書畫全書》，5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年)，頁1049。

⑮ 青浮山人，《董華亭書畫錄》，(《藝術叢編》第一集第二十五冊，《明清人題跋》，台北：世界書局，1962年)頁19。

⑯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秘殿珠林》(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年)，頁264。

⑰ 蔣生沐，《別下齋書畫錄》卷三，《中國書畫全書》，十一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年)，頁422-4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東昌在山東，蓋是年夏初，董氏乞休恩准，詔加太子太保致仕，遂束裝返里，朝廷撥「官舫」送返，至四月十九日，已抵濟南西南方的東昌，至五月仲夏經維揚返松江。

除了董氏自己的「官舫」之外，在董氏題跋中偶然也可以見到在他友人的「官舫」中觀賞書畫，例如乙丑(1625)四月廿二日自題《仿董源山水圖軸》云：「近於朱參知敬韜官舫觀北苑畫倣此　。」⑱

此外，在董氏的題跋文字中，偶然說明是題在「畫舫」中的。就吾人所瞭解，「畫舫」的設備是比較適於短距離的遊艇，設備上較重於裝飾華美的外觀，講究的是晏客集會時的舒適，而不是長途的風帆檣柁以及比較莊嚴堅固的船艙，而董氏偶而有在「畫舫」中作書畫的紀錄。

庚午(1630)十月「**丹陽城下畫舫書**」《畫旨帖》一冊　。⑲

甲辰(1604)六月觀並題《宋元寶翰》一冊云：

思陵學杜少陵詩，趙吳興補圖，乃稱二絕……甲辰六月觀於西湖畫舫⑳。

西湖上除商業畫舫之外，有不少私人畫舫，如前述董其昌之友人歙縣汪然明自製畫舫陳繼儒命名為「不繫園」者，想董氏之題古書畫冊，比較有可能是在備有文房用具的私家畫舫，而不是在以聲色游宴為主的觀光畫舫吧。

衡諸各種情況，董氏應該置有私家舟舫，雖然目前尚無他本人描述自家舟舫，或友人述及董氏舟舫的文字資料，但自備舟舫而不是豪華的畫舫，想必是朋輩中平常的事不值得特別記述。因為董氏中長程的舟旅不限於他幾次奉旨遠任，他在 1599-1604 間請病歸里家居，1609-1621 年間賦閑江南，以及 1626-1631 年間解綬還山告老鄉間的歲月中，也不斷有乘舟出游的紀錄，在上述各階段總共有二十多年中，以董氏的身份，是不可能沒有自置舟舫的。而此一舟舫，至少要具備上述他的「山人」朋友陳繼儒所描述的設備與功能吧。

第貳章　董其昌書畫船

(一)董其昌公私行旅與古畫鑑賞：

⑱ 古原宏伸、傅申，《董其昌の書畫》，〈圖版篇〉，圖 18。

⑲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年)，頁 313。

⑳ 《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三，(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5 年)，頁 2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董其昌一生中，舟中行旅無數，而舟行的目的不盡相同，約略來分，可分為公私兩類，所謂“私”，包括所有無關公職的行旅，也包含他考取進士之前的進京應考之旅。但是早年的舟中行旅，並未產生書畫作品或題跋等等屬於我們探討的書畫船範圍，其主要的私人行旅乃是分散在董氏數度公職之間的家居期間。

至於長途的公務旅行，也就是古人所謂的「宦遊」，董氏實在不少，與他幾度還鄉家居互為交錯，茲將公私兩類依序簡述如下：

一、公：

辛卯至癸卯年間(1591-1593 年)，「禮部侍郎田一儁以教習卒官，其昌請假走數千里，護其喪歸葬㉑」。董在 1591 年閏三月南下，送田侍郎柩至閩中，直到 1592 年春二月返京，來回將近一年。

丙申年(1596)奉旨持節使臣赴長沙封吉藩朱翊鑾，七月自京出發，明年(1597)六月前返回北京。

同年秋又奉旨主考江西，主考畢即返京。短短期間，南北來回兩次。

1605 年任湖廣提學副使，至明年秋辭任返鄉。

1609 年起補福建副使，在任四十五日，至明年春離福建，歸松江。

壬戌年(1622)春應召赴京，八月五日奉旨以纂修官修《泰昌實錄》，又擢任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奉命下江南訪書。

1625 年，又赴南京禮部尚書任。在以上短短四年中，南北行旅亦復不少，明年春即引年乞休告歸。

自 1631 年仲冬，應宮詹大宗伯之召，故於 1632 年春，由江南再度赴京，至 1634 年夏日致仕返鄉。

二、私：

己亥年(1599)春，奉旨以編修離京，還鄉養病，直至 1604 年悠遊江浙間。

庚戌年(1610)春，自福建歸鄉後，直至 1621 年，家居十有餘年，為董氏賦閑家鄉最長的一段時間，活動地區以太湖周圍為主，並未遠遊。

天啟五年乙丑(1625)董其昌拜受南京禮部尚書，而「時政在奄豎，黨禍酷

㉑ 《明史》(新校本)，卷 288，〈董其昌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 年)，頁 73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烈，其昌深自引遠，諭年，請告歸　」。㉒

故自丙寅年(1626)起，直至 1631 年仲冬，為其江南家居時期。

董氏最後家居始自 1634 年夏日，至 1636 年十一月中病逝，約兩年餘。

以上第一次公務行旅，從北京至福建中南部的廈門道大田縣，往返數千里，是為董氏首度長程旅行，已開始在舟中作書畫，然數量不多。

此行舟中所作書畫之重要性及數量均不甚高，唯於 1592-1593 年間，請告家居，借畫臨倣古畫甚勤，並開始追尋南宗畫淵源，對董源、王維畫跡刻意搜求借觀探討。

對董其昌而言，最重要的舟中行旅之一，必定要數丙申年(1596)奉旨持節使臣赴長沙封吉藩朱翊鑾之旅。出發之前，董氏在北京餘清齋吳廷兄弟處，購得趙令穰《江鄉清夏圖卷》並題：

> 筆意全倣右丞……日閱數過，覺有所會，趙與王晉卿皆脫去院體，以李成熙、王摩詰為宗，然晉卿尚有畦逕，不若大年之超軼絕塵也。丙寅七月卅日，奉旨持節封吉府，度錢塘，次馬氏樓，待潮多暇，出此卷臨寫，因題後 ㉓

可見此《江鄉清夏圖卷》是董氏書畫船中隨行的重要作品。董氏在研究繪畫宗派時，從趙大年的畫卷上看出李成、王維的風格脈絡。董氏在以上題跋之後，同一天內，又作六行小字長題，記述了董氏書畫船在渡錢塘之前：

> 先是予過嘉興觀項氏所藏晉卿《瀛山圖》，至武林觀高氏所藏郭恕先《輞川圖》，二卷皆天下傳誦北宋名跡，以視此卷不無退舍　。 ㉔

是以知董氏此行，先到嘉興觀賞了項元汴(1525-1590)的遺藏王晉卿的畫，又到杭州看了高深甫所藏郭恕先的《輞川圖》，這兩圖都是拿來與他自藏的趙大年畫作比較的，相信他實際所觀賞，數量必多。而董氏對二畫的評語是：

㉒ 《明史》，卷 288，〈董其昌傳〉，前引書，頁 7396。

㉓ 趙令穰《江鄉清夏圖卷》，Boston 美術館藏。關於該卷拖尾之董跋跋文，參閱古原宏伸、傅申《董其昌の書畫》〈圖版篇〉，前引書，圖 32。

㉔ 同上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瀛山圖筆極細謹而無澹蕩之致，輞川多不皴，惟有鉤染，猶是南宋人手腳。予在京師往來于懷，至形夢寐，及是獲披翫再過，始知營平所言，百聞不如一見。真老將語也！此聊以論畫耳，類是者更何限。人須自具法眼，勿隨人耳食也 ㉕

對於當時天下傳誦已久的王詵和郭恕先的兩卷名跡，自從他書畫船有了趙令穰的畫卷之後，更能比較出高下和時代的先後，這是他此行的第一項收穫。

此行最大的收穫，則是他日後津津樂道的長沙之行，其洞庭及瀟湘道中的沿途所見，得以與日後所得之董源《瀟湘圖》以及米家雲山的對照。董氏題董源此圖時云：

憶余丙申持節長沙，行瀟湘道中，蒹葭魚網，汀洲叢木，茅庵樵徑，晴巒遠堤，一一如此圖，令人不動步而重作湘江之客。昔人乃有以畫為假山水，而以山水為真畫者，何顛倒見也 。㉖

或者「予之游長沙也，往返五千里，江山映發，蕩滌塵土 ㉗」。董其昌又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發言人，可以從以下一則〈評詩〉中見此行之重要：

古人詩語之妙，有不可與冊子參者，惟當境方知之。長沙兩岸皆山，余以牙檣游行其中，望之地皆作金色，因憶孟襄陽所謂：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真人語，千載不可復值也 。 ㉘

領略詩句之妙，固然是要「當境方知之」，則圖繪山水，更是如此。董氏曾於自題畫中論畫云：

畫家以天地為師，其次以山川為師，其次以古人為師，故有“不讀萬卷書，不行千里路，不可為畫”之語。又云“天閑萬馬皆吾師也”，然非閑靜無他縈好者，不足語此。噫！是在我輩勉之，無望庸史矣！乙巳六月，舟次城陵磯寫 ㉙

㉕ 《容台別集》，卷 6，前引書，頁 33。

㉖ 《容台別集》，卷 6，前引書，頁 31。

㉗ 《畫禪室隨筆》，〈題畫贈陳眉公〉條，前引書，頁 49。

㉘ 《畫禪室隨筆》，〈評詩〉，前引書，頁 65。

㉙ 《珊瑚網》，卷 18，〈董玄宰自題畫幅〉，《中國書畫全書》5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見董氏的自我期許極為高遠，他強調讀書、行路之重要性，他不但要師古人，還要師山川，師天地，最後還要求「閑靜無他縈好」，要能專心致志。

董氏一而再，再而三地將湘江之行與董源《瀟湘圖》互相印證：「余藏北苑一卷……乃《瀟湘圖》也……余亦嘗游瀟湘道上，山川奇秀，大都如此圖㉚」。

查董氏與《瀟湘圖》的因緣，是首先在丙申年(1596)董氏持節吉藩，因而有機會「行瀟湘道中」，見識到瀟湘景緻。等到第二年返回北京，在六月購得一圖，「卷有文壽承題董北苑，字失其半，不知何圖也。既展之，即定為《瀟湘圖》」其所以能定名為《瀟湘圖》，一方面這是見於《宣和畫譜》所載，一方面是畫中的景緻，讓他回想到瀟湘之行，所以讓他有「重游湘江」的感覺。

可是董氏與湘江的因緣尚不止於此，到了乙巳年(1605)，董氏又有湖廣提學副使之命，重作湘江之行，乃有機會在董氏的「書畫船」上，將董源的《瀟湘圖卷》與實景相互印證：

> 今年復以校士湖南，秋日乘風，積雨初霽，因出此圖，印以真境，因知古人名不虛傳，余為三游湘江矣！……萬曆乙巳九月前一日，書于湘江舟中㉛。（圖 7）

董其昌一生行旅中，最重要的似乎是上述兩趟楚中之遊。第一次是 1596 年持節長沙，行瀟湘道中。第二次是 1605 年湖廣提學副使之任，這時的董氏書畫船上，不但擁有董源的《瀟湘圖卷》，而且還有米友仁的《瀟湘奇觀圖》。董跋小米此畫云：

> 《瀟湘圖》與此卷今皆為余有，攜以自隨。今日舟行過洞庭湖中，正是瀟湘奇景，輒出展觀，覺情景俱勝。乙丑五月十九日　。㉜

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中的〈楚中隨筆〉謂：

> 米元暉又作《海岳庵圖》，謂于瀟湘得畫景，其次則京口諸山，與湘江差

年)，頁 1160 上。

㉚《畫禪室隨筆》，卷 2，〈畫源〉條，前引書，頁 40。

㉛《容台別集》，卷 6，前引書，頁 31。

㉜汪珂玉《珊瑚網》〈名畫題跋〉，卷 4，《中國書畫全書》5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年)，頁 1023 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類。今《海岳圖》亦在余行笈中。元暉未嘗以洞庭北固之江山為勝，而以其雲物為勝。所謂「天閑萬馬皆吾師」也。但不知雲霧何心，獨于兩地可以入畫，或以江上諸名山任憑空闊，四天無遮，得窮其朝朝暮暮之變態耳！此非靜者，何由深解　！[33]

對於米元暉的另一名作董氏題云：

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自題云：『夜雨初霽，曉煙欲出』，其狀若此。余從項晦伯購之，每有所如，攜以自隨，至洞庭舟次，斜陽蓬底，一望空闊，長江雲物，怪怪奇奇，一幅米家墨戲也　。[34]

此小米畫也是他「書畫船」上，「每有所如，攜以自隨」的古人師；而在洞庭湖上的舟中，領略在空闊的水面上，其天際層雲的造型怪怪奇奇，使他印證了小米畫《瀟湘白雲圖》的畫風來源。然而自然界的豐富變化，時常讓董氏覺得不是畫家所能想像得到的。因此每到黃昏就會捲起窗帘來欣賞自然界的畫卷中的天然圖畫，而「覺所得米卷為剩物矣！」，這一定是董氏遇到了瑰麗的夏雲，而覺得非畫家所能表現出來的。

在另一則題跋裏，也可以進一步使吾人理解董氏在湘江上所見到的雲霧造型。讓他領悟到米家父子及郭熙的畫風：

湘江上奇雲，大似郭河陽雪山。其平展沙腳與墨瀋淋漓，乃是米家父子耳。古人謂郭熙“畫石如雲”，不虛也　！[35]

有了以上的收藏，與瀟湘洞庭舟中觀賞雲山的實景經驗，在董氏本人的創作中，也就不時出現米家雲山的墨戲之作。例如：

乙卯(1615)春日，作《瀟湘奇觀圖》(圖 15)題云：「記憶巴陵舟中，望洞庭空闊之景寫此　」[36]

己未(1619)夏日，婁水道中寫得米元章《煙江疊嶂》(圖 19)遺意　。　[37]

---

[33] 《畫禪室隨筆》，卷 4，〈楚中隨筆〉條，前引書，頁 78。

[34] 同上註。

[35] 《畫禪室隨筆》，〈楚中隨筆〉條，前引書，頁 78。

[36] 《董其昌書畫集》，前引書，圖 18。

[37] *Christie's*, N.Y, Nov. 1994, Lot. 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庚午(1630)十月，丹陽城下畫舫書：「春水生時，舟行洞庭湖中，望長雲瀰漫，絕似遠山千疊，此圖可稱《楚山清曉》　」。[38]

丁卯(1627)三月，倣米氏《雲山圖》題云：「董北苑好作煙景，煙雲變沒即米畫也。余於米芾《瀟湘白雲圖》悟墨戲三昧　」。[39]

這些都是董氏鑑賞古畫的特殊心得；而這樣的心得，也只有董氏在舟行賞景，看江上的山川雲物的機會中遇到。事實上，這也正是重建了上述古畫的創作源起，因而讓有山水癖的董氏豁然而悟。特別是對董源、米芾一派山水畫以及郭熙的雲頭皴的深刻了解，是不同於一般的鑑賞家與史論家的。

(二)董氏舟中閒暇：

最能代表董其昌舟遊閒適，有助書法創作心情的作品之一，乃是何創時書法基金會收藏《草書懷素自敘卷》，該卷卷尾自題云：

> 甲戌(1634)中秋放艇北郭煙水間，偶然欲書，為素師自敘帖，頗得其意，同觀者陳仲醇徵君、單孝廉質生與金陵聽雪師，皆能詩文書畫，絕不談世俗事，亦一快遊，庶不負此勝日耳　。[40](圖 14)

此則題記可助吾人推論該卷《草書懷素自敘卷》之書寫情境，因正值崇禎七年甲戌(1634)秋高氣爽的中秋佳節，此年董氏詔加太子太保致仕，退休閒居故鄉松江，文中並無夜晚燈下等字眼，故可設想他們本準備在舟中賞月，卻提前於白日開始放艇舟遊，等待晚間月出之前的時光，可以在舟中享受作書或觀賞揮毫之樂。

山東省濟南市文物商店收藏董氏《草書臨懷素自敘》一卷，該卷雖無紀年，然卷後簡短的自題亦與上述一卷類似：「中秋日，放艇北郭，煙水間偶然欲書，為素師自敘帖　」[41]該卷上款為「巨卿」。

這兩卷的創作氛圍，則是由同遊友人共同營造的，前一卷有董其昌的終生

---

[38] 《三希堂法帖》，冊 30，前引書。

[39] 《董其昌書畫集》，前引書，圖 64。

[40] 《翰海》，2000 年春拍，Lot.289。

[41]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十六冊，魯 4-13，〈董其昌草書臨懷素自敘〉條，(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年)，頁 2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朋友陳繼儒(仲醇)，以及單質生孝廉、金陵高僧聽雪師。連同董氏，一舟四人興趣嗜好皆同，皆能詩文書畫，且談話主題均以風雅為旨歸，「絕不談世俗事」，眾人在松江北郭城外五湖三泖之間飄遊賞景，心情之愉快可以想見。而四人之中，顯然以董其昌之社會地位及書畫造詣最高，董氏遂在知音面前放手揮毫。此件作品之書寫情境頗契合孫過庭論書寫乖合的“五合之說”：

> 神怡務閒，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 [42]

其中第四項「紙墨相發」是否相合，因董其昌未加著筆，無由得知其個人的感受，然而，從這一卷紙質及墨色看來，不但可以肯定紙墨相發，而且這枝董氏書寫的毛筆，也是得心應手，指揮如意的。至於其他四項，似乎皆可在上引的董氏敘述中得到印證，也符合一般人所說的天時、地利、人和，外加器利了。

萬曆四十年壬子(1612)九月，董其昌與友人范長倩、朱君采、董遐周於西湖泛舟，遐周作詩，董氏次遐周韻，作五言排律一首 。 [43]

此外，董其昌題李唐《江山小景圖卷》畫跋，亦頗能說明「舟行多暇」為董氏作書畫的重要時段。董跋描述崇禎六年癸酉年(1633)六月廿六日，董氏與老友贈別之情形：

> 太傅挹齋周老先生，遺榮勇退，將歸荊溪，其昌適在請告杜門，不獲與青門之餞，有願寫銅官離墨南岳張渚之勝，此青鞋布襪所習遊者，或可置之行裝，會嚴程亟發，奈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何，遂以李晞古《江山小景》贈別 [44]

此跋大意是友人周氏退休歸隱荊溪，董氏因故未能餞別，但曾答允畫舊游銅官等諸勝以為送行，然而平時無暇作畫，老友行程在即，只有將兩人平時稱賞為李晞古生平得意之筆的《江山小景圖卷》作為贈別禮物。但是為老友作畫的心願並未打消，董氏期望自己退休還家時，能在閒暇的舟行途中，不慌不忙

---

[42] 《故宮法書》，第二輯，〈孫過庭書譜〉，(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2 年)，頁 28。

[43] 董其昌，《容台詩集》，卷 1，頁 28。

[44] 《故宮書畫錄》，冊 2 卷 4，〈李唐江山小景圖卷〉條，(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5 年)，頁 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完成並親訪於荊溪。董氏云：「俟得請還山，舟行多遐，漸次點綴，訪先生於荊溪，追王維裴迪輞川唱和故事 ㊺」。可以看出董氏對長途的旅程，不但不以為苦，而且時常期待這種「舟行多暇」的閒適心情。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春(1599)，董其昌在北京任職翰林院編修並充皇子講官，後不久，因「失執政意，出為湖廣副使，移疾歸 ㊻」。湖廣副使也稱病不赴，奉旨以編修回鄉養病。因此，董氏在仕途初期，第一次有機會衣錦還鄉，度過數年悠遊的生活。在存世可靠的董氏作品中，此年年底留下一件《己亥子月山水圖卷》(圖3)，董氏於卷尾自題七絕一首，題詩之外，另有七行小字題記：

> 己亥子月，泛舟於春申之浦，隨風東西，與雲朝暮，集不請之友，乘不繫之舟，惟吾仲醇，壺觴對引，手著翰墨，固以胸吞具區，目瞠雲漢矣！既悟炊粱之晚，可虛秉燭之遊，為作此卷，茲余兩人，敦此夙好耳　！ ㊼

談到董其昌家鄉的友人中，與董氏終生知交的良朋益友，定非陳繼儒(1558-1639)莫屬，這位隱居不仕的山人工詩善文，書法蘇米，並以畫梅名世。董氏較陳氏年長三歲，也較陳氏早卒。崇禎庚午年(1630)董其昌刊行《容台集》，陳氏為其作序。董氏一生為陳氏徇知之作，為數不少。董氏於南城構屋築樓於林越之間，陳仲醇數相過從，董氏因以題名曰「來仲樓　」。 ㊽

上述《山水圖卷》的董其昌題記生動地紀錄了兩人在水道縱橫的家鄉春申之浦隨興舟遊，「隨風東西，與雲朝暮，集不請之友，乘不繫之舟 ㊾」，沒有目的乘風飄盪的出世生活，一派老莊思想，故與隱士陳繼儒甚相投契，作此長卷相贈，以敦夙好。董其昌於此畫先題一詩，詩中透露彼時其內心世界：「岡嵐屈曲徑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種松杉皆老大，經年不踏縣門衙 ㊿」。此詩內容似正描繪友人陳繼儒的隱居環境以及不阿權勢的心態。萬曆己亥年(1599)董

㊺ 同上註。

㊻ 《明史》，卷 288，〈董其昌傳〉條，(台北：鼎文書局，1975 年)，頁 7395。

㊼ 美翁萬戈氏舊藏《己亥子月山水圖卷》，1989 年。刊載於《董其昌畫集》圖 125，(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 年)。

㊽ 《董其昌史料》，前引書，頁 343。

㊾ 《山水圖卷》之董氏題識，見註 38。

㊿ 同上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昌年值四十五歲，陳繼儒時年四十二，兩人皆已步入中年，陳氏隱居歲月亦居二十年之久，茆堂之外，陳氏手種的松杉均已老大，然經年以來不與官府往來，而聊以著述自娛。

董其昌於《山水圖卷》畫卷起首的山坡上繪製三株松樹，其挺拔高聳之姿，正與平坡茅亭隔水相望，茅亭背後樹叢圍繞，樹叢當中有幾間新建茅堂；隔山又作村居一處，對岸岡嵐迤邐遠去。此一《山水圖卷》在董氏的山水卷中可謂尺幅較長、布景較繁之手卷，該卷確實反映了董氏在悠閒的舟遊生活中，為知友在圖畫中營造了一處溪山隱居之所。

(三)舟行狀況：

舟船行駛於水上，平穩舒適且空間寬大，整體而言，舟船旅行的品質應遠較車馬輿轎為佳；雖然若遇風雨，船隻江行的危險度亦相對提高，但對於不急於行程時限的董氏行舟來說，停船等候風平浪靜，或大運河上等待放閘等，毋寧給予他更多悠遊於書畫的時間。

1、阻風：

例一，萬曆壬辰年(1592)孟夏，董氏因「阻風黃河崔鎮[51]」，書《論書卷》。

例二，天啟元年(1621)二月七日，董氏作《江上蕭寺圖》並題七絕一首。六年後，加題云：「丙寅十二月婁江阻風重題[52]」。此一阻風重題，並未提供其他訊息，但知董氏能在六年後重見舊作。

例三，天啟五年暮春八日(1625 年)，董氏舟行東光道中，作《松谿幽勝圖軸》，題字兩行於畫軸左上方。到了四月三日，因「阻風崔鎮」，重題七行於畫軸右上云：

> 山右潘侍御翔公好收古名畫，余出關前一夕，視予《子晉吹笙圖》乃郭恕先筆，設色布景，實為奇絕，余作此圖亦有其意　。[53]

此段因阻風的重題使吾人進一步瞭解，董其昌《松谿幽勝圖軸》的設色布

---

[51] 《石渠寶笈續編》，(1793 年成書)，卷 7，(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年)，頁 440 上。

[52] 《大觀錄》，卷 19，(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 年)〈江上蕭寺圖〉條，頁 2375。

[53] 董其昌〈松谿幽勝圖軸〉，現藏南京博物院，圖版參閱《董其昌畫集》，前引書，圖 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景多少受到其所見郭恕先山水畫的影響。

例四，天啟丙寅年(1626)正月廿七日，董氏題《范華原溪橋雪霽軸》云：

> 泊舟江口，守風八日，吳用卿出城，持此圖見示，觀其筆勢奇崛，氣吞荊關，非范華原不能爾；咄咄嘆賞，不枉風伯之貺　。[54]

文中提及「守風八日」，可見此次風勢持續頗久，但董氏仍以能見到范寬之作乃是「風伯」所賜。

戊申年(1608)七月十七日，董氏「阻風澱湖」並書《赤壁賦》　。[55]

風勢對於行舟有相當的影響力，如果風勢恰當且又順風，不但舟子省力，行舟省時，更使人有“乘風破浪”的快感。例如，庚申年(1620)正月十七日，董氏在「龍華道中」乘風快書大字《天馬賦卷》[56]；或如同年(1620)八月，董「舟行瓜步江中，乘風宴坐，有偶然欲書之意[57]」。但是，舟行若遇逆風，則可想而知一定費力費時；如果再遇強風，則只有停舟觀望了。不過對董其昌而言，這段停舟觀望的時間既可寫字又可作畫。

2、阻雨：

除了舟行阻風外，若雨勢太大亦不利於行舟；在此種泊舟避雨的情況下，若遇藏家友人，或遇到令人傾心的作品，在偶然欲書的心情下，也會有作品產生，例如：

壬寅年(1602)首春，董因阻雨葑涇，畫《葑涇訪古圖》並題：「時同顧侍御自檇李歸，阻雨葑涇，檢古人名跡，興至輒為此圖　」。[58]

庚戌年(1610)，董其昌「自閩中歸，阻雨湖上，日望雨峰，如潑墨畫，每

---

[54] 《穰梨館過眼錄》，卷 2，〈范華原溪橋雪霽軸〉條，《中國書畫全書》13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 年)頁 16 下。

[55] 《穰梨館過眼續錄》，卷 8，《中國書畫全書》13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 年)頁 305 下。

[56] 《石渠寶笈》，卷 5，〈董其昌書天馬賦〉條，(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年)，頁 362。

[57] 董其昌〈秋興八景畫冊〉，圖版見《董其昌書畫集》，前引書，圖 27-3。

[58] 董其昌〈葑涇倣古圖軸〉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圖載古原、傅申，《董其昌の書畫》，前引書，圖 4，《國之重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 年)，頁 2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所會，輒為拈筆，成此長卷，几半閱月　」。[59]

3、雷雨：

如果天氣惡劣，行舟中遇雷雨交加，有時亦令董其昌驚恐而不能定神作畫，董氏曾回憶起船遇雷雨的狀況：「自荊江至巴陵，連霄雷雨震蕩，濤聲澎湃，若有龍挾舟而去者。今日意甫定，遂親筆墨[60]」。讀董氏生動的文詞，這次的風雨有聲有色，而且還有動感，如是一般小舟，恐經受不起。

4、待閘：

對於南北水上交通的大動脈～大運河來說，由於各地海拔及地勢高低不同，在各段不同水位的運河間有許多閘口，等待南來北往閘口放行船隻的機會甚多，董其昌也往往利用這些等待時間從事書畫。例如，董氏自題《雜書卷》云：「此余在長安呵凍手書，及還山，舟中待放閘消遣永畫者　」。[61]

關於船行大運河的待閘問題，董氏晚輩李流芳(1575-1629)，與董氏同屬「畫中九友」之一，在《自書詩軸》中表述得更為淋漓盡緻：

> 濟河五十閘，閘水不濡軌，一閘去一日，守閘如守鬼。十里置一閘，蓄水如蓄髓……帆檣委若棄，篙櫓靜如死，京路三千餘，日行十餘里。迢迢春明門，何時得到彼，長安遠於日，斯言亦有以　。[62]

李流芳詩中所謂“濟河”，或如詩軸自題的「閘河舟中戲效長慶體」的“閘河”，因為詩句中有「京路三千餘」、「迢迢春明門」等句，應該就是大運河的別名。想李流芳有過這樣的經驗，可能是恰遇旱季，閘水不易蓄滿，致使兩方舟船停頓壅塞，似乎在以後也不可能再度北上。然而董其昌一生來回北京多次，在其文字中，似乎未見有類似李流芳對“待閘”的不耐與抱怨，待閘對董其昌而言，只是又有多餘的時間寫字作畫。

---

[59] 董其昌，《容台別集》，卷 6，〈題跋〉，前引書，頁 54。

[60] 《珊瑚網》〈名畫題跋〉，卷 18。《中國書畫全書》（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年），頁 1160 上。

[61] 《平生壯觀》，卷 5，〈董其昌雜書卷〉條，《中國書畫全書》4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年），頁 1938。

[62] 《中國美術全集(明代書法)》（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 年），圖 1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例如董氏在壬辰(1592)三月四月「**舟中晏坐，阻風待閘，日長無事，因憶昨歲入閩山……阻風長日，作畫數幀**」[63]

「阻風待閘，日長無事。」正是代表了董其昌如何面對此類舟行狀況而作出更多的作品。

(四)董其昌與友人的書畫船：

董其昌一生在書法上精進努力時，往往對吳中書家甚至元代名家趙孟頫都不假辭色，唯獨對米芾一生傾倒不已。董其昌於 1580 年代了悟到往昔所師法晉唐名刻搨本之用筆筆法概多失真，及見真跡，悵然若失。就在此時，董氏赫然發現宋人米芾書風卻深得晉人風韻，與自己筆性相近，存世作品較多，於是米芾成了董氏此後一生追隨的目標，故筆者謂其「借徑宋人，直追晉唐　」。[64]

其實董其昌不僅在書法上以米芾為依歸，董氏生活品味、生活方式及繪畫風格上亦多受米芾影響，其中，「書畫船」便是米芾書畫生涯的延長與擴大。萬曆癸丑年(1613)三月，董氏在舟中書《論畫卷》云：

> 董北苑《瀟湘圖》、江貫道《江居圖》、趙大年《夏山圖》、黃大癡《富春山居圖》、董北苑《征商圖》、董北苑《雲山圖》、董北苑《秋山行旅圖》、郭忠恕《輞川招隱圖》、范寬《雪山圖》、趙子昂《洞庭》二圖、又《高山流水圖》、李成《著色山圖》、米元章《雲山圖》、巨然《山水圖》、李將軍《蜀江圖》、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王叔明《秋山圖》、宋元人冊頁十八幅，右俱吾齋神交師友，每有所如，攜以自隨，則米家書畫船不足羨矣。吾書似可直接趙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潤之氣，惟不能多書，以此讓吳興一籌。畫則具體而微，要亦三百年來一巨眼人也[65]。

董氏在此雖只列舉出古人畫跡，但從諸多文字敘述中，不難想見董氏應常

---

[63] 《董其昌法書特展研究圖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 年)，頁 183，184。

[64] 傅申，〈董其昌書學階段及其在書史上的影響〉，收錄於《中國書法全集(54)董其昌》(北京：榮寶齋，1992 年)，頁 19-22。

[65] 董其昌，〈論畫卷〉，見《吳越所見書畫錄》，卷 5，《中國畫學全書》8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44 年)，頁 11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攜古法書名畫相隨舟中，以為臨倣鑑賞觀摩雅賞之用。如此堂皇一連串唐宋元名畫，即便比起「米家書畫船」也毫不遜色了。

董氏一方面慕米芾之書畫，一方面仿其生活風尚，同時在明末的江南士大夫及收藏家間，擁有無形或有形的「書畫船」者也不在少數。在董氏的交遊圈中有以下數例：

1、項元汴

董其昌在為明末大收藏家項元汴(1525-1590)撰寫墓誌銘時，亦以米芾書畫船來比擬項氏：

> 公蒙世業，富貴利達，非其好也。盡以收金石遺文，圖繪名跡……雖米芾之書畫船、李公麟之洗玉池不啻也，而世遂以元章、伯時目公之為人，此何足以知公 [66]

的確，項元汴書畫收藏之富確實難以估計，至目前為止，存世並鈐有項氏收藏印之公私書畫藏品，尚不易統計其確實的數目。1582 年左右，青年時期的董其昌因於平湖(嘉興附近)作塾師而有機會與項元汴相識，項氏年長董三十歲，於董為前輩，何況當時董氏一無收藏，識見有限；董有機會於項氏座上，聆聽項氏討論古書畫，據董追憶：

> 公每稱舉先輩風流及書法、繪品，上下千載，較若列眉，余永日忘疲，即公引為同味，謂相見晚也 [67]

不難想見這段機緣對董氏日後發展成當時最具權威的鑑賞家及重要的收藏家必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2、吳廷

在與董其昌同輩的友人中，安徽歙縣鑑藏家吳廷(1556-1626 以後)常於舟中攜書畫往來南北拜訪藏家，他與董氏收藏有密切的關連，董氏曾向吳氏易得米芾名卷《蜀素帖》卷後長題中，董氏即稱吳氏之舟為「吳太學書畫船」：

---

[66] 古原宏伸、傅申，《董其昌の書畫》，圖版篇，(東京：二玄社，1981 年)，頁 206-207。

[67] 古原宏伸、傅申，上引書，頁 2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米元章此卷如獅子捉象，以全力赴之，當為生平合作。余先得摹本，刻之鴻堂帖。甲辰年(1604)五月，新都吳太學攜真跡至西湖，遂以諸名跡易之，時徐茂吳方詣吳觀書畫，知余得此卷，歎曰：已探驪龍珠，餘皆長物矣，“吳太學書畫船”為之減色，然復自寬曰，米家書得所歸。太學名廷，尚有右軍《官奴帖》真本　[68]

根據上引董其昌跋文及汪世清先生之研究，吳廷亦風雅文士，與兄長吳國逷在北京開設有「餘清齋」古玩舖，兩人均精鑑賞，藏品曾由董其昌鑒定並選刻成《餘清齋帖》。董其昌常向吳廷長期借賞法書名畫，因此「餘清齋」實際上形同董其昌觀賞與蒐羅法書名畫的一條重要渠道。尤其是餘清齋殷實的法書寶庫，在董其昌成進士之後的藝術生涯中，吳廷更長期而集中地向董提供珍貴的資料，使董不斷拓展藝術眼界，擴大臨摹領域並提高創作意境　。　[69]

因此，當董其昌為吳廷作像贊時，董氏即以米芾、倪瓚來比擬吳廷：

圖書彝鼎，琢玉雕金，人食以耳，汝衡以心，璞中剖璧，爨下賞音，芾耶？瓚耶？風流可尋　[70]

就目前資料看來，董、吳兩人之結識當始於萬曆庚寅年(1590)吳廷入都之後。根據吳氏在董其昌所繪《瀟湘白雲圖》後跋語：

余庚寅之春入都門，得與董玄宰太史周旋往返，乘閑以素綾作橫卷乞畫，因循閱歲，未能惠教。辛卯(1591)秋以庶常請告南歸，余得尾其舟，船窗多暇，始得命管，至黃河乃竟《白雲瀟湘圖》，筆隨神運，真不減元章舊作也……新安吳廷用卿氏記　。[71]

且不論此跋真偽，此則題跋反映當時水上交通狀況[72]。友人之間各自有船，行進途中首尾相接，而船窗多暇，兩友可在同一船中進行種種活動。董、吳兩

---

[68] 古原宏伸、傅申，上引書，頁 248-249。

[69] 汪世清，〈董其昌和餘清齋〉，《朵雲》，1993 年，3 期，頁 58-67。

[70] 董其昌，《容台集》卷 7，〈吳江村象贊〉，頁 61。

[71] 《董華亭書畫錄》，頁 7。

[72] 據任道斌先生之見，是年「秋日董氏無渡黃河之舉，故此卷應屬偽品」。參閱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前引書，頁 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的共同話題是書畫鑑賞，也是吳氏求董氏寫字作畫的最佳時機，此一情景，乃是古代「書畫船」的最佳寫照之一。

董其昌結識吳廷至晚始自萬曆癸巳(1593 年)由江南初返北京時，彼時吳廷持董北苑《西山行旅圖》進謁，俱見於高士奇《江村銷夏錄》卷一該圖之董其昌跋語中。

董、吳兩人自此交往甚密，萬曆甲辰年(1604)上元日，吳廷攜《唐虞世南臨蘭亭帖》一卷訪華亭董其昌畫禪室，董氏觀後並加以題記。該年五月，董、吳兩人皆至西湖，董其昌「以諸名跡」(未見列出)換取吳廷所藏的米芾《蜀素帖》;雖然吳廷書畫船上沒有了《蜀素帖》，卻也增加了董氏用以交換的諸名跡。

至於吳廷書畫船上究竟珍藏哪些名跡，因其藏品時有交易，且未編目錄，不得其詳；但是，其《餘清齋帖》收錄二十六種名帖，從王羲之《霜寒帖》、《行穰帖》; 王珣《伯遠帖》、王獻之《鴨頭丸帖》、《中秋帖》; 顏真卿《祭姪文稿》，到蘇軾《後赤壁賦》…等，可以窺見其藏品質量俱豐。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1608)十月十三日，董其昌舟行朱涇道中，日寫《蘭亭》及《官奴帖》一過，因為此帖在蘇州時吳廷曾出示一次，「**快余二十餘年積想，遂臨此本**[73]」。己酉年(1609)六月廿六日，董其昌再題王羲之《行穰帖》:「**此卷在處，當有吉祥雲覆之，但肉眼不見耳**[74]」，「**同觀者陳繼儒、吳廷**[75]」。想必吳廷書畫船彼時正行經松江、蘇州一帶。庚戌(1610)九月十七日，董其昌在新安舟次，「**友人吳太學出(董氏 1591 年書)《論書畫卷》以相質，如見故我**[76]」。

己未年(1619)四月，董氏舟次邗溝(揚州)，與吳廷相遇並有書畫交易，董跋吳廷藏《元趙孟頫書道德經生神章卷》中敘及董氏藏有趙文敏(1265-1323)為大長公主畫《倣閻立本道教三清瑞像》，其上題有張嗣真詩題，用卿見而奇之，欲以古帖與董交換，董並未應允。此次用卿出示此卷趙書，其後也同樣有張嗣真題字，因此「**此卷此軸似是雙龍神物，合之雙美，余無以難用卿也，遂題以歸之**[77]」。

---

[73]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 1，〈臨官奴帖真跡〉條，前引書，頁 24-25。

[74] 關於王羲之〈行穰帖〉之董其昌題跋，參閱傅申、中田勇次郎，《歐米收藏中國法書名蹟集》(東京；中央公論社，1981 年)，卷 1，頁 6-12。

[75] 同前註。

[76] 《石渠寶笈續編》第八冊，〈董其昌論書一則〉，前引書，頁 440。

[77] 金梁，《盛京故宮書畫錄》(1913 年成書)，第三冊，(台北：世界書局，藝術叢編第一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七年後，天啟六年丙寅(1626)正月廿七日，董其昌又為吳廷題其所藏《范華原溪橋雪霽軸》:

> 泊舟江口，守風八日，吳用卿出城，持此圖見示，觀其筆勢奇崛，氣吞荊關，非范華原不能爾！咄咄嘆賞，不枉風伯之貺　！㊽

以上記錄除了 1604 年那次係吳廷走訪董其昌畫禪室，其餘幾次均是兩人於旅途舟中相遇，在舟中交換藏品或題跋，故而有《蜀素帖》董跋中「吳太學書畫船」之語，至於董氏自身所乘的船則更當之無愧。

關於吳廷書畫船紀錄又見於台北故宮藏王羲之名帖《快雪時晴帖》，此帖原為王[illegible]登所有，王氏售予吳廷後，復為劉延伯所有；劉氏得卷時並未付款給吳，兩年後劉逝於楚，吳廷輕裝往弔，從劉氏家人復得此帖。吳廷大喜過望，遂在其前往湖北麻城的書畫船中作長跋記其事：

> 余與劉司隸延伯寓都門，知交有年，博古往來甚多。司隸罷官而歸……余後復偕司隸至雲間，攜余古玩近千金，余以他事稽遲海上，而司隸舟行矣……越二年，聞司隸仙逝矣……余亦傷悼不已，因輕裝往弔之，至其家惟空屋壁立，尋訪延伯家事並所藏之物，皆云為人攫去，又問《快雪帖》安在，則云存還與公，尚未可信。次日往奠，其家果出一賬，以物償余前千金值，《快雪帖》亦在其中…….臨終清白，歷歷不負，可謂千古奇士。……展卷三嘆，因記顛末……天啟二年三月望日書於楚舟㊾。

此跋不僅使吾人對吳廷的書畫船以及當時書畫交易的實際狀況多了一層認識，也令吾人得知楚中劉延伯的書畫船亦曾經活躍於京師到江南與湖北途中。

3、吳楨

董其昌的其餘歙縣友人中，擁有書畫船者尚有吳楨。萬曆戊辰年(1628)重陽後一日，董其昌書《墨禪軒說》寄歙縣汪然明的友人吳楨(周生)，邀請他們

第二十一冊，1961 年)，頁 3。

㊽ (清)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1892 年書)，卷 2，《中國書畫全書》13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 年)，頁 16 下。

㊾ 《故宮書畫錄》，卷 3，版本同前揭，頁 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乘舟來松江觀賞董氏收藏，董謂：

> 禪家亦云，須參活句，不參死句。書有筆法、有墨法，惟晉唐人真跡具是三昧。……周生坐擁萬卷，博雅好古，尤精八法。余老矣，黃山勝游，不復可續，周生饒濟勝之具，新安江清淺見底，舴艋順流，至我谷水只數日間，若與汪儒仲乘興一來，觀茲真跡，所謂讀十年書，不如一日詣習主簿者也，周生以為如何　[80]

董其昌亦邀請汪儒仲，亦即上文所述於西湖製畫舫的汪然明。另外，周生吳楨亦自具書畫船，就董氏而言，從歙縣的新安江順流而下，入富春江即抵杭州，再經嘉興到松江，總共「只數日間」就可抵達，似乎不是誇張的說法。若是回程，從杭州逆流而上，進新安江到歙縣似要多費時日。

4、米萬鍾

在朋輩的交遊圈中，作為米芾的後裔，對於米芾持有特殊景仰與崇拜心情的米萬鍾(仲詔，1170-1628)，在書法上也成就頗高。由於米氏居住北京，故與董其昌有「南董北米」之美譽。天啟二年壬戌(1622)二月十日，兩人相會於舟中同觀書畫，董其昌於《五代宋元集冊》後寫下長跋：

> 予與米參知仲詔同觀於晉陵舟次。昔日白香山守杭，(元)微之以守越州過杭，都人士聚而觀者如堵牆，曰非欲觀相公，欲觀世所謂元白者耳！予與仲詔皆有煙霞之癖，世有南董北米之稱，或不愧元白故事。收藏者新安程季白亦雅道，為東南顧阿瑛、曹雲西輩人也　。[81]

董其昌一生推崇米芾，慕其為人；而生為米芾後人的米萬鍾也性喜書畫，好奇石，畫山水。董、米兩人「皆有煙霞之癖」，臭味相投。傳世米氏作品中有行草書七言絕句立軸《題畫寄董玄宰太史》[82]，可見兩人相互交往，詩文酬唱，

---

[80] 董其昌，《容台集》(1630 年成書)，卷 5，〈墨禪軒說〉，(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8 年)，頁 31-32。

[81] (清)安岐，《墨緣彙觀》(1742 年成書)，卷 4，〈名畫〉，(台灣：商務印書館，1956 年)，頁 216。

[82] 《明清の書》，上冊，(大阪：日本書藝院出版社，1976 年)，頁 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尤以董氏居北京任所時期為多。此次兩人在晉陵(今江蘇武進)舟中相遇，可以想見米氏南下必定乘舟，其中隨行書畫必不可少，是則為名副其實的「米家書畫船」。今傳世米萬鍾書跡亦往往鈐有「書畫船」引首章　。[83]

米氏書跡《七言古詩卷》除了引首處鈐有「書畫船」一印外，卷尾款署紀年：「辛酉春分書於湛園之書畫船，石隱米萬鍾[84]」。米氏所居湛園雖有池，但池中之船可能僅為旱船或〝陸舫〞，也可能純屬書齋的雅名。先此伏筆，留待探討。

以下數則董其昌題跋亦可顯示其習慣於舟中攜書畫隨行之慣例：

萬曆癸丑(1613)中秋，董氏得觀兩件古畫：

> 舟泊南徐，新安黃中舍以惠崇《春江圖》見示，余亦攜王叔明《青弁圖》，乃山樵絕筆，中翰瞠目叫好，因共易一觀　。[85]

另，根據《珊瑚網》作者汪珂玉之紀錄，萬曆丁巳年(1617)，董其昌曾向友人出示《唐宋元寶繪冊》(計二十幅)：

> 萬曆丁巳年(1617)春仲，董太史玄宰攜至吾地，余同項又新孔彰過其舟中得閱。翌日，太史挈雷仁甫、沈商丞至余家，更攜黃子久畫二十冊與先子觀，越宿，始返之也　[86]

戊午年(1618)七月廿五日，董氏望三塔灣並《自題畫幅》云：

> 舟中攜趙伯駒《春陰圖》、趙文敏《溪山清隱圖》、王叔明《青弁圖》、倪雲林《春靄圖》、《南渚圖》；黃子久兩幅、馬扶風《鳳山圖》共十幅，皆奇絕[87]。

---

[83] 米萬鍾至少有兩方同文異印之「書畫船」印，見上海博物館編《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上冊，頁 321，印編 32、33 兩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年)，頁 321。

[84] 《明清の書》，上冊，前引書，頁 28。

[85] 吳升，《大觀錄》，卷 19，〈董香光倣惠崇冊〉，參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前引書，頁 130。

[86] (明)汪珂玉，《珊瑚網》(1643 年成書)，卷 19，名畫題跋，《中國書畫全書》5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年)，頁 1166 上。

[87] 汪珂玉，《珊瑚網》，卷 18，上引書，頁 1160，《中國書畫全書》5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年)，頁 1166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另，東京國立博物館藏一幅董其昌尺牘(圖 22)，內有句云：

近得子昂、大癡、雲林之跡，皆奇絕，雖攜之舟中，以歸心甚急，不復能至京口，因泊舟丹楊，與丈相聞，一訂東游之約，幸命之。雲林冊如已得，乞付來手 ⑧⑧

董氏此札書於丹楊(陽)舟中，彼時其攜於舟中之新獲藏品，即包含元代名家趙孟頫、黃公望、倪瓚三人等“奇絕”之跡，其餘所攜藏品是否為新購則不得而知。

此札也可以幫助吾人了解董氏在舟行在外時其他的一些旅途情況，如此時他到達丹陽，雖離京口不遠，卻已倦遊思歸，不能與友人相見，遂在舟中修書一封，派人專送致候，希望友人日後東來華亭一遊，並問及前此所託購之倪瓚冊，如已到手，則交來使帶回。

董氏一生，舟旅頻繁，類此在舟中的書札，在當時必然甚多，但傳世頗少，窺豹一斑，亦可想見其餘。

第參章 董其昌舟中鑑題古書畫

(一)舟中鑑題古名畫：

董其昌出身清寒，直至考取進士授與官職，經濟方為之好轉，也才有能力購藏其喜愛的古書畫，攜之舟中，與其俱行，並在其上題跋，與其所嚮往之「米家書畫船」看齊，俟董氏以鑑賞知名後，所到之處，自有藏家攜來書畫請其鑑賞題跋。董其昌題董源《龍宿郊民圖軸》中嘗謂：「辛卯請告還里，乃大搜吾鄉四家潑墨之作 ⑧⑨ 後又云：

壬辰癸巳為庶常，請告家居多暇，與顧中舍、宋太學借畫臨倣……不下數十幅……自是蓄畫頗多，臨摹反不及前 。⑨⓪

---

⑧⑧ 《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 中國書法篇》，(東京國立博物館，1980 年)，頁 72。

⑧⑨ 關於傳董源〈龍宿郊民圖軸〉之董其昌題跋，參閱《故宮書畫錄》，冊 3 卷 5，〈董源龍宿郊民圖〉條，(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5 年)，頁 19-20。

⑨⓪ 董其昌，《容台別集》，卷 6，畫旨，前引書，頁 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由是，知董其昌收購古書畫以萬曆辛卯年(1591)為起點，接著在壬辰(1592)、癸巳(1593)兩年中，仍然借畫臨倣居多，從此才蓄畫漸富。董其昌古畫題跋大多在數年之後，其中以乙未年(1595)題王維《江山雪霽圖》之題跋年代最早，但該卷並非題於舟中；爾後，丙申(1596)閏八月廿日，董氏於舟中題跋《王叔明山水立軸》:

> 余見山樵名畫多矣，無不規摹古人者……此幅倣巨然，又叔明平生第一得意筆……此幅置吳興畫中不復可辨也。過蘄州泊舟江上書　。[91]

同年(丙申，1596)十月七日，董氏於舟中題跋台北故宮藏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圖 1)：

> 大癡畫卷余所見……《沙磧圖》……《江山萬里圖》……不似真跡。唯此卷規摹董巨，天真爛漫……是子久生平最得意筆！憶在長安，每朝參之隙，徵逐周臺幕請此卷一觀，如詣寶所，虛往實歸，自謂一日清福，心脾俱暢。頃奉使三湘，取道涇里，友人華中翰為余和會，獲購此圖，藏之畫禪室中，與摩詰《雪江》共相映發，吾師乎，吾師乎！一丘五岳都具是矣！丙申十月七日書於龍華浦舟中，董其昌　。[92]

跋中詳細敘述董氏在北京時期早已熟悉並嚮往此畫，今有機會與王維《雪江圖》(《江山雪霽圖》之簡稱)共聚於畫禪室中，成為其師法的枕中之秘。

萬曆丁酉年(1597)秋九月廿一日，董其昌在「龍游舟中」題夏珪《錢塘觀潮圖》，董謂此畫「乍見之，即定為閻次平」，有趣的是此畫實有款署，且款署兩見:「諦視始得細款於樹梢，則夏圭也。又復展之於石角中，亦註夏圭名[93]」。想必董其昌在舟中多暇，才發現這樣藏於樹梢的款字。

同樣在丁酉年秋九月廿一日，董其昌典試江右完畢，歸返途中，於「蘭溪舟中」題李成《寒林歸晚圖》(收錄於《五代宋元集冊》)。此圖與夏珪《錢塘觀潮圖》俱題於同一日，然題跋地點則不相同，前者題於蘭溪，而後者題於龍游，此二地實際上均位於浙江東部衢州至建德之間，蘭溪北流，至建德與新安

---

[91] 蔣光煦，《別下齋書畫錄》，卷 3，《中國書畫全書》11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 年)，頁 420。

[92] 古原宏伸、傅申，《董其昌の書畫》，圖版篇，前引書，頁 79。

[93] 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前引書，頁 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江合流北上即為富春江，一名浙江，入杭州灣，故可直達杭州。

董其昌在蘭溪舟中最重要的題跋則見於去年年冬(丙申，1596)得於海上的江參《千里江山圖卷》，在與上述兩跋同一年的丁酉九月廿二日，董氏「還自江右，於蘭溪舟中展觀……時奉命校士畢，船窗晴霽，各手卷都勘閱一過，至樂也！[94]」。讀此跋語，不難想見董氏當時的心情，奉命江右典試的任務既已完成，在取道回程歸返家鄉的水路上，正值秋高氣爽的晴朗時節，於是將「書畫船」上隨行所攜各手卷皆勘閱一遍，其閒適快樂的心境乃洋溢於長約兩百五十字的題跋中。

此則董氏長跋呈述了江參《千里江山圖卷》的流傳過程。此卷原係元文宗御府收藏，元時嘗經柯九思鑒定；明末一度流入嚴嵩家，及嚴氏敗，萬曆丙申年(1596)冬，董氏得於海上嚴氏後人。

董跋另一項重大的意義是晚明時江參在畫史上的地位幾乎被遺忘，此卷經董氏一再題跋闡述，遂重新奠定了江參在董巨畫派中的承傳關係：

> 江貫道，宋畫史名家，專師巨然，得北苑三昧。其皴法不甚用筆，而以墨氣濃淡渲暈為主，蓋董巨畫道中絕久矣。貫道獨傳其巧，遠出李唐、郭熙、馬、夏之上，何啻十倍！[95]

董其昌既為自己得江參畫而慶幸，也為江參畫遇董氏而慶幸：

> 使此卷一入豪門，將與《上河圖》等俱歸御府，世間永不見有江貫道畫，即貫道一生苦心，竟泯沒無傳矣！貫道畫有神，其必擇予為主人也乎[96]！

此跋之後，董其昌又附加了兩段考證，長約兩百字，至明年四月，董氏再題並抄錄了吳寬原題，此於董氏藏品中亦屬罕例。

萬曆乙巳年(1605)，董其昌出為湖廣提學副使，米元暉《瀟湘奇觀圖》、董源《瀟湘圖》兩件藏品在此前已歸董氏所有，故攜以自隨。五月十九日，當董氏「舟行過洞庭湖中，正是瀟湘奇境，輒出展觀，覺情景俱勝[97]」，遂題跋於

---

[94] 關於江參《千里江山圖卷》之董其昌題跋，參閱《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冊 2，〈江參千里江山圖卷〉條，前引書，頁 41-49。

[95] 同上註書，頁 48。

[96] 同上註。

[97] 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前引書，頁 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米友仁畫卷。

三個多月後，值九月前一日，董氏於「湘江舟中」復題董源《瀟湘圖》:

> 今年復以校士江南，秋日乘風，積雨初霽，因出此圖印以真境，因知古人名不虛得，余為三游湘江矣　[98]

董氏以上兩則題跋均係將古畫攜至與畫境相關的地點，將畫中山水與自然真境兩相對照欣賞，這種鑑賞繪畫的方式頗具有獨創性。而世間徒擁畫作卻不能親遊其地，僅作“臥遊”者比比皆是；同樣地，能親遊其地，卻無畫作可比對者更不勝其數，能像董氏將喜愛古畫攜以自隨，且恰好有描繪董氏遊歷之地的畫作者更是罕有。

將畫作比對真境的賞畫方式，若在陸路車行中實難進行，只有在舒適的船艙中或坐或臥，游目觀賞四周景色，不僅為人生一大享受，亦能對畫作有更深入的理解。此殆為董氏初見此圖，雖「不知何圖也」，繼而「既展之，即定為《瀟湘圖》」的原因之一，因為一見此圖，就令他回想起舟行湘江所見之景：

> 行瀟湘道中，蒹葭漁網，汀洲叢木，茅庵樵徑，晴巒遠堤，一一如此圖，令人不動步而重作瀟湘之客　[99]

萬曆丙午年(1606)，董其昌自湖廣提學副使歸途中，得觀郭熙《關山行旅圖》，董氏題謂：

> 右郭河陽《關山行旅圖》亦名《蜀道圖》，乃海內尤物，余為庶常時，已耳食之矣。近自楚中校士歸，舟次采石(當塗西北)，友人持示，深慰夙懷……董其昌觀因題　[100]

可知當董氏在北京為庶常時，已耳聞郭熙《關山行旅圖》乃海內尤物，若非此次恰逢董氏從楚中校士歸來，歸舟從長江順流而下至采石，友人持卷觀賞，就無由滿足董氏多年來對郭卷的懷想。

萬曆癸丑年(1613)四月十七日，董氏於射陽湖舟中，再度將隨行的董源《瀟

---

[98] 董其昌，《容台別集》，卷 6，前引書，頁 31。

[99] 同上註書，頁 31。

[100] 《石渠寶笈續編》(1793 年成書)，卷 17，前引書，頁 9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湘圖》展觀賞翫並題跋⑩。射陽湖在江蘇省淮安縣東南，此次簡短題跋給予吾人的訊息，是董氏仍然在其他水上行旅中，一貫地攜書畫以隨行。董氏行舟於江蘇中部大運河寶應東部的射陽湖上，也展觀昔年在洞庭湖上隨行所攜董源《瀟湘圖》，意圖再以此畫對照自然真境，然而此次董氏僅簡單紀下日期與地點，似乎此時圖畫與實景契合對應的程度不如往昔在湖南那樣令其感動，畢竟江蘇一帶地勢較為平坦，與《瀟湘圖》中的景物並不相應，因此展閱之後，並未引發其翩翩聯想，只記錄下日期地點了事。

萬曆丙辰年(1616)夏日，董其昌仍處於賦閑江南的時期。就在去年，因其子董祖常在鄉里之惡行而發生“民抄董宦事件”⑪，到今年春三月十五、十六兩日，董氏住宅遭焚，所藏書畫頗多損失。此後，董氏避地鎮江、吳興、蘇州間，多與收藏家往還，鑑賞、臨摹、題跋不一而足，其在舟中臨摹活動有以下紀錄：

丙辰年(1616)夏日，董其昌在「蘇門舟次」，重展曾經在嘉興項子京處見過的李伯時《維摩不二說法圖》，彈指之間，已經是三十餘年前的事了　。　⑫

己未年(1619)四月，董其昌書畫船抵達邗溝(即揚州一帶的運河)遇友人吳廷，董氏為吳廷題跋趙孟頫《書道德經生神章卷》：

> 余家有趙文敏為大長公主《倣閻立本畫三清瑞像》，張嗣真題詩，吳用卿見而奇之，願以古帖易去，余未之許也。用卿乃出此卷相視，亦張嗣真題文敏真跡，所云“天寶君、靈寶君、神寶君”正合三清之意。此卷此軸，似是雙龍神物，合之雙美，余無以難用卿也，遂題以歸之　。　⑬

由此跋語，知董氏此時將本來不願割愛的趙文敏《倣閻立本畫三清瑞像軸》亦歸贈吳廷所有，使趙孟頫所繪相同主題的一書一畫，均道家題材，且皆有道教天師張嗣真題詩的兩件作品合藏一處，成為書畫雙美。

光宗泰昌庚申年(1620 年)中秋，董氏在金閶門程季白的書畫船上，為傳世

---

⑩ 《書道藝術》，卷 8，(東京：中央出版社，1972 年)，頁 113。

⑪ 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前引書，頁 143-144。

⑫ (明)張丑，《清河書畫舫》(1616 年成書)，未集。《中國書畫全集》4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年)，頁 296。

⑬ 金梁，《盛京故宮書畫錄》，冊 3，頁 3。參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前引書，頁 1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最為知名的王蒙《青弁隱居圖》題詩並跋語：

> 筆精墨妙王右軍，澄懷觀道宗少文，王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來無此君。倪雲林贊山樵詩也。此圖神氣淋漓，縱橫瀟灑，實山樵第一得意山水，倪元鎮退舍宜矣　⑪(圖 8)

在此跋中，董氏借倪雲林讚譽王蒙繪畫成就之詩句，來移讚此幅王蒙傑作，並認為如此高品質的王蒙畫作，確能使倪瓚退避三舍。

天啟壬戌年(1622)二月十日，董其昌跋李成《寒林歸晚圖》(收錄於《五代宋元集冊》)謂：「與米參知仲詔同觀于晉陵舟次，收藏者新安程季白⑫」。彼時與米萬鍾同觀之畫作尚包括仇英《臨宋人山水界畫人物畫冊》，董氏評仇英畫云：

> 仇實父於臨宋畫冊無所不似，尤工趙伯駒而自靳，不時為之。獨以劉松年、馬遠、夏珪酬應，然皆過之，雖宋人所難也。此冊得其大全矣，季白寶之！壬戌仲春其昌識。米萬鍾同觀　。⑬

董其昌雖認為「此派畫不可習」，然而仍然頗加推崇，董謂：

> 李昭道一派為趙伯駒、趙伯驌，精工之極，又有士氣，後人倣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在，昔文太史亟相推服，太史于此一家畫，不能不遜於仇氏　⑭

董氏又題仇英《臨趙伯駒光武渡河圖》曰：「位置古雅，設色妍麗，為近代高手第一　⑮。

所以上述舟中題畫，請其友「季白寶之」，並不是面對友人才作的訣詞。

天啟癸亥年(1623)四月十三日，董其昌於「吳江道中」題王蒙《谷口春耕圖軸》，謂兩日前「晉陵唐君俞持贈。元人題此圖，有老董風流尚可攀，謂吾家

---

⑪ 關於王蒙〈青弁隱居圖軸〉之董其昌題跋，參閱《墨緣彙觀》卷 3，前引書，頁 160。

⑫ 《墨緣彙觀》，卷 4，前引書，頁 215-216。

⑬ 《墨緣彙觀》，卷 3，前引書，頁 177。

⑭ 《容台別集》，卷 6，前引書，頁 50。

⑮ 《容台別集》，卷 6，前引書，頁 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北苑也 ⑮。後又題：「叔明有《青弁圖》，與此圖同一筆法 」。 ⑯

兩年前，董其昌曾在程季白舟中題王蒙《青弁圖》，今見此畫，兩相比較，其筆法相類似。又董氏題王蒙《松山書屋圖》云：「此圖……與吾家《青弁圖》絕類 ⑰」，可見董氏亦曾收藏過王蒙《青弁圖》。

同年(癸亥，1623)董氏題《梵隆應真理相卷》云：「天啟三年，歲在癸亥又十月朔，觀於武丘舟次 」⑱

丙寅年(1626)正月廿七日，董其昌泊舟江口，吳用卿持示范寬《溪橋雪霽圖軸》，董氏為之題跋云：「觀其筆勢奇崛，氣吞荊關，非范華原不能爾 ⑲」。同年二月望，董氏於吳門官舫中，重觀宋李公麟《維摩演教圖卷》並加以題記 ⑳。同一日在官舫中，董氏又題元王蒙《破窗風雨圖》：「王叔明畫卷有《聽雨樓》，與此卷絕類，此圖更覺清潤，有趙吳興法，尤可寶也 」。 ㉑

丁卯年(1627)四月朔，董氏在玉峰道中，以七絕詩題唐寅《夢筠圖卷》，其後跋云：「唐六如畫《夢筠圖》，娟秀姿態，雖李龍眠復生，不能勝此，因觀繫一絕 ㉒」。董氏對於蘇州畫家唐寅如此推崇，讚美其勝過李公麟，此為董氏比較少見的讚語。

崇禎二年己巳(1629)中秋，董氏於元錢選《維摩像卷》上僅題一行簡單觀款：「觀於閶門舟次，董其昌 ㉓」。與此同時，董氏第四次題跋趙令穰《江鄉清

---

⑮ 關於王蒙《谷口春耕圖軸》之董其昌題跋，參閱《故宮名畫三百種》，(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1959 年)。

⑯ 同上註。

⑰ (清)吳榮光，《辛丑銷夏記》(1841 年成書)，卷 4，〈王叔明松山書屋〉條，《中國書畫全集》13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 年)，頁 898。

⑱ (清)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卷 1，〈梵隆應真理相卷〉條，《中國書畫全集》8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 年)，頁 986。

⑲ 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卷 2，〈范寬西橋雪霽圖軸〉條，前引書，頁 16 下。

⑳ (清)高士奇，《江村銷夏錄》(1693 年成書)，卷 3，〈李龍眠維摩演教圖〉條，引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 132，(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1993 年)，頁 826-553。

㉑ 《珊瑚網》，卷 11，名畫題跋，〈破窗風雨〉條，前引書，頁 1094 下。

㉒ 《大觀錄》，卷 20，〈夢筠圖卷〉條，前引書，頁 2433-2434。

㉓ 《石渠寶笈秘殿珠林續編》，冊 1，前引書，頁 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夏圖》卷(圖 21)，並以此卷易趙孟頫《六體千文》于惠生舟中。同年，不知哪一月份，董氏重題元趙孟頫《鵲華秋色圖卷》:「崇禎二年歲在己巳，惠生攜至金閶舟中獲再觀⑪」，蓋董其昌曾擁有過此圖。壬寅年(1602)長至日，嘉興項元汴之子項晦伯乘書畫船將《鵲華秋色圖卷》攜至松江董氏戲鴻閣中，此卷遂為董氏所藏。但到了 1629 年之前，此畫已轉入惠生之手(惠生，金沙人，有「惲齋」)。

(二)舟中鑑題古法書：

不論長程或短途的舟中行旅，董其昌或多或少必攜古書畫隨行，途中不時取出品賞玩味或臨仿研討，興到即將所感所鑑題於卷冊。而其所到所訪之處，亦必有同道友人或書畫賈持古書畫來請鑑共賞或交易，因此也留下不少在舟中鑑題古法書的資料。

萬曆甲辰年(1604)六月，吳廷的書畫船與董氏相遇於西湖，董氏為其題跋蘇軾《後赤壁賦圖卷》:

> 東坡《赤壁》余所見凡三本，與此而四矣。一在嘉禾黃參政又玄家，一在江西廬陵楊少師家，一在楚中何鴻臚仁仲家，皆東坡本色書。此卷又類黃魯直，或謂蘇公不當學黃書，非也！蘇黃同學楊景度，故令人難識別耳⑫。

由此跋語，可見董氏見識之廣，即東坡所書四本《赤壁賦》，所見來源分散在嘉禾、江西、楚中及西湖各地。而此次杭州之行，董氏在西湖畫舫中，又跋《宋元寶翰一冊》:「思陵書杜少陵詩，趙吳興補圖，乃稱二絕　」。⑬

同年六月，董氏在西湖舟中還題跋了元趙孟頫《臨王大令四帖卷》:「趙吳興常背臨十三家書，無一筆不肖似，余于韓禮部見其書《閣帖》三卷，乃知吳興深得臨倣之力　」⑭

---

⑪ 關於趙孟頫《鵲華秋色圖卷》之董其昌題跋，參閱《故宮書畫錄》卷 4，(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5 年)，前引書，頁 107-108。

⑫ 《江村銷夏錄》，卷 2，〈宋蘇文忠公後赤壁賦卷〉條，前引書，頁 516。

⑬ 《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三，前引書，頁 222。

⑭ 《盛京故宮書畫錄》，冊 3，〈趙孟頫臨王大令四帖卷〉條，(台北：世界書局，藝術叢編第一集 21 冊，1962 年)，頁 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乙巳年(1605)六月七日，董其昌「舟次城陵磯，時自常、荊校士還武昌⑭」，題跋云：「今年春正，吳閶得王伯穀所藏宋拓《絳帖》，頃攜以自隨⑮」，並書寫一長段考證文字，認為此帖應為《鼎帖》而非王氏所謂《絳帖》。

己酉年(1609)九日晦，董氏於「西湖舫齋」觀覽並題跋米芾《九帖真跡》：「此卷刻于文氏『停雲館』，文太史鑒定，所謂眾龍之尤也。若從石本想見真跡，今如葉公好龍下室矣⑯」

壬子年(1612)閏十一月廿七日，董其昌于「金閶門舟次」展觀《黃庭經》，董跋論及此帖：

> 昔人論右軍《黃庭》尚存鍾法，今他本不似元常結構，似鍾亦惟此本。余在長安聞此帖有年，曾遊新安訪之，乃(丁)南羽從留都購得，信稀世之珍，墨池為之放光，因記歲月如此⑰

甲寅年(1614)十月，董氏在「吳閶舟次」觀並題蘇軾(1036-1101)《尺牘五帖》云：「皆有徐季海、李泰和風致……吳性中從項氏探此驪珠勿遂，落好事手，宜拓傳海內共賞之⑱」

歲在泰昌庚申年(1620)，九月廿一日，董氏觀南宋張即之(1186-)《書金剛經般若波羅蜜經》「於金閶門舟次」，頗有會心，題云：

> 觀其用筆結字，不沿襲前人，一一獨創，禪家所謂自己胸中流出，蓋天蓋地者是已。余嘗持論，書家難在合，尤難在離。右軍靈和，大令奇蹤，虞褚妍麗，顏柳剛方，既規模通會，與之合矣，則復以靈和還右軍，以奇蹤還大令，以妍麗還虞褚，以剛方還顏柳，而別自有靈和、有奇蹤、有妍麗、有剛方，始成一書家，否則重儓之誚，寧能免乎　？⑲

---

⑭ 《容台別集》，卷5，〈書品〉，前引書，頁24。

⑮ 《容台別集》，卷3，〈書品〉，前引書，頁23。

⑯ 郁逢慶，《書畫題跋記》，卷4。參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前引書，頁107。

⑰ 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卷21，〈黃庭經〉條，(台北：中華書局，1971年)前引書，頁1419。

⑱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1616年成書)，卷7，(北京：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20冊，1996年)，頁340。

⑲ 傅申、中田勇次郎，《歐米收藏中國法書名跡集》，冊2，(東京：中央公論社，1981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天啟癸亥年(1623)十月十三日，董其昌於舟中敬觀並跋宋《文天祥遺像家書卷》云：「文信國家書一紙，具當時江西流離顛沛情事，去宋亡無幾何事矣。蘭雖可焚，香不可滅，當與《正氣詩》作注腳　」。⑫

同年癸亥，董於「十月，觀於舟次」，長題仇英《十美圖卷》　。　⑬

乙丑年(1625)暮春之朔，董「于天津舟次」再跋《宋拓王大令十三行洛神賦》:

> 惟子敬《洛神十三行》，雋逸駘宕，秀色可餐，賈似道所藏，至趙文敏得之陳灝集賢者，為正書第一……余以己丑(1589)獲觀于晉陵唐庶常……求之二十四年更得此本　⑭

己巳年(1629)十月四日，董其昌「於昭彥舟中」，觀題宋蘇軾《畫記卷》云：

> 每見坡公墨跡，十九雙鉤廓填，即余家誤收《養生論》、《三馬圖贊》，經歲餘知之，皆不如此《畫記》之無疑也。昭彥其寶藏之　。⑮

又云：

> 玉局行書，皆規模徐季海，此帖獨倣顏平原《送明遠序》，縱橫迭宕，中含宮商，非趙吳興所能夢見也　⑯

此跋所提供的有趣訊息，是董氏自己承認其先前誤收的兩件坡公墨跡，乃是“雙鉤廓填”的複製品，經一年多後才得以識破。可見每一位鑑賞家都曾有過誤鑑的經驗，董氏有此雅量自暴其短，正是表現他在晚年自信已是鑑賞界的高手，對於早年的偶而誤鑑，只是一笑置之而已。

頁 80-81。

⑫ (清)胡敬，《西清劄記》(1815 年成書)，卷 4，〈文天祥遺像家書〉條，引自《續修四庫全書》V.108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120。

⑬ 佚名，《十百齋畫錄》，卯卷，〈仇英十美圖卷〉，《中國書畫全書》第七冊，(上海：書畫書版社，1994 年)，頁 652。

⑭ (清)繆曰藻，《寓意錄》(1840 年成書)，卷 2，轉引自任道斌，《董其昌系年》，頁 218。

⑮ 《盛京故宮書畫錄》，冊 2，〈宋蘇軾畫記卷〉條，前引書，頁 3。

⑯ 同上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他董氏無紀年在舟中題畫之作尚多，不一一列舉。

第肆章 董其昌舟中書畫創作

(一)舟中作畫：

董其昌的繪畫作品，雖然可能有多半在他的書齋中繪製；但有一部份卻是在他舟中行旅時所作。他較早在舟中所畫的有壬辰(1592)三月四月中所畫的《紀遊畫冊》，乃憶寫閩中之行所經所遊(參見以下〈舟行紀遊寫景山水〉一節)；然其他舟中所作，過半為其舟中獨自或與友人賞鑑古人名跡，興之所至或偶然欲畫，或應友人之請的情況下一種純粹文人即興之作。

萬曆壬寅年首春(1602 年正月)，董其昌「同顧侍御自檇李歸，阻雨葑涇，檢古人名跡，興至輒為此圖 ⑬」，即台北故宮藏《葑涇訪古圖》。董氏從浙江嘉興歸返松江的途中，在葑涇遇大雨，泊舟閒暇，將攜以自隨的古人名跡取出欣賞，忽動畫興，遂成此幅。

癸卯年(1603)九月二日，董氏重題《臨郭忠恕山水卷》(圖 5)云：

> 是歲秋攜兒子以試事至白門，大江舟中，旋為拈筆，遂能竟之，以真本不在舟中，恐未能肖似耳 ⑭

董其昌於同年春天，在北京根據自家收藏郭忠恕原畫《輞川招隱圖》臨摹成一粉本，唯該粉本「恨未設色與點綴小樹」，因此在往白門(江寧)的「大江舟中」，重新拾起該粉本逐漸補筆點綴完成。惜此時書畫船上卻未攜郭忠恕原作，以供隨行參照。

壬子年(1612)十月廿二日，董氏在「錫山道中」，作《倣趙集賢水村圖》並題云：

> 余謂此《水村圖》乃欲兼高克明、趙集賢筆意。高克明《雪漁卷》天雄張平仲水部攜至官舍，余與陳仲醇賞嘆永日。集賢《水村圖》從婁水王閑仲所見之，遂和會兩家，若元人所謂合作 。⑮

---

⑬ 《董其昌の書畫》，圖版篇，前引書，圖 4。

⑭ 《董其昌の書畫》，圖版篇，圖 5.4。

⑮ 《好古堂家藏書畫記》，卷下，〈訪趙集賢水村圖〉條，《美術叢書》14 冊，(台北：藝文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年(壬子)十月晦，董氏於舟中「倣倪高士畫」，又題云：「孺仲自岩上寓書，徵余作《九峰秋色》以此寄之　」。⑪

另，董其昌於癸丑年(1613)「中秋，舟泊南徐，新安黃中舍以惠崇《春江圖》見示……余為臨……適朱敬韜亦至，奪予所臨⑫」。同年(癸丑，1613)九月廿五日，董作《倣米南宮山水卷》題云：「泊舟昇山湖中，即趙子固輕性命，寶《蘭亭帖》處。詰旦，吳性中以顏公真跡見示，為臨二本，因寫此圖記事⑬」。此圖又名《昇山圖》，現藏南京博物館。

癸丑(1613)八月中秋後三日董氏為吳正志題辛亥所作《荊谿招隱圖》卷(翁萬戈氏藏)於吳昌(閶)舟次。此卷後吳正志跋中有云：「玄宰亦以史官外補，自泖上至荊谿幾六百里，扁舟過從，音問不絕」，可見兩人扁舟過從甚密。

明年(甲寅，1614)七月，董其昌「舟行崑山道中」，畫《秋林晚景圖卷》(松江縣博物館藏)並作長題論畫，語中有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無望庸史矣　」。⑭

丙辰年(1616)九日，董氏行經「毗山道中」，繪《倣黃公望山水卷一》(圖4)並跋云：

> 余得黃子久所贈陳彥廉畫二十幅，未及展臨，舟行清暇，稍倣其意，以俟披圖相印，有合處否　⑮

明年丁巳(1617)三月，董作《高逸圖軸》(圖 2)贈蔣道樞丈，並題云：「道樞載松醪一斛，與余同泛荊溪，舟中寫此紀興。玄宰又題　」。　⑯

戊午年(1618)八月十一日，崑山道中寫《夜村圖》⑰。同年(1618)臘月朔

書館)，頁 96。

⑪《董華亭書畫錄》，前引書，頁 15。

⑫《大觀錄》，卷 19，〈董香光倣惠崇冊〉條，前引書，頁 2362-2363。

⑬(清)龐元濟，《虛齋名畫錄》(1909 年成書)，卷 4，〈仿米南宮山水卷〉條，《中國書畫全書》第十二冊，(前引書)頁 429。

⑭《董其昌書畫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 年)，圖 25。

⑮《石渠寶笈》，卷 5，前引書，頁 400。

⑯《董其昌書畫集》，前引書，圖 74。

⑰ Wai-kam Ho, 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áng 1555-1636, (Kansas,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1992), P.1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董氏「舟次鳳山村識，玄宰倣倪元鎮」，作《仿倪雲林山水圖卷》並題云：「家藏有趙吳興水村圖卷，雖縹緲荒率，然水勝於山；此卷似反離騷也　」。⑬

己卯年(1619)七夕後三日，董氏「送敬韜兄還朝，舟至泖口為別，寫此二圖，長安輕塵中出此披對，可當鄉夢　」。⑭

庚申年(1620)正午，董氏於金閶舟中寫《倣巨然冊頁》⑮；同年庚申夏日寫《山居圖軸》於金閶舟次⑯。同年庚申「七夕之朝，舟濟黃龍浦題」，自畫《林和靖詩意圖軸》⑰

董其昌於庚申年最有名的作品為上海博物館所藏《秋興八景畫冊》，八開全畫於秋間，其中第四、五、六、七開之款題均說明在舟中所作，其餘四開並未述及作畫地點，故也有可能全是在舟中所作。以下僅將款識中明白指明舟中的作品列舉於下：

〈第四開〉:「庚申八月舟行瓜步江中，乘風晏坐，有偶然欲書之意　」。⑱

〈第五開〉:「庚申中秋，吳門舟中畫」(圖 6)。

〈第六開〉:「庚申八月廿五日，舟行瓜步大江中寫此，並書元人詞，亦似題畫，亦似補圖」。

〈第七開〉:「庚申九月朔，京口舟中寫　」。⑲

瓜步在六合東南，儀真之西，南臨長江。以上〈第四開〉、〈第六開〉兩開皆作於瓜步江中，在時間上可能較為相近，只署八月的〈第四開〉，應作於〈第五開〉的八月中秋之後。從吳門至瓜步，途中道經無錫、常州、鎮江等地，水程約需五、六天(以趙孟頫《蘭亭十三跋》的日程計算，參見本文上篇《元代的書畫船》一章)。而且〈第七開〉紀時九月朔，已是回程東行時所作；〈第八開〉時在九月七日，此時董氏已經回到吳門了。又，〈第五開〉作於中秋日，地點在吳門。與此同日同地，董氏還曾到新安友人程季白的書畫船中，題跋元王蒙名跡《青弁隱

---

⑬ 《董其昌書畫集》，圖 26。

⑭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18 冊，鄂 1-4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前引書。

⑮ 《董華亭書畫錄》，〈倣十六家巨冊〉，前引書，頁 20。

⑯ 《上海工美》拍賣圖錄，1999 年春，481 號。

⑰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21 冊，京 1-2168，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年)，頁 110。

⑱ 《董其昌書畫集》，圖 27 之 4。

⑲ 以上三圖，同上註書，圖 27 之 5，27 之 6，27 之 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居圖》中稱其為「山樵第一得意山水」(圖 8)(參閱〈舟中鑑畫〉一節)。

考察董其昌《秋興八景畫冊》，以時間先後為序：〈第一開〉作於八月朔前一日，地點不明；八月中秋董氏在吳門作一幅；其後，於八月廿五日前後於瓜步江中作兩幅。九月朔在京口畫一幅；九月五日一幅；九月七日在吳門一幅；最後一幅作於九月八日(重九前一日)，地點不明，推測可能仍在吳門。八幅畫作時間跨度共 38 天。

《秋興八景畫冊》不僅在尺幅上高達 53.8 公分(一般冊頁約高 25-30 公分左右)，且每一開均細筆設色，並以小行楷書長題。可見董氏此趟書畫船之旅，心情上是非常閒適的，生理上是健康的，精神上是飽滿的，這時他悠游閑居已經十年多了。

天啟辛酉年(1621)，董其昌作《仿宋元山水十幅》，其中〈第十開〉董題：「辛酉七月朔日，舟過河澱，寫黃鶴山樵筆意⑬」，〈第六開〉云：「辛酉七夕，青龍江舟中題⑭。青龍江在松江西北青浦縣，離董其昌家鄉甚近。

同年辛酉，董氏作《山水高冊》，其中〈第十三開〉題云：「辛酉九月，舟行玉峰道中寫此⑮」，玉峰應在崑山附近；同月，董又于崑山道中繪《山遠天高圖》⑯。

癸亥年(1623)二月，董氏「畫于丹陽舟中，因命之《延陵村圖》⑰」。並題云：「延陵村在茅山之東，有張從申碑……趙子固稱其書品在李北海之右」⑱

此軸題畫時，界格作小楷，長約 150 字，頗為罕見。

同年癸亥四月，舟過崑山，董其昌在自畫《設色山水立軸圖》中長題論畫，再次提出畫家以天地為師的重要性：「畫家當以古人為師，尤當以天地為師……今塊坐斗室，無驚心動目之觀，安能與古人抗衡也」。⑲

癸亥「正月之晦，舟行大江中識⑳」，董氏再題《倣倪雲林山水圖軸》(圖

---

⑬ 《寓意錄》，卷 4，參任道斌《董其昌系年》，頁 186。

⑭ 同前註書，頁 185。

⑮ 《董華亭書畫錄》，〈倣十六家巨冊〉，前引書，頁 21。

⑯ 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前引書，頁 184。

⑰ 《董其昌書畫集》，圖 54。

⑱ 同上註。

⑲ 《董華亭書畫錄》，前引書，頁 44。

⑳ 參閱《董其昌書畫集》，前引書，圖 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0)，此畫甚為工細，同年三月，董氏重題此幅並以長篇論雲林畫。此畫右下角有「書畫船」腰圓朱文印，當為董氏畫中罕，目前尚不能確定為董氏印或收藏家所鈐。

此年六月十九日，董氏舟次震澤，畫《倣趙孟頫溪山仙館圖》(圖 12)並題云：

> 庚子(1600)秋七夕，余艤棹姑蘇，同年王文考……大出家藏名畫見示，中有……趙文敏《溪山仙館圖》……以右丞、關仝參合成之……當為生平得意筆……偶擬為之，因記……時同觀者楊彥沖　。⑮

同年癸亥，董氏在舟中畫《臨李晞古畫卷》並題云：

> 此澀關民部張平仲所攜李晞古卷也。舟中匆遽臨之未竟，蓋粉本耳。又于周敏仲見李所自，乃趙幹卷也。始知宋人無一筆無來歷，因略掇成之。癸亥⑯。

上例係友人攜古畫至董其昌書畫船中鑑賞，董氏愛而臨之，然而畫卷不能久留，所以倉皇間無法臨摹完成，後又見趙幹卷，見兩卷用筆相似，於是援其筆意完成此卷。

甲子年(1624)，董氏作《倣古山水冊》，其中僅〈第四開〉署有「甲子元旦寫」紀年；而〈第三開〉對幅題云：

> 余家藏子久畫甚多，最勝者《浮巒暖翠》，尋為友人易去，二十餘年往來於懷，致形夢寐，續構畫冊二十幅，始為一生願足。青溪避喧，時出展觀，信筆臨此，仍參董巨家法，時有合處　。⑰

則知此〈第三開〉所臨者為其所藏子久二十幅之一。又，董其昌在“青溪道中”的作品不少，青溪在江寧東北，溪洩玄武湖水，南入秦淮。如董氏之所謂「青溪」果是此處，則董氏書畫船從松江來此避喧，水程頗遠。此冊每頁各倣一家，非一時一地所作，且不必皆作於舟中。

乙丑年(1625)二月，董氏於「潞水舟次寫為鹿庵宮諭留別」，因作《楓林霜

---

⑮《董其昌書畫集》，前引書，圖 83。

⑯《董華亭書畫錄》，頁 2。

⑰《董其昌書畫集》圖 1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葉圖軸》⑬。潞水即北運河，其時董氏拜南京禮部尚書(宗伯)之命，正乘舟離京南下。同年畫《右丞詩意圖軸》並先後寫下兩題，首題云：「天啟五年，歲在乙丑暮春八日，舟行東光道中寫此」；另一題謂：

> 山右潘侍御翔公好收古名畫，余出關前一夕，視予《子晉吹笙圖》，乃郭恕先筆，設色布景，實為奇絕，予作此圖，亦有其意。四月三日阻風崔鎮重題⑭。

東光在河北河間府東南，崔鎮在邳州、淮安之間，董其昌費了廿五天左右通行此兩地之間，可見行程非常緩和；又，董氏「四月七日畫於寶應舟次⑮」，又經十五日抵達平望，於四月廿二日作《倣董源山水圖軸》，題云：「舊有此題畫一絕，今日阻風平望，寫此小景，頗合詩意，因以題之」，「近于朱參知敬韜官舫觀北苑畫，倣此　」⑯

同年(乙丑，1625)九月，董其昌「自寶華山莊還，舟中寫小景八幅，似遜之老親家請正。玄宰⑰」。遜之即王時敏(1592-1680)，董、王兩家已結為姻親，關係可知，其時王氏三十三歲，可見其親炙董氏，為時頗久且得其正傳。

乙丑九月二十七日，董氏作《倣十六家巨冊》，其中第八開《倣高房山山水》留有董氏長題，末尾云：「歸舟寫此，付孫庭收貯以見志　」。⑱

明年(丙寅，1626)二月二日，董其昌於真州舟中，寫《倣李成山水》並題云：「偏頭關李成畫在萬金吾邦孚家，余在長安借臨，今倣其意為此　」。⑲

丁卯年(1627)，董作《丁卯小景四幅冊》，其中〈第四開〉款云：「丁卯泊舟南徐寫此。歸途為石尤所困，排悶終之，而命曰《丁卯小景》，如許渾之《丁卯集》也」。(《三秋閣書畫錄》卷上)

己巳年(1629)，董題《為王奉常畫山水立軸》款云：

---

⑬ 《董其昌書畫集》，上海博物館藏，圖 84。

⑭ 《董其昌書畫集》，前引書，圖 55。

⑮ 《董其昌便面畫一冊》，收錄於《石渠寶笈》，卷 41。

⑯ 《董其昌書畫集》，前引書，圖 88。

⑰ 《董其昌書畫集》，前引書，圖 38(1-8)。

⑱ 《董華亭書畫錄》，前引書，頁 20。

⑲ 《董華亭書畫錄》，〈倣十六家巨冊〉，前引書，頁 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遜之尚寶以此紙屬畫，經年漫應，非由老懶，每見其近作，氣韻沖夷，動合古法，已入黃癡、倪迂之室，令人氣奪耳。……己巳又四月廿一日，青龍江舟次，其昌似遜之老親家正　⑯

可見當王時敏三十餘歲時所倣之倪、黃兩家山水已登堂入室，極為董氏讚賞。時敏之父王衡與董氏為舊識且有交遊，故時敏從少年到青年時期都有機會觀看董氏作書畫，力學之時，也常向董氏求畫。

壬申年(1632)正月，董畫《倣董北苑筆意》，自題云：「壬申正月十九日，揆予初度七十有八之辰也，時應宮詹大宗伯之召，舟次寶應　」。　⑰

其他無紀年舟中所作之畫，不在少數，例如：

《倣米芾山水軸》：「泊舟虎丘，倣米元章雲山，貽肖莪老年兄以當覿面，其昌⑱」。

《書畫合璧神品卷》：「其昌書於婁江道中　」。　⑲

《馬鞍山色圖軸》：「舟次湖上，用子久筆意寫馬鞍山色。玄宰　」。　⑳

《臥遊五月圖冊》：「趙伯驌《萬松金闕圖》見示……余今日舟中清暇，想其形勢為之，不能入其奧耳。其昌　」。㉑

《仿趙吳興水村圖》：「舟次薛瀝望馬鞍諸山仿　」。　㉒

(二)舟行紀遊寫景山水：

董其昌的山水畫，一般的印象都是模仿及消化古人的筆法風格轉化成自我，極少令觀者產生實景寫生的視覺效果。但是吾人若將董氏劃歸為一味的仿古主義者，則無疑是一種偏狹的誤解，因為在眾多的董氏論畫文字裡，他認為師古人只是初步，進一步是要師天地，師造化的。

董其昌既喜乘舟旅遊，其沿途所見之景必深印於胸中，當其作畫時，憶其

---

⑯ 《吳越所見書畫錄》卷5，轉引自任道斌《董其昌系年》，頁259。

⑰ 《董華亭書畫錄》，〈仿董北苑筆意〉，前引書，頁17。

⑱ *Christie's*, N.Y. 1994.6, Lot.142.

⑲ 《思文閣墨跡資料目錄》，第125號，No.92。

⑳ 《天津國拍》，2001年，11期，第939號。

㉑ 董其昌〈臥遊五月圖冊〉，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㉒ 《容台詩集》，卷4，前引書，頁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見，作印象式及概括性的描繪，絕非是對景寫生，故其所作，雖然師天地造化，但並不具寫實的性質。

董氏最早在舟中作畫的紀錄，當在萬曆十九年(1591)護送館師田公之柩歸葬福建大田，沿途見聞甚多，明年還朝，阻風長日，舟中作畫，多寫此行所見，其所作《紀遊畫冊》，自題云：

> 壬辰(1952)三月四月，舟中晏坐，阻風待閘，日長無事，因憶昨歲入閩山，由信州歷穀水，返自錢塘，又與社中諸子游武陵。今年自廣陵至滕陽，旅病迴車，徘徊彭城淮陰，皆四方之事，聊畫所經，以為紀遊耳⑯。

全冊三十六頁，是否全如所云作於舟中，則不得而知，但以下兩頁題識，足以證其所作，必是畫其舟中所見的印象：

《武夷接筍峰》題云：

> 奇絕為天下名山最佳處，予不能登峰，舟行仰視，已在別一世界。

《巖陵釣台》題云：

> 巖子陵灘，予以三更月落枕席上過，……既從閩中歸，得從舟中盼望……。

壬寅年(1602)，董其昌「六月過嘉興魚江中，寫所見之景，卻似重遊也⑰」。

甲辰年(1604)八月廿日，董跋《米敷文楚山秋霽圖卷》云：「此米侍郎在臨安時作，山色空濛濛，當亦西湖之助　」。⑱

癸丑年(1613)秋日，董氏作《虞山雨霽圖一軸》題云：

> 黃子久居虞山之陰，其畫專學吾家北苑，癸丑秋日，余放棹虞山，雨後新涼，點染此幅，亦有一段秀色可餐，而邯鄲之步，終不逮古人遠矣⑲。

乙卯年(1615)春，董氏作《瀟湘奇觀圖卷》題云：「記憶巴陵舟中望洞庭空

---

⑯ 朱惠良，《董其昌法書特展研究圖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 年），頁 130-133，182，183。

⑰ 《畫禪室隨筆》，卷 2，〈倣趙令穰村居圖〉條，前引書，頁 55。

⑱ 任道斌，《董其昌系年》，頁 82。

⑲ 任道斌，《董其昌系年》，頁 1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閶之景，寫此　」⑭(圖 15)

丙午年(1606)秋八月，董其昌於南陵舟次寫《秋山圖軸》，左上角陳繼儒題六絕一首並跋云：「玄宰楚歸，出示此幅，真得北苑家風，亦是山川映助力耳。丙午九月同遊泖上題⑮」。董氏此畫作於楚歸途中，不必特定寫某景，在陳氏看來，此畫亦得山川之助。

庚戌年(1610)董氏：「自閶中歸，阻雨湖上，日望雨峰，如濃墨畫，每有所會，輒為拈筆，成此長卷，凡半閱月，雨霽圖窮，別構一境，不復米氏父子可伎倆矣。因記歲月於此　」⑯

壬子年(1612)十月晦，董氏於舟中畫《九峰秋色圖》。九峰在松江之西的三泖湖上，為董氏家鄉一景；同日董氏《臨楊凝式詩帖冊》款云：「壬子十月晦，泖湖舟中識⑰」。可見此畫亦作於泖湖舟中，而九峰正是作畫當時之眼前景物。

己未年(1619)夏日，董氏「婁水道中寫得米元章《煙江疊嶂》遺意，因系二詩⑱」。

天啟辛酉年(1621)「九月惠山道中寫所見，因補圖，命之曰《杜陵詩意》⑲」。

乙丑年(1625)二月十九日，董氏題《山村清霽》(圖 11)(現藏上海博物館)云：

> 玄鉢宮諭好收余畫，迫余理裝上道，未能猝應也。與為約以春水樓船，風日清美時拈筆，先題款於紙端，知無捉刀之恨　。⑳

此畫先題上款再畫，頗似無用師懼人豪奪，故請黃公望在《富春山居圖卷》上先題上款。上述題識乃在理裝時，尚未上道，至三月十三日已畫畢，乃再題左方曰：「既登舟至於清源道中，寫所見山村清霽，三月十三日玄宰重題，寄玄鉢館丈　」㉑。

---

⑭ 《董其昌書畫集》，前引書，圖 18。

⑮ 《董其昌書畫集》，前引書，圖 8。

⑯ 《容臺別集》，卷 6，〈題跋〉，前引書，頁 54。

⑰ Sotheby's , N.Y. Dec. 1987, Lot. 43。

⑱ *Christie's*, N.Y. Nov. 1994, Lot. 50。

⑲ 古原宏伸、傅申，《董其昌の書畫》，圖版篇，前引書，頁 30。

⑳ 《董其昌書畫集》，前引書，圖 89。

㉑ 同上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丙寅年(1626)，董作《佘山游境圖軸》(圖 13)題曰：「四月，舟行龍華道中，寫佘山游境，先一日宿頑仙廬，十有四日識　」。⑯

崇禎己巳年(1629)，董作《湖山一曲》題曰：「己巳暮春，自西湖歸，寫湖山一曲 ⑰。

庚午年(1630)十月，董其昌於丹陽城下之畫舫題云：「春水生時，舟行洞庭湖中，望長雲瀰漫，絕似遠山千疊，此圖可稱《楚山清曉》　」。⑱

董其昌《倣古山水冊》之八，題云：「舟次婁江，追寫虞山所見之景　」。⑲

《山水冊頁》對題云：「行常山道中，瞥見此景，七年而圖之　」。⑳

若就上述作品中尚存世的實跡來看，誠如本節引言所云，董氏是以記憶中的印象，運用古人的筆法來畫寫景的作品，因此並不具有明顯的寫景性格，更不具今人心目中的寫實風格；然而吾人不能因此而全盤否認其寫景成就，正是因為董氏重視師天地造化，才能使他的作品並不陷入僵化的仿古主義的泥淖之中，特別是那些描繪令他印象特別深刻的洞庭湖及瀟湘道中所見之景，都是他「舟行山水」的代表作品。

(三)舟中作書：

董其昌於舟中作書的紀錄也要在中進士作京官有遠行的機會之後，據董氏自述，較早的紀錄有：

> 辛卯年(1591)余以送館師田公之喪，請告還。時韓館師曾使朝鮮，有高麗黃箋一番以贈余行。壬辰(1592)春還朝，紙已裝潢，舟中多暇，隨意拈筆，大都論書畫法 ㉑

同年壬辰孟夏十八日，董氏「阻風黃河崔鎮書」，寫《論書一卷》：

> 作書之訣，在能放縱，又能攢捉……書道只在巧妙二字……有墨須使有

---

⑯ 《董其昌書畫集》，前引書，圖版 59。

⑰ 古原宏伸、傅申，《董其昌の書畫》，圖版篇，前引書，頁 37。

⑱ 《三希堂法帖》，冊 30，(台南：華夏圖書出版社，1971 年)。

⑲ 《董其昌書畫集》，前引書，圖版 28-8。

⑳ *Christie's*, N.Y. 1993.12, Lot.151.

㉑ 《石渠寶笈續編》，冊 8，〈董其昌論書一則〉條，前引書，頁 4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潤……轉束二字，書家妙訣也……東坡詩論書法云：天真爛漫是吾師，此一句丹髓也……寫字時須用敬也　。[108]

從壬辰到甲午(1594)的幾年中，董其昌定居江南，少長途旅行。直至丙申(1596)秋奉命為持節使臣，赴長沙封吉藩朱翊鑾。是年的閏八月，董氏「舟行池州道中，得朝鮮鼠筆，漫為書此(《問政山歌》)　」。[109]

董氏《雜書一卷》自題云：「此余在長安呵凍手書，及還山，舟中待放閘，消遣永晝者……戊戌(1598)書此卷，行書之最　」。[110]

癸卯年(1603)八月，董氏舟次雲陽，作《小楷卷》並自題作書原由：

今年游白下，見褚遂良《西昇經》，結構道好，于《黃庭》、《像贊》外，別有筆思，以顧虎頭《洛神賦》易之不得，更償之二百金，竟靳固不出，登舟作數日惡，憶念不置，然筆法尚可摹擬，遂書此論，亦得二三耳。使《西昇經》便落予手，未必追想如此也　。[111]

此為一則特殊的故事，董氏在書畫商處見到了令其動心的褚遂良《西昇經》，竟然願意將己藏顧愷之《洛神圖》相交易，甚至再添二百金亦無法成交，使董氏登舟後念念不忘，遂追想摹擬其筆法而成此卷。誠如董氏所言，假使董氏順利或廉價得之，還不一定會如此神夢牽縈；或如果他不是在書畫船上，舟行閒暇，朝思暮想，也不一定會有這一件《小楷卷》的產生。

戊申年(1608)七月十七日，「阻風澱湖」，於是寫了一本《赤壁賦》冊頁。澱湖在江蘇青浦縣西三十里，北接崑山縣，吳淞江與此湖相匯，實距松江不遠，這時前後，直至 1622 年的十餘年中，董氏都在家鄉一帶活動。

同年戊申十月十又三日，董氏「舟行朱涇道中，日寫《蘭亭》及此帖《官奴帖》一過，以《官奴》筆意書《禊帖》，尤為得門而入　」。[112]

由此見出董氏在舟行途中，還是如同在居家的書齋一般，不忘日課，每天

---

[108] 《石渠寶笈續編》，冊 8，〈董其昌論書一則〉條，前引書，頁 439-440。

[109] 鄭威，《董其昌年譜》，(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 年)，頁 31。

[110] (清)顧復，《平生壯觀》(1692 年成書)，卷 5，前引書，頁 938。

[111] (清)顧文彬，《過雲樓續書畫記》(1882 年成書)，卷 2，〈董華亭小楷卷〉。參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前引書，頁 77。

[112] 《畫禪室隨筆》，〈臨官奴帖真跡〉條，前引書，頁 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臨寫蘭亭等帖，此正是筆者所強調的「書畫船」實為「流動書齋」的最佳寫照。

再者，此日董其昌自覺有悟並「得門而入」，而此一因緣說來話長，其關鍵卻在又遇到了友人吳廷的書畫船。蓋董氏之于《官奴帖》，與他的老師莫如忠，以及董氏自己在早年見過此帖的真跡有關。首先，他從莫氏學書法，董云莫氏：

> 書學右軍，自謂得之《聖教序》，然于《聖教序》體小異。其沉著逼古處，當代名公未能或之先也。予每詢其所由，公謙遜不肯應　。⑩

可見董氏對其師的書法評價甚高，而對其師承所自極為好奇。董氏曾謂：「及余己卯試留都，見王右軍《官奴帖》真跡，儼然莫公書，始知公深於二王⑪」。由於董氏發現其師莫氏的書法源出於《官奴帖》，其於此帖之評價自不同於一般。

米芾嘗謂《官奴帖》「絕似《蘭亭序》」且「字字騫翥，勢奇而反正，藏鋒裹鐵，遒勁蕭遠　⑫」

爾後《官奴帖》輾轉易手多次，終而落入友人吳廷之手，董云：

> 己聞為海上潘方伯所得，又復歸王元美，王以貽余座師新安許文穆公。文穆傳之少子胄君，一武弁借觀，因轉售之。今為吳太學用卿所藏，頃于吳門出示余，快余二十年積想，遂臨此本云　。⑬

董、吳兩人的書畫船相遇於吳門（蘇州），而後兩人是否聯舟而行不得而知，但董氏書寫此作時，已經在「朱涇道中」，朱涇在松江西南，一作洙涇，其水匯入黃浦，想是在返家途中觀賞臨帖，頗有所得，發而為以下的感想：

> 抑余二十餘年時書此帖，茲對真跡，豁然有會，蓋漸修頓証，非一朝夕。假令當時力能致之，不經苦心懸念，未必契真。懷素有言：豁焉心胸，頓釋凝滯，今日之謂也　⑭

此為「董其昌書畫船」的最佳例子，他乘船周遊，與鑑藏家、書畫賈相遇

---

⑩ 《畫禪室隨筆》，〈評法書〉條，前引書，頁 5。

⑪ 《畫禪室隨筆》，〈評法書〉條，前引書，頁 5。

⑫ 同上書，〈臨官奴帖真跡〉條，頁 25。

⑬ 同上註。

⑭ 同上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異地舟中，互相觀賞所攜書畫，或相互交換或交易藏品。對董其昌而言，其所留心之作品有二，其一是作品在書畫史上的承傳關係，另一則是啟發他個人創作或創作方向的作品。

戊申年(1608)，董其昌重遇了三十年前(己卯，1579)當其開始留心古書畫時，令之深感震撼且「擱筆不書者三年」的《官奴帖》，於是董「豁然有會……以官奴筆意書《禊帖》，尤為得門而入⑭」，其在舟中的快慰心情是可以想見的。

壬子年(1612)秋八月十四日，董氏在「嘉禾道中」，作《書騷詩、畫荊關倪米卷》並自題云：

> 乘潮嘉禾，得此卷於亂紙中，因漫書詩《騷》數首，以餘冊作關、荊、米、倪諸筆意，聊遣興耳，無足大觀也　。⑮

此行目的似乎是去錢塘觀潮，舟行途中，隨意遣興，打發時間所書；而不是因為見到或想到什麼名跡要去追倣，故文中自謙「無足大觀」；然而，“偶然欲書”這類的作品，也常有可觀之處。

同年(1612)九月廿三日，董氏行書《樂志論》于石湖舟中⑯。石湖在吳縣西南，吳江之北，即昔范蠡隱居之處，風景頗勝。此年十月誨，在董氏家鄉的泖湖舟中，董其昌《臨楊凝式詩帖一冊》並自題云：

> 楊少師《步虛詞帖》即米家藏《大仙帖》也。其書騫翥簡淡，一洗唐朝姿媚之習，宋四大家皆出於此。余每臨之，亦得一斑　。⑰

癸丑年(1613)三月，董氏書畫船中攜以自隨的宋元名畫已包括：董源、李成、郭忠恕、范寬、趙大年、江貫道、米元章、趙孟頫、黃公望、王蒙等名品，遂自詡為「米家書畫船不足羨矣」，書《論畫》一卷自評云：

> 吾於書似可直接趙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之有秀潤之氣，惟不能多書，以此讓吳興一籌。畫則具體而微，要亦三百年來一具

⑭ 同上書，〈臨官奴帖後〉，頁9。

⑮ 《吳越所見書畫錄》，卷5，《中國書畫全書》8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年)，頁1127。

⑯ 《內務部古物陳列所書畫目錄》，卷1。參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前引書，頁124。

⑰ 《石渠寶笈續編》，卷67，前引書，頁3294。原跡見《紐約蘇富比拍賣目錄》，1992年12月，Lot.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眼人也。玄宰，癸丑三月書于舟次　[1]

董氏一生血戰趙孟頫，與趙一較高下。董評趙書之際，常有過苛之論，此則較為持平，至少自認為「可直接趙文敏」而不凌駕其上。又，董氏此一論畫之內容，如「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及「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滅中」等等十餘條，均為《畫說》中的文字，故此卷也是證明《畫說》作者應是董其昌而非莫是龍的重要證據。

同年(1613)八月四日，董氏泊舟江陰，觀《蘇軾後赤壁賦一冊》，同觀者尚包括雷辰甫、夏有之[2]。雷、夏兩人或為江陰友人，書寫時有無旁觀者助興，或多或少會影響書寫時的情緒與節奏。

甲寅年(1614)三月，董氏于吳門舟次，作草書《梅花詩卷》　。　[3]

丙辰年子月(1616 年 11 月)，董其昌「于青溪舟次」書《重修新橋募緣疏》[4]。十二月，書《蘇詩冊》於青溪舟次　。[5]

丁巳年(1617)二月十九日，董氏舟宿鳳凰山麓，因「偶有《萬竹山房帖》，秉燭臨此」，書《臨宋四家詩卷》並論書云：

> 蔡君謨學顏行，黃魯直學《瘞鶴銘》，蘇子瞻學徐浩，米元章為集古書，四家俱唐後嗣響。而東坡以文章氣節益增潤飾，故稱宋朝第一　。[6]

此作係董氏夜間宿舟秉燭而書，此種情況較為少見。現代人習慣充足而穩定的電燈光度，很難想像古人在搖曳的舟中及昏暗的燭光下秉筆書寫的情況。

同年(丁巳，1617)三月，董氏「過京口，訪張太學修羽，出所藏楊少師真跡，賞玩彌日，登舟擬之，書此論，因復補圖[7]」。董其昌在京口收藏家張修羽處參觀其藏品，其中包括了楊凝式真跡。董氏賞玩良久，等回到自己的書畫

---

[1] 同註[65]。

[2] 《石渠寶笈續編》，冊 33，〈董其昌書蘇軾後赤壁賦〉條，前引書，頁 3301。

[3] 《古芬閣書畫記》，卷 7，參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前引書，頁 133。

[4] 《吳越所見書畫錄》，卷 5，〈董其昌書重修新橋募緣疏〉條，前引書，頁 1130。

[5] (清)李佐賢，《書畫鏡影》(1871 年成書)，卷 14，〈董文敏書蘇詩冊〉條，(台北：漢華文化事業出版社，1971 年)，頁 768。

[6] 《寶迂閣書畫錄》，卷 1，〈臨宋四家書卷〉條。參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前引書，頁 121。

[7] 《容台別集》，卷 5，〈書品〉，前引書，頁 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船上，用記憶的心得書寫自己的書論。

明年(戊午，1618)三月，董其昌於崑山道中，以虞永興法書皮日休《桃花賦》[1]。三月十八日，董氏書《董文敏楷書六種冊》于吳門舟次[2]。「三月晦日，舟次南湖」，書《臨蘭亭序》[3]。查南湖在浙江嘉興，一名鴛鴦湖。以上三種董書皆書於戊午年三月，一在崑山道中，十八日已在吳門，三月底則在嘉興，此次行程似是由北而南。

另外，與此同年的傳世作品中，尚有《行草書》(圖 17)一卷，款作：「戊午夏日題於邗關舟次[4]」。細觀此書，雖風格相似，然用筆結字均未及董氏真跡水平。

己未年(1619)有《董文敏書參同契卷》，款曰：「己未春日書于吳門舟次，董其昌[5]。同年，董氏再題《倣各家書古詩十九首冊》云：

> 己未五月之望，舟次京口，季康為秉燭遊，縱談書道，都非昔人論書窠臼，季康亦甚解頤，張子房所謂告他人輒不省者也。有口能言筆不隨，則余自愧。董其昌再題　[6]

董氏在庚戌年(1610)十月將己書贈送方季康，方氏臨《聖教序》亦深得晉唐筆意，故九年後有此秉燭之遊。舟中「縱談書道」，其欣快之情，溢于言表。類似場景在董氏書畫船應不時有之，然而，見諸董氏文字者卻並不常見。

庚申年(1620)正月二十七日，董氏於龍華道中乘快風書大字《天馬賦》一卷，自題云：

> 此分宜家米物也，朱太保以勛奉得之尚方。歲庚寅，余見之中丞黃履常所，後轉入高孝廉明水，邇聞為金沙于太學所購矣；因有石刻，復為臨

---

[1] 《墨緣彙觀》，法書卷下，〈董其昌法虞永興、徐季海書冊〉條，前引書，頁 104。

[2] 《穰梨館過眼續錄》，卷 9，〈董文敏楷書六種冊：樂志論〉條，前引書，頁 312 下。

[3] 《古緣萃錄》，卷 5，〈董香光臨楔帖並修楔四言詩卷〉條，(上海：鴻文書局石印本，光緒癸卯)，頁 18-19。

[4] 《翰海拍賣圖錄》，1999 年春拍，Lot. 814。

[5] 《古芬閣書畫記》，卷 7，〈董文敏書參同契卷〉條，參鄭威，《董其昌年譜》，前引書，頁 123。

[6] 《董其昌の書畫》，圖版篇，前引書，頁 1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米書此賦，余見三本，學擘窠大字，僅有此本，字字皆可為榜署，米公自言大字如小字，以勢為主　⑰

由是，知董氏所見米書《天馬賦》共有三本，而大字者只有一本，董自藏有石刻拓本。董其昌在家鄉附近的龍華道中揚帆乘風，心情豪放，懸腕大書，其「以勢為主」之筆勢，多少得自揚帆破浪之助；只是時值正月尾聲，江南初春仍有寒意。

庚申年三月望後六日，董氏「舟行海上，天氣晴朗，躍躍動人，因百朋滿館丈索書，作書于秋水亭中 ⑱」，所書者為《樂壽圖敘屏》，此敘屏並非書于舟中，然而值得一記者，一為董氏此次「舟行海上」的紀錄不多，大概由吳淞江出長江口，在崇明島附近游賞。一為此作與一般長卷或冊頁不同，此件作品計十二條屏，每條高四尺餘，寬一尺二寸，如此大屏，在傳世董氏的可靠書跡中，還無可相比，姑記於此。

明年辛酉(1621)重九後二日，董氏於舟中偶書，作《七言律詩一冊》(圖 20)並「付祖常收之 ⑲」。此次舟游有兒子祖常陪侍，故落款賜之，這種資料也不常見。

明年壬戌(1622)春日，董氏為「恩召北上，衲子操舟送別，索拙書一字，以為珍重，余笑而狀之，其昌書贈　」。⑳

乙丑年(1625)九月望，董於「滬波塘中」書《便面書一冊》㉑。滬波塘從地名推測應是上海松江一帶的小湖。董自題云：「杜工部《華清宮詩》與李蹻《汾陰行》同意 ㉒」，寫的是杜甫詩。此年大月(十月)，董其昌《書鮮于樞題畫語》謂：「此鮮于太常題畫語，余味其涉世感慨，書之，朱陽驛舟次　」。　㉓

丙寅年(1626)九月廿三日，董於青浦舟中自題《楷書多心經冊》云：

因觀顏魯公《田神功八關齋會記》，擬其筆意書此經。米元章重顏行，而

---

⑰ 《石渠寶笈》，卷 5，〈董其昌書天馬賦卷〉條，前引書，頁 362。

⑱ 《古芬閣書畫記》，卷 7，〈樂壽圖序屏〉條，參鄭威，《董其昌年譜》，前引書，頁 127。

⑲ 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前引書，頁 187。

⑳ 《吳越所見書畫錄》，卷 5，〈董文敏書化育衲子狀卷〉條，前引書，頁 1129。

㉑ 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前引書，頁 224。

㉒ 同上註。

㉓ 《中國歷代法書名跡集》，冊 6，(東京：東京堂出版社，1978 年)，頁 6-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許顏真書，故無楷行世，亦是缺陷，張長史《郎官壁記》乃狂草之築基也……同觀者俞彥直、陳臥子孝廉、許令則……逸士。其昌　。 ①

董氏一生服膺米芾，然猶憾其無楷書傳世。此一《楷書心經冊》，是董其昌在觀賞顏魯公書《八關齋記》楷書拓本之後，擬其用筆筆法寫成的。董一再強調楷書乃行草之基礎，是故董氏傳世書作中，仍不乏楷書作品。

同年(丙寅)，董書《法書紀略冊》並跋云：「右跋語是余丙寅歲游梁溪，船窗多暇，隨意書此　」⑥

丁卯年(1627)新秋，董氏有《行書唐人詩卷》，乃「書於吳門道中 ①」。十一月，「舟行錫山道中」，書楷書《前赤壁賦》、《後赤壁賦》　。　①

庚午年(1630)十月，「丹陽城下畫舫書」〈畫旨帖一冊〉　。　①

辛未年(1631)六月，董於青陽江宵濟書《行書卷》①。八月十五日，在金陵行舟中為沈猶龍作《行書李白詩冊》①。子月(11 月)赴詹事之召，書溫飛卿詞於廣陵舟次　④同年嘉平月十日於玉峰道中書《送劉侍御還朝卷》　。　①

壬申年(1632)，董氏於舟中作《臨淳化閣帖並跋十一冊》，款書如下：

第一冊款：「壬申正月上元後一日」。

第二冊款：「泊舟清江浦臨」。

第三冊款：「壬申正月廿四日，舟次新莊臨」。

第四冊款：「舟次古城，其昌臨」。

第五冊款：「其昌」。

---

⑯ (清)孔廣鏞，《嶽雪樓書畫記》(1861 年成書)，卷 4，〈楷書多心經冊〉條。參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前引書，頁 236。

⑰ 汪世清，〈董其昌的書法紀略冊〉，《朵雲》，1989 年，總 23 期，頁 122。

⑱ 《董華亭書畫錄》，前引書，頁 8。

⑲ 《石渠寶笈》，卷 11，〈明董其昌雜書一冊〉條，前引書，頁 485。

⑳ 《石渠寶笈》，卷 3，前引書，頁 313。《三希堂法帖》第卅冊。

㉑ 《中國嘉德》拍賣目錄，北京，2000 年，5 月，797 號。

㉒ 《石渠寶笈三編》，乾清宮。另參閱黃惇編，〈董其昌年表〉，《中國書法全集》54 冊《董其昌》(北京：榮寶齋，1992 年)，頁 294。

㉓ 《董華亭書畫錄》，〈溫飛卿詞〉條，前引書，頁 16。

㉔ 翰海 1997. 12 拍賣目錄 594 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六冊款：「舟行清源驛」。

又有跋：「二月十九日，晨起作楷書《心經》數行，覺筆法墨法似有所會，因臨此《淳化閣帖》」。

第七冊款：「臨於桃花口」。

第八冊款：「舟次楊村守風臨之」。

第九冊款：「舟次和合驛」　。⑦

同年壬申二月，「舟泊金山下，友人以佳紙索」，漫書《行草詩卷》以應⑦。甲戌年(1634)六月，董其昌「舟次武塘，蓬窗多暇，□閱法書名畫一過，隨手書此冊，頗有悟入。孫虔禮所云，偶然欲書，謂之一合也⑦」。此年另有《行草書冊》題曰：「甲戌秋七月書於武塘舟次。八十翁董其昌⑦」(圖 9)。同年中秋，董作草書《懷素自敘帖》，自題云：

> 放艇北郭煙水間，偶然欲書，為素師《自敘帖》，頗得其意。同觀者陳仲醇徵君、單孝廉質生，與金陵聽雪師，皆能詩文書畫，絕不談世俗事，亦一快遊，庶不負此勝日耳。八十翁董其昌識　。⑦

蓋是年初夏，董氏乞休致仕，六月已歸返家鄉，從此悠遊卒歲。上述中秋放艇，與同遊好友盡一日之歡，隨行船上，文具皆備。知友在前，興至即放筆揮灑，而成此卷，此可謂董氏「書畫船」的最佳寫照。兩年後，董其昌病逝，吾人可以想見董氏晚年的鄉居生活，應是如此悠遊於詩文書畫的天地之中。

以上為所知見的董氏書於舟中的紀年作品，其他尚有許多無紀年的舟中作品，略列數例於後：

《行書臨古帖卷》款：「其昌舟次吳門書　」。⑦

《後赤壁詞卷》款：「其昌書於青溪道中　」。⑦

《行草書詩卷》款：「滄池滭沆帝城邊……不羨乘槎雲漢邊。董其昌書於青

---

⑦ 以上所引董跋俱取自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前引書，頁 273-274。

⑧ 佳士得，紐約，1991. 5 月拍賣目 37 號。

⑨ 首都博物館藏，參閱《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冊 1，京 5-235，前引書，頁 285。

⑩ 《翰海》拍賣目錄，2000 年春拍，787 號。

⑪ 台北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收藏。

⑫ *Christie's*, N.Y. 1993:12, No.136. 1998:9, No.56, Lot. 136

⑬ 《中國歷代法書名跡集》，冊 6，前引書，頁 42-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溪道中 ㉔。

《書禪悅冊》款：「舟行荊溪道中書此，董其昌」。

《臨古帖冊》款：「廣陵舟次，客有持寶賢堂帖見示，遂為臨此，董其昌 ㉕」。

《書蘇軾黃泥坡詞後卷》款：「毗陵道中，船窗多暇，書此 」。 ㉖

《行草書卷》(圖 18)款：「庚子嵩讀莊子……董其昌書於青蓮舫 」。 ㉗

以上只是初步的舉例，不論是從著錄或圖錄，其他書於舟中之作，當不在少數。

第伍章 結　論

從本文羅列董氏在舟中眾多的書畫活動來看，吾人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至少對董氏來說，若忽略了此一現象，則吾人對作為一位書畫家及鑑賞家的董氏來說，肯定是不夠周全的。以下將本文所涉及的幾個重要方面在此作一回顧及檢視，並提出個人的觀察所得。

(一)董其昌書畫船活動特多的原因：

董氏之所以能在舟中留下如此多的作品和鑑賞活動，其客觀條件為地利，因其家在江南的水鄉，而京都又遠處北方的北京；然而家在江南水鄉的書畫家尚多，為何董氏更為突出？則又因以下諸因素。

董氏生性閒散好遊，對京官的生活並非其所喜。他對自己的最佳寫照是：「結念泉石，薄於宦情。」早期的董氏學者吳訥孫氏(1919-2002)，稱董氏為「熱心於藝術，無心於政治 ㉘」。至近年石守謙氏更進一步稱董氏為「朝服山人」㉙，

㉔ *Christie's*, N.Y. 1991:5, Lot. 40.

㉕ *Sotheby's*, N.Y. 1990:5, Lot.36.

㉖ *Christie's*, N.Y. 1993:12, Lot. 150

㉗ *Christie's*, HK. 2000:4, Lot.316.

㉘ Nelson Wu, "Tung Chi-chang: Apathy in Government and Fervor on Art", in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260-293.

㉙ 石守謙，〈董其昌《婉孌草堂圖》及其革新畫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5本，第二份，1994，頁307-3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合吳、石二氏的勾勒，的確能描繪出董氏一生行止的特色。

董氏處於一個好旅遊的時代氛圍，如袁宗道之弟袁中道(小修)及明末旅行家徐弘祖(霞客)(本文之下篇將對上述二氏等列入討論)，這或許是董氏在纔入仕途，考中進士後兩年的 1591 年即自告奮勇要護喪歸葬與他關係並不特別深厚的禮部侍郎田一[illegible]，千里迢迢，從北京到南方的福建大田。這一段路程，其中從北京到錢塘，是他的舊遊，但從錢塘南下，穿過浙江省，再到福建省的中南部，這不是很短的路程，但這是董氏第一次的壯遊，使他遊歷了福建的武夷等等名山。在歸途作《紀遊畫冊》，也在沿途再訪了他在收藏界的舊識及新知。

董氏雖好遠遊，但是如果天不假人，使他老死京官，也不是沒有可能；然而有如天助者，首先是他的高壽以及相對穩定的太平歲月，使他屢次銜命出任遠官。他享壽八十二歲，基本上直到晚年的健康狀況仍佳。因此終其一生，屢次從北京奉命前往江南，先後出使武昌、長沙、南昌、湖廣、福建副使、南京，最後在家居十年之後，以七十七歲高齡尚應召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明年又進太子太保，方才致仕告歸。除了他初年赴京進考，從護喪福建之行，尚有八次在舟中的長途旅行，這對於他人，或許感到跋涉之苦，但在董氏卻甘之如飴；而且這八趟舟旅，都有官職在身，「宦遊」所到之處，多少有地方官及書畫界人士接待迎送，想必沿途絕不落寞。

上述因官職而作如此多趟的舟中「宦遊」，恐在一般人的官場中也絕非多數。而除此之外，董氏曾多次在請告家居期間，也並非定點靜處，而是周遊於太湖流域一帶，攜書畫訪友的。因此若論個人一生水路行旅之路程而言，董氏在江南一帶的文人士大夫中(販貨商人除外)，也當在前茅之列。

(二)士大夫舟中作品的文人書畫性格：

有了上述的背景，加之董氏善享「舟中閒暇」之樂，賞景賞畫，作書作畫，真是做到了古人「無事不受相促迫」，悠遊於書畫的境界。

分析起來，董氏的案例可說是標準的士大夫式的文人生活。與他的同鄉友人陳繼儒比較起來，陳氏選擇作一位不求仕進的「在野山人」，雖然也靠他的文才、著作及出版業過著悠遊的生活，但與官府的資源絕緣。董氏在中進士以前也是一介窮書生，然而在他任官不久以後能成為晚明的一大收藏家，並且乘官舫「宦遊」南北，這絕不是作為純文人的陳繼儒所能享受到的。

董其昌晚年特別在家鄉一帶，由於書畫方面的成就以及官階不低，收藏界及一般愛好或好事者之間都希望能擁有其作品，因此其作品在當時就有商品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值，以他文人的性格又不能大事生產，於是就有代筆、仿作，或仲介人如陳繼儒者介入的狀況。這是近代學者們都曾關注的研究項目，筆者並不要迴避此一事實；然而就本研究項目中，亦即是在舟中所從事的書畫作品來看，此種商業行為實不顯著。

董氏舟中作書作畫，多半是即興之作，其中有自動贈送友人，也有應友人之請索而作者。

所謂即興之作，例如與友人一同觀賞討論自己的收藏，該古書畫使他觸發臨仿的興趣，或用其筆意作自己的書畫。或者友人出示其藏品，為董氏早有耳聞的，也有未嘗過目的作品，使他產生臨摹仿學的興趣；或經欣賞而有所悟，偶然發興而留下的作品。

「徇知之作」也是舟中書畫的另一大類，在知交中有同輩者，如陳繼儒常與他同舟泛遊，興之所至即為知友作書畫，陳氏遂為董氏作品主要收藏者之一。其他如為京中友人送別而作，或在舟旅途中有不期而遇，晤談之餘，為作書畫。也有董氏在舟行途中所作，卻為偶然相遇之友人愛賞而求去。也有年輕一輩的畫友，事董如師，一再請索，如王時敏者，董氏也會在興會之時應其所請。也有時常思念的友人，不見多時，而郵寄書畫，聊充晤面的。諸如此類的作品，都是最具備所謂「文人畫」的必要性格。

畢竟在董氏，以士大夫的身份，已經不必靠出售自己的書畫換取日常生活，因而許多作品的產生，並非經由所謂的「贊助者」或出資者的指定，這就是董其昌之所以被認定為文人書畫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由於舟中作書畫，不像在書齋中有較為寬敞的空間及書桌，因此舟中所作的書畫絕大多數是小幅，也就是冊頁及手卷，極少是立軸的形式。這兩種形式，在性格上也是比較屬於文人或書齋中欣賞把玩的作品，而不像中堂立軸比較具有室內裝飾及展示的意味，因而更具有為附庸風雅者流競購的可能及條件。如此說來，凡是在舟中即興而作的書畫，都是屬於文人書畫的類型。

除此之外，因為浮在水面的舟舫，究不如陸上書房的穩定，多少會受到風浪的影響而有搖晃的情形；因此在書法上，除非風平浪靜，否則不便作楷書，因而以用筆較迅速的行楷為多；而在繪畫上，同樣是以寫意的畫風為主，而不便作謹細的工筆或界畫之類。這些都是舟中作書畫時所受到的先天性限制，其實也頗符合文人書畫的基本性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董其昌舟中以古畫印證實景的鑑賞：

董其昌在中國書畫史上，且不論其作為書畫家的成就及地位，他是極為重要的書畫史家及鑑賞家。當然，作為十六、十七世紀的他，必然有其侷限性，因而近代學人常有批判他在史觀上及鑑賞上有所缺失的文章；然而，這也反證了他早在三、四百年前就已經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史觀及論點，而且頗具影響力，因而引起當代學者的反省。

董其昌之所以能成為如此出眾的書畫史家與鑑賞家，其史觀及鑑賞能力的養成，一部份是他內在的，可以說是與生俱來追溯原委的研究精神及志趣；一部份則是董氏順利考取進士及一生所服官職的配合及利用。

董其昌在舟中進行的鑑賞活動，一般來說，與他在其他場合諸如友人持古書畫來他家中請鑑，或他去拜訪藏家請觀名跡，作為他進行書畫史研究，對書畫作品及其風格的承啟譜系的認證，或自題其收藏等等，並無實質上的不同，不過由於他長期的舟中行旅，使他在較少干擾及外務的空間內，令他更能充分地利用「舟中閒暇」的時間，較集中地思考他所欲釐清的問題。

此外，更重要的，就如同現今的學者一樣，若要成為出眾的鑑賞家，絕不能閉門造車，而是要見多識廣；若要達到這樣的要求，就不能守株待兔，而是要主動創造條件。因此董氏時常利用公務之便，順道造訪藏家在他來說是當然的事，而在甚多的情況下，是在他刻意安排自己的行程及路線，甚或特意繞道造訪藏家或遊覽山水名勝，這些理念與實際行動都是使他能夠成為書畫史上特出的鑑賞家的部分重要原因。誠如石守謙氏在研究董氏所作《婉孌草堂圖》時，指出董氏「表面上服官，實質上卻以藝事為其真標的。.....不僅在北京積極地尋求觀賞、研究書畫名跡的機會，連出使在外，因事離京，亦莫不趁之爭取藝事進境提昇的機會。.....董其昌幾乎是一個穿著朝服的山人，藉著服官而在追求經國大事之外的個人藝術理想[78]」。這確實反映了董氏的生活行徑及其成就的外在條件。

以上就是整體而論，董氏幾次長途舟行對其書畫鑑賞的實際收益；而最為值得重視的，當是他攜畫舟中，直接與舟中所見之景相對照的鑑賞方式，並因此而造成鑑賞的結果。

例如在丙申(1596)年董氏因持節吉藩而行瀟湘道中，得以領略其景致，其

[78] 同上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在北京購得董源畫卷，但不知圖名，然此畫令董氏憶起瀟湘的景色，於是一見即定其為《瀟湘圖》，而這一卷畫作，直到現今，仍然是研究董源繪畫的主要作品；而自明末以來包括有清的三百年中，不知影響了多少畫論家及創作者。

而董其昌對董源的鑑賞還不止於此，連同此派的米家父子的《瀟湘奇觀》一類的相關作品，都成了他「書畫船」中攜之同行的畫作；想不到在乙巳(1605)年有湖廣提學副使之命使他還有第二度來到湘江的機會，於是免不了在重遊途中，將董源的手卷展開，來與真境相印證！當他舟行洞庭湖中，同樣地又取出米元暉的《瀟湘奇觀圖》或者《瀟湘白雲圖》來領略米氏創作二畫的因由，使他大有所悟，因而在日後也屢有仿作米家風格的山水畫。

此種將舟中所見實地真景的印象，用來作為古畫定名的基準，而後又將該畫攜之舟中，當重遊該地時取出來與真境相互印證，這種鑑賞的方式，絕對是少見，而且是超出了「米家書畫船」的原有範疇。

此外，董氏書畫船中常攜相隨的江參《千里江山圖卷》經董氏再三題跋，以為「**董巨畫道中絕久矣，貫道(江參)獨傳其巧，遠出李唐、郭熙、馬、夏之上。**」將幾被遺忘的一位畫家，重新奠立其在董巨派中的傳承地位。

由於董氏有了這幾次的長途舟中之旅，對於古人的畫跡增進了不少認識，有的畫是需要「當境方知之」的，因而使他發出以下重要的畫論：

> **畫家當以天地為師，其次以山川為師，其次以古人為師，故有“不讀萬卷書，不行千里路，不可為畫”之語**　。㉕

可見這些長程舟中的行旅，對董氏產生極為重要並令他更為自信的影響，同時也可作為《畫說》第三條因論及趙大年不得遠遊所受到限制的言論，絕對是出於董其昌之口而非莫是龍㉖。若連同其他類似的理由，可以確証他是《畫說》的唯一作者。

因此，董氏的屢次長途舟中行旅，不但對董氏鑑賞及研究古書畫創造了許多有利的條件，更且有助於他在畫論上有更深刻的論述，因而具有更深遠的影響力。

㉕ 《珊瑚網》，卷18，前引書，頁1160上。

㉖ 參閱傅申，《畫說作者問題的研究》中文本，(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國古畫討論會，1971年)，頁47-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董其昌的「舟行山水」畫：

在所有中國畫的不同形式內，與西洋畫比起來，最具中國特色的形式是手卷或長卷，它採取的是移動式的視點，而沒有一個固定的焦點。古人在書齋內觀賞是邊捲邊看，是人不動畫動，猶之於人坐舟轎之中，景色不斷移進視線一般；今人在美術館、畫廊的長櫃裡，觀賞全部展開的畫卷時，是需要邊走邊看，這是畫不動人動，猶之於自然界的山水有其固定的位置，是需要行動才能看到不同的景色。這種觀賞的方式是與人畫兩不動的立軸或冊頁大為不同，這就是中國畫中最具魅力的因素之一。

山水畫所描繪的景色，一般都是有山也有水，然而不但山和水的比重每有不同，而且所謂的「水」，也有澗瀑的山中細流與江河平湖之異。如在立軸冊頁畫之中，則有「山中山水」與「水上山水」之異，若以山景及陸路行旅為主的，例如范寬的《溪山行旅》，傳唐人的《明皇幸蜀》，朱銳的《盤車圖》及王履的《華山圖冊》等都是「山中山水」的代表。「水上山水」的則以倪瓚、董其昌等人的畫跡為代表。而長卷山水畫的性質，在本文中將之區分為兩大類，即「山行山水」與「舟行山水」(當然也有結合兩者的山水長卷)。所謂的「山行山水」是長卷以描寫山中景色為主，如通過王翬所仿的關同風格的手卷，傳趙伯駒的《江山秋色圖》卷，夏珪的《溪山清遠》圖卷的後半段，吳鎮的《中山圖》卷，文徵明的《關山積雪圖》卷，及弘仁的《黃海松石》圖卷等等。至於「舟行山水」，則以董源的《瀟湘圖》卷，二米的《雲山》卷，趙孟頫的《水村圖》卷，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卷等等為代表。

董其昌由於長期作舟中行旅，習於在行船中觀賞兩岸或長江大湖上的自然景色，因而在創作山水畫卷時，除了一部份是仿效古畫卷中章法結構之外，很多是描繪其舟行所見。因而董氏所作山水畫卷，不論是否作於舟中，頗多是屬於本文所謂的「舟行山水」一類。今僅就本文引用之《董其昌畫集》一書內，例如 18 圖《瀟湘奇觀圖卷》，19 圖《石壁飛泉圖卷》，20 圖《山水圖卷》，62 圖《贈珂雪山水圖卷》，以及 125 圖《己亥子月山水圖卷》，130 圖《仿米元暉筆意圖卷》，131 圖《煙江疊嶂圖卷》，132 圖《仿黃鶴山樵雲山小隱圖卷》，133 圖《琵琶行圖卷》，134 圖《山水圖卷》，135 圖《江山秋霽圖卷》等等，其畫中景色，都有曲折的水路可通，或是從舟中眺望所得。特別是如 18 圖的《瀟湘奇觀圖卷》，正如其自題：

記憶巴陵舟中，望洞庭空闊之景寫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畫中景色都是寫其船窗所見，故此圖可以作為本文所云「舟行山水」之代表。

然而，即使上例諸圖並不全如此圖之結構章法，一望而知是在舟中所見之山色，那是因為此圖所描繪者乃「洞庭空闊之景」，若是曲折的江行，兩岸又有較高的山勢如富春者，其章法結構固當不同。

總之，本文所要強調的，乃是中國山水畫中的長卷形式，最是符合所謂「臥遊」的審美觀念。而在實際上，也只有在較其他交通工具既寬敞又平穩舒適的船艙內，才能坐臥自如地觀賞遊覽山水之美。這種賞景的方式，特別是在古代舟行較為和緩，絕不會像今人在快艇中會使人目不暇給，眼花撩亂，而是人坐舟中，人不動而兩岸景色徐徐迎來，由於速度適宜，在沒有肢體之勞的閒適心態下，正是遊賞的最佳方式，也最切合手卷畫移動視點的原理。吾人固不能說，山水手卷畫的形式，乃是因舟行看山而產生，但是卻可以肯定的說，山水畫卷中，以江河為動脈的構圖，必然與舟中行旅的經驗相關。對於像董其昌這樣具有豐富水上旅行經驗的畫家，其所作的諸多手卷山水畫，必然也是本文所謂「舟行山水」畫的最佳代言人。

＊本篇為作者《書畫船》系列研究之一。本文手稿先後經同學彭慧萍、黃瀅潔等整理鍵入，特此致謝。

（責任編輯：高明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一、董其昌行旅及舟中書畫活動簡表：

年號	西元	歲次	歲數	行旅及舟中書畫活動紀事
嘉靖 34	1555 年	乙卯	1 歲	正月十九日生。
隆慶 6	1572 年	壬申	18 歲	讀書莫如忠家塾。
萬曆 2	1574 年	甲戌	20 歲	陸樹聲歸里(董 1577 從陸學)。
萬曆 5	1577 年	丁丑	23 歲	鎮江京口觀張覲宸修羽藏《韭花帖》等藏品。 董始繪山水，學黃公望。
萬曆 6	1578 年	戊寅	24 歲	與莫是龍、顧正誼、李日華等遊。
萬曆 7	1579 年	己卯	25 歲	秋試留都，見《官奴帖》真跡。
萬曆 13	1585 年	乙酉	31 歲	舟過嘉興武塘；禪悟。 秋，南京鄉試落第，遊杭州西湖。
萬曆 15	1587 年	丁亥	33 歲	平湖教私塾。
萬曆 16	1588 年	戊子	34 歲	與嘉興項元汴父子往還。 秋，南京鄉試及第，受王世貞稱賞。會袁伯修于龍華寺。 北上邂逅陶望齡。
▼中進士後				
萬曆 17	1589 年	己丑	35 歲	春，北京會試，中進士第。 館師韓世能。
萬曆 19	1591 年	辛卯	37 歲	春，京中觀韓世能藏品。 閏 3 月 11 日登舟離京。 禮部左侍郎田一儁卒，董護柩南行，走數千里，至福建大田 4 月，泊舟徐州黃河岸；題宋拓《黃庭經》、《蘭亭記》。 5 月 4 日京口北固山。 初秋，武夷大王峰，大田七岩，洞天岩。 返江南大搜元四家。
萬曆 20	1592 年	壬辰	38 歲	2 月松江。春，經北固山返京。還朝舟中以高麗箋書《論書畫法卷》。 遊惠山。廣陵舟中，自題《書卷》。 夏，奉命為持節使臣，出使武昌，冊封楚王朱華奎。 南下途中。4 月觀呂梁山瀑布。4 月 4 日呂梁道中，仿《倪筆意》山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號	西元	歲次	歲數	行旅及舟中書畫活動紀事
				4月18日阻風黃河崔鎮，書《論書冊》。 5月持節楚藩歸。告病返松江三閱月。 9月過嘉禾。壬辰癸巳為庶常請告家居。
萬曆21	1593年	癸巳	39歲	春，飲顧仲方第。不久入京。 5月，從朝鮮使臣處獲《蘭亭》袖珍冊。
萬曆22	1594年	甲午	40歲	春2月，皇長子朱常洛出閣就講，董任講官。 北京與陶望齡、袁宗道兄弟相過從。
萬曆23	1595年	乙未	41歲	7月13日馮開之得董書，借王維《江山雪霽圖》， 10月作跋長安官舍。
萬曆24	1596年	丙申	42歲	秋，奉命為持節使臣，赴長沙封吉藩朱翊鑾。 7月，取道嘉興，觀項氏藏《瀛山圖》。 28日，跋武林高深甫藏《郭忠恕摹右丞卷》。 渡錢塘待潮。 閏8月20日過蘄州，泊舟江上，題王蒙《山水軸》。閏秋舟行池州道中，書《問政山歌》；題陳繼儒《舟中讀書圖》。 持節長沙，行瀟湘道中，自洞庭而下，道出齊安，書蘇軾《大江東詞》《小赤壁詩》。自岳州順流而下，至九江則匡廬兀突。 至廬山東林寺、遊石鐘山。 10月7日，龍華浦舟中跋《富春山居圖》。 冬，得江參《千里江山圖卷》於海上。
萬曆25	1597年	丁酉	43歲	3月15日遊蘇州韓宗伯家，子逢禧出示收藏。 6月於北京得董源《瀟湘圖》。憶行瀟湘道中，一一如此圖。 秋，奉旨校士江右(江西)。游九華。 9月21日龍游舟中，題夏珪《錢唐觀潮圖》、李成《寒林歸晚圖》。9月22日典試江右歸，次蘭溪舟中，觀並題江參《千里江山圖卷》。 9月訪高鴻臚(深甫)。十月晦，又訪高深甫。 冬，燕山道上。
萬曆26	1598年	戊戌	44歲	任北京翰林院編修，充皇子講官。 春初一，于都門外蘭若中見李贄(卓吾)。 是年常與楊明時、王肯堂、吳廷等在京中品評書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為湖廣副使，以病不赴。奉旨以編修回鄉養病。 北京度歲。
▼ 1599-1604 年請病歸里				
年號	西元	歲次	歲數	行旅及舟中書畫活動紀事
萬曆 27	1599 年	己亥	45 歲	春離京，還鄉養病。過山東汶上。舟中待放閘。 4 月 3 日夢見莫廷韓，題郭河陽《溪山秋霽》。 7 月 27 日，泊舟徐門，題陳繼儒藏倪雲林《漁莊秋霽圖》。 子月(11 月)與陳仲醇泛舟春申之浦，為陳繼儒作《山水圖卷》。
萬曆 28	1600 年	庚子	46 歲	休病江南。4 月戲鴻堂。秋七夕艤棹姑蘇，王文恪公大出家藏名畫見示。
萬曆 29	1601 年	辛丑	47 歲	蘇州靈岩村。 3 月 15 日過西湖，題舊作《西湖八景圖》冊。
萬曆 30	1602 年	壬寅	48 歲	首春，自[illegible]李歸，阻雨封涇，作《葑涇訪古》。 6 月過嘉興魚江，寫所見之景，作《仿趙令穰村居圖》。
萬曆 31	1603 年	癸卯	49 歲	休病江南。凡十二年不復為元人畫。 《戲鴻堂帖》刻成 2 月 16 日舟次婁水，於鶴來堂自識《臨類上蘭亭序十二軸》。 秋與王衡、陳繼儒飲舟中、遊畸墅。 秋攜兒子以試事至白門，大江舟中，拈筆續完《仿郭恕先山水卷》。 8 月舟次雲陽(丹陽)，跋自書《小楷卷》。 9 月 2 日大江舟中，9 月既望畫禪室中。
萬曆 32	1604 年	甲辰	50 歲	休病江南。上元在畫禪室。 3 月 3 日泊舟滸墅，擬虞歐書《禮觀音文卷》。 5 月董氏易得米芾《蜀素帖》于吳廷書畫船。 6 月觀並題蘇軾《後赤壁圖卷》及《宋元寶翰冊》、趙孟頫臨王大令四帖卷于西湖畫舫。 6 月 3 日過南湖，觀僧巨然《山寺圖》。 8 月 20 日西湖昭慶禪寺。 10 月 23 日戲鴻堂。 養病六年，起湖廣提學副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冬遇陶望齡于金閶舟中。
1605-1609，湖廣提學副使、福建副使。				
年號	西元	歲次	歲數	行旅及舟中書畫活動紀事
萬曆 33	1605 年	乙巳	51 歲	春正，在吳閶得宋拓絳帖。 正月，往楚督學，取道攜李，遊南胡，大書《魚樂國》三字。 5 月武林官署。 5 月 19 日舟行過洞庭湖中，再跋米友仁《瀟湘奇觀圖》。 6 月 7 日舟次城陵磯，大江浩蕩，跋《鼎帖》及作畫自娛。時自常、荊校士還武昌。 7 月 14 日辰州郡署。 秋 8 月望于武昌署中。 9 月前一日，湘江舟中，再跋董源《瀟湘圖》。
萬曆 34	1606	丙午	52 歲	正午日(1 月 5 日)武陵公署。春過湖口石鐘山。 6 月 8 日蘄州公署避暑。 8 月 26 日舟泊龍江關，吳達出示米芾畫作《米山軸》。 8 月舟次，作《秋山圖》軸。 楚中校士歸舟次采石，跋郭熙《關山行旅圖》。 秋辭任，順長江歸松江(因試題別出心裁)。與陳繼儒同遊泖湖，出示舊作《秋山圖》。
萬曆 35	1607 年	丁未	53 歲	江南。6 月 2 日，舟至崑山道中，仿董源《夏木垂陰圖》。 秋七夕過清溪別館。 10 月泊舟鴛湖，書《杜詩、臨顏帖卷》。 11 月 12 日與陳繼儒、林符卿至清溪試墨。
萬曆 36	1608 年	戊申	54 歲	3 月赴吳縣震澤掃先人墓。憩蘇州靈岩村居。 7 月 17 日阻風澱湖，乘興書《赤壁賦》。 8 月 23 日，與陳繼儒在寶鼎齋。 8 月于西郊草堂。10 月 13 日，舟行朱涇道中，日書《蘭亭序》、臨《官奴帖》。
萬曆 37	1609 年	己酉	55 歲	春仲，遊黃山，居停新安吳君翼明家兩月，鑑賞其藏唐宋以來名繪。自義陽至大石、天池，山水間探閱兩月。 9 月晦跋《米芾九帖》於西湖舫齋。 10 月起補福建副使，12 月 19 日福建南平公署觀書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任上 45 天，辭職告歸。
1610-1621，賦閑江南。				
年 號	西元	歲次	歲數	行 旅 及 舟 中 書 畫 活 動 紀 事
萬曆 38	1610 年	庚戌	56 歲	離福建，歸松江，阻雨杭州湖上，作《山水卷》。 春日，阻雨湖上，寓于德清吳禮部之來青樓，樓收西湖之勝。修楔之後，董太史、眉公、兩先生艤舟栖水。 9 月 7 日，新安江舟次，跋自書《論書畫》卷。
萬曆 39	1611 年	辛亥	57 歲	1 月松江。
萬曆 40	1612 年	壬子	58 歲	春泊舟黃河岸口，書白居易《長恨歌》。 2 月吳光祿雲起樓中。《鵲華秋色》為吳易去。 8 月 1 日崑山道中，作《楚天清曉圖》軸。 8 月 14 日觀錢塘潮嘉禾道中，書詩騷數首並仿關、荊、米、倪山水。9 月 8 日西湖泛舟，書次韵詩。 9 月 23 日石湖舟中，書《樂志論》。 10 月 22 日錫山道中，仿趙孟頫《水村圖》。 10 月晦泖湖舟中（婁縣西），臨楊凝式《詩帖》，及《九峰秋色圖》。11 月 27 日金閶門舟次，跋《黃庭經》。
萬曆 41	1613 年	癸丑	59 歲	仲春虎丘僧舍。3 月舟中攜宋元人冊頁十八幅，俱神交師友，以為米家書畫船不足羨矣。 4 月 17 日射陽湖舟中，再跋董源《瀟湘圖》。 8 月 4 日泊舟江陰，書《後赤壁賦》。 中秋泊舟南徐，仿《惠崇冊》。 9 月 25 日泊舟升山湖中，作《仿米南宮山水卷》。近以中州之役不果，肆情山水。 秋，登南徐甘露寺，縱覽大江浩蕩。 還項元汴子玄度子久《浮巒暖翠》。 秋日放棹虞山，作《虞山雨霽圖》。 臘月過青溪，跋自書《後赤壁賦冊》。
萬曆 42	1614 年	甲寅	60 歲	正月吳閶舟次，作山水屏之一。 1 月 19 日，董其昌 66 壽，陳繼儒作文以賀。 3 月吳門舟次，書《梅花詩卷》。 甲寅舟渡斜塘，作《廬山圖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號	西元	歲次	歲數	行旅及舟中書畫活動紀事
				4月泖湖舟中書《舞鶴賦卷》。 9月赴京口，送友人楊鶴上任。秋，至京送楊侍御。 10月京口舟次作《閒窗興致詩畫冊》。 10月吳閶舟次，跋蘇軾《尺牘五帖》。
萬曆43	1615年	乙卯	61歲	春，巴陵舟中作《仿小米瀟湘奇觀圖卷》。 春崑山道中書《王述帖卷》。 4月8日京口舟中作《煙江疊嶂圖》並書詩。 秋9月，民抄董宦事件。 中秋，舟泊南徐仿惠崇冊。 11月望，吳閶舟中寫此六景《山水冊》。
萬曆44	1616年	丙辰	62歲	3月15、16日董宅被焚，所藏書畫大多付之一炬。 避地京口吳興間，夏蘇門舟次，跋李公麟《維摩不二法圖》。 7月毗陵道中書《畫述》卷。 9月6日晉陵道中作《神怡寫性書畫冊》。 9月9日昆山道中，仿黃公望《山水卷》。 11月青溪舟次，書《重修新橋募緣疏》。
萬曆45	1617年	丁巳	63歲	江南花朝春，董氏在汪珂玉家鑑賞書畫。 2月19日，舟宿鳳凰山麓，夜《臨宋四家行書卷》。 丁巳春仲，董舟至汪珂玉處，汪氏同項孔彰過董氏舟中閱《宋元寶繪冊》。 3月過京口，訪張太學修羽，登舟仿所見楊少師真跡。 3月蔣道樞同泛荊溪，作《高逸圖軸》。 夏日，休夏吳門。 9月9日武林舟次題趙令穰絹本《山水卷》。 9月之望在武林之樂志園。
萬曆46	1618年	戊午	64歲	正月22日止生(茅元儀)過于墨禪軒。 3月2日婁江道中，跋《十三行洛神賦》。 3月18日吳門舟次，作楷書六種冊。 3月崑山道中，書《桃花賦》。 3月晦日舟次湖南，《臨禊帖並修禊四言詩卷》。 7月25日望三塔灣，舟中攜趙伯駒、趙文敏、王叔明、倪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號	西元	歲次	歲數	行旅及舟中書畫活動紀事
				林、黃子久等十幅，作小景紀之。 8 月 11 日崑山道中，作《夜村圖》。8 月武林香月堂。 12 月 1 日於鳳山村舟次作《仿倪雲林山水圖卷》。
萬曆 47	1619 年	己未	65 歲	正月 27 日龍華道中書大字《天馬賦卷》。 2 月 15 日崑山道中作《書畫冊》之書幅。 3 月 8 日書《漢書銘贊冊》於龍華舟次。 春訪汪珂玉。項又新邀汪珂玉會董玄宰于讀易堂。 春，過汪珂玉舍。春，吳門舟次，書《參同契卷》。 4 月舟次邗溝，跋《趙文敏書道德經生神章卷》。 夏日婁水道中寫《米元章煙江疊嶂遺意》及《閒窗逸筆書畫卷》。 6 月杭州孤山。 冬青溪道中臨蘇米行書數種。 臘月於海上世德堂。
萬曆 48	1620 年	庚申	66 歲	朔旦(1 月 1 日)至金閶門。 正月 5 日金閶舟中，《仿巨然冊》。 正月 27 日龍華道中，乘風快書《天馬賦》卷。 三月望後六日，舟行海上，天氣晴朗，躍躍動人。 5 月吳門，購黃公望《陡壑密林圖》。 七夕舟濟黃龍浦，題《林和靖詩意圖》。 中秋金閶門季白舟中，題王蒙《青卞隱居圖》。吳門舟中，作《秋興八景冊》第二幅。 8 月 25 日舟行瓜步大江中，作《秋興八景冊》第三幅及第五幅。 8 月晦於吳門道中作綾本《山水軸》。 9 月朔京口舟中，秋于海上世德堂，作《秋興八景冊》第八幅。 9 月 21 日題張即之《金剛經冊》於金閶舟次。 光宗立，召為太常少卿，掌國子司業。 然光宗在位 1 月，於 9 月 1 日卒，故未赴京任職。
天啟元年	1621 年	辛酉	67 歲	3 月西湖蘭若。3 月西湖舟中，題吳彬《二十五圓通冊》。 3 月 15 日過西湖，行舫中題舊作《山水書畫冊》。 4 月天馬山舟中作《深谷幽深圖扇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7月朔日，舟過河澱，寫黃鶴山樵筆意。 七夕青龍江舟中，自題《仿宋元山水冊》第六。 8月吳門舟次書《琵琶行》。 秋將至京江，舟次作《山水扇》。 中秋靈岩村。八月京口張太學修羽觀書畫。 重九後二日，舟中書《七言律詩冊》付祖常。 9月惠山道中寫所見，並補圖。9月舟行玉峰道中，作《仿十六家巨冊》之第十三，及《秋山萬疊圖卷》。
1622-1625年天啟朝出仕活動				
天啟2	1622年	壬戌	68歲	春，應召赴京，恩召北上，衲子操舟送別，書《化育衲子狀卷》。 2月10日，與米仲詔同在晉陵舟次，觀李成《寒林歸晚圖》並題。 2月18日舟次高郵甓社湖，仿吳門石刻米書《天馬賦》。 2月，射陽湖于敬韜公署題畫。 6月之朔，苑西畫禪室。 官銜：「賜進士第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詹事府，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奉旨纂修兩朝實錄，前知制誥起居注，經筵講官，董其昌 ㊳ 10月望，崑山道中，作《古松圖》。 壬戌獻歲……為陳繼儒倣子久畫，陳題於頑仙廬，故知其時董在松江家。
天啟3	1623年	癸亥	69歲	元旦與友人在南京唱和。正月之晦，舟行大江中，自識《仿倪雲林山水軸》。是歲，舟中臨《李晞古畫卷》。 2月畫《延陵村圖》于丹陽舟中。 4月朔舟過崑山題畫《設色山水》。 4月13日吳江道中題王蒙《谷口春耕圖》。 6月19日，舟次震澤，擬子昂《溪山仙館》。 7月23日《光宗實錄》修成，天啟帝下旨，其昌得進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

㊳ 董其昌，〈陳心抑尚書神道碑〉，見任道斌，《董其昌系年》，頁1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號	西元	歲次	歲數	行旅及舟中書畫活動紀事
				9 秋 10 日寶鼎齋中。癸亥秋，寓金台。 10 月東光道中，作七言絕句五首。10 月 1 日武丘舟次題梵隆《十六應真圖卷》。 10 月有先墓焚黃之行，先墓在嶼洋，小憩寶華山莊。 10 月 13 日，舟中跋《文天祥家書卷》。 閏 10 月 12 日，舟次晉陵，自題《山水冊》。
天啟 4	1624 年	甲子	70 歲	由江南返北京。春，過問政山房。 仲春 3 月訪櫟社老人於擁翠山房。 在南京采輯邸報冊完畢。患病，進書報命乞休。 春入都門，見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 5 月在京中，與王時敏、吳廷同賞董源畫。 夏在長安(北京)，多蠅與沙塵，為墨仇，不數行即擱筆。 9 月晦在苑西。秋日于燕都公署。 10 月 12 日(燕都)大風揚塵(今所謂「沙塵暴」)。
天啟 5	1625 年	乙丑	71 歲	正月拜南京禮部尚書。2 月潞水舟次，寫《潞水贈別圖》。 3 月 1 日暮春之朔天津舟次，再跋宋拓王獻之《十三行洛神賦》。暮春 8 日舟行東光道中，寫《右丞詩意圖》。 3 月初旬，舟行平原道中，用楊凝式筆意書宋詞。 3 月 8 日舟行東光道中，作《松溪幽勝圖》。 3 月 13 日既登舟至於清源道中，見山村清霽，作山水軸。 3 月之望，舟過清源，臨顏魯公《爭座位帖》。 3 月 17 日清源舟中作《山水扇》。 4 月 3 日，阻風崔鎮，重題自畫《右丞詩意圖》。 4 月 7 日寶應舟次，繪山水便面。 4 月自京師還，復見辛亥自書《別賦、舞鶴賦冊》，重題之。 夏 5，長安歸之十日。9 月望，坡塘中楷書便面。 9 月自寶華山莊還，為王時敏作小景山水冊。 9 月 27 日歸舟《仿高房山冊頁》，付孫庭。 11 月朔，于陳繼儒寶顏堂書王維詩。
1626-1631 年躲避黨禍的鄉居生活				
天啟 6	1626 年	丙寅	72 歲	正月 27 日，泊舟江口，守風八日，為吳廷題《范華原溪橋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霽》，又為題《董源山水軸》。 正月，龍江關阻風。 2 月 2 日真州舟中，仿李成山水冊頁。2 月望吳門官舫(金閶官舫)，跋《李龍眠維摩演教圖卷》。又題王蒙《破窗風雨圖卷》。 去年拜南京禮部尚書，時政在奄豎，黨禍酷烈，其昌深自遠引，逾年請告歸。今春解綬還山。 9 月望於惠山，游梁溪，船窗多暇，書《法書紀略冊》。 9 月 21 日于王越石舟中題于念東中丞書楞嚴經卷。 9 月 23 日青浦舟中，楷書《多心經冊》。 12 月 8 日(臘日)于青龍江舟中，書舊詩兩首于《疏木遠山圖卷》後。又書《宋人詞卷》。 12 月婁江阻風，重題自畫《江上蕭寺圖》。
天啟 7	1627 年	丁卯	73 歲	春，惠山得雲林畫。 4 月朔玉峰道中，題唐六如《夢筠圖》卷後。 4 月 6 日過白門，阻風采石，舟中書《臨淳化閣帖》。 4 月 7 日同陳眉公過王時敏山館。 丁卯，泊舟南徐，歸途為石尤所困，排悶作小景山水冊。 5 月婁江道中書《琵琶行冊》。 7 月 15 日青溪舟次，《臨黃大癡山水軸》。 7 月吳門道中書《唐人詩卷》。 新秋吳門道中。七夕泊舟吳閶，張慕江以畫售董氏。 8 月 15 日舟泊金閶門，題王時敏仿迂翁山水。 11 月舟行錫山道中，楷書《前後赤壁賦冊》。
崇禎元年	1628 年	戊辰	74 歲	2 月，在陳眉公頑仙廬。 3 月 3 日西湖舟次書《阿房宮賦冊》。 清明日，松江北門別宅。 4 月，與王時敏同泊崑山塔下，題趙孟頫《太湖石贊》。 9 月 10 日，書《墨禪軒說》寄吳楨(其時似在松江家中)。 11 月蓮花莊。
崇禎 2	1629 年	己巳	75 歲	江南，春仲三日，西湖陳生甫之聽躍樓。 春，自西湖歸。3 月望，歸山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閏 4 月 21 日，青龍江舟次，為王時敏畫山水立軸。 6 月 23 日，陳仲醇過我於湖莊(松江)。 8 月 11 日金閶門舟次作《仿古書冊》。 中秋，閶門舟次(金閶舟中)，題《錢選畫維摩像卷》。惠生攜趙孟頫《鵲華秋色圖卷》及惠崇《溪山春曉圖卷》，並以趙大年《湖鄉清夏卷》易趙承旨《六體千文》。 10 月 4 日于昭彥舟中跋蘇軾《畫記卷》。
崇禎 3	1630 年	庚午	76 歲	10 月丹陽城下畫舫，書《畫旨冊》。 是歲，於韓宗伯之子逢禧朝延世兄虎丘山樓觀書畫。
崇禎 4	1631 年	辛未	77 歲	4 月于臨平道中(杭縣)，作《山水軸》。夏，泊舟荊溪，為吳正志作山水卷。 8 月 15 日有金陵之行，舟中為沈猶龍書古詩冊。 仲冬，應掌詹之召，舟次維揚；書《千文卷》。 子月（11 月）赴詹事詔，于廣陵舟次書溫飛卿詞。 11 月 26 日將有都門之行，於吳與京舟中觀沈周《萬壽吳江圖卷》。 嘉平 8 日晉陵舟次，題《雲間高會圖》。 嘉平 10 日於玉峰道中書《行書卷》。
1632-1634，崇禎朝的出仕活動				
崇禎 5	1632 年	壬申	78 歲	春正月，泊舟清江浦、舟次古城、舟行清源驛、于桃花口、舟次楊村守風、舟次和合驛、正月 24 日舟次新莊等，《臨淳化閣帖》十一冊並跋。 正月 19 日舟次寶應，仿董源《夏山圖》，仿高尚書《雲山圖》。 2 月應宮詹宗伯之召，道出淮陽，至清和命長兒祖和歸。于德州道中，遇粵東李伯襄，出示宋拓《聖教序》。 4 月 10 日于京兆署中。(此後今年皆在京，無舟中行旅)。 6 月朔，苑西邸舍。 8 月 29 日，奉詔祀歷代帝王廟，歸邸。 壬申，每以勝日訪郊外諸名蘭。
崇禎 6	1633 年	癸酉	79 歲	正月於長安。(今年皆在京中，無舟中行旅) 季夏日，于苑西邸舍。 子月，于東華門邸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嘉平10日，于長安行館。
崇禎7	1634年	甲戌	80歲	修禊前一日(3月2日)及修禊日皆在苑西草堂。 暮春，長安邸舍。 夏，乞休，詔加太子太保致仕，馳驛返里。 4月19日，官舫過東昌，重題自仿文徵明《神樓圖》。仲夏歸，舟過維揚，繆先輩以高克恭《溪山圖》見示。 6月舟次武塘，行書《古法書雜記冊》。 自壬申(1632)出山三載，宦遊往返八千。 6月避暑東佘山莊(已返家鄉)。 9月11日舟過毗陵道中，書《後赤壁賦》十屏。 冬至日于戲鴻堂。
崇禎8	1635年	乙亥	81歲	春過掃花庵(王時敏)。 6月書《袁公行狀》冊，自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特准致仕馳驛歸里。 8月24日，訪同籍李緒岩于其鄉居(嘉興梅里)，出王大令筆見示，自題《臨帖冊》。 9月海上。
崇禎9	1636年	丙子	82歲	上元後三日畫禪室。 8月師仙逝。(冒襄跋董其昌《關山雪霽圖卷》)。 仲冬9日，忽痰作，不三日逝。(出《陳眉公先生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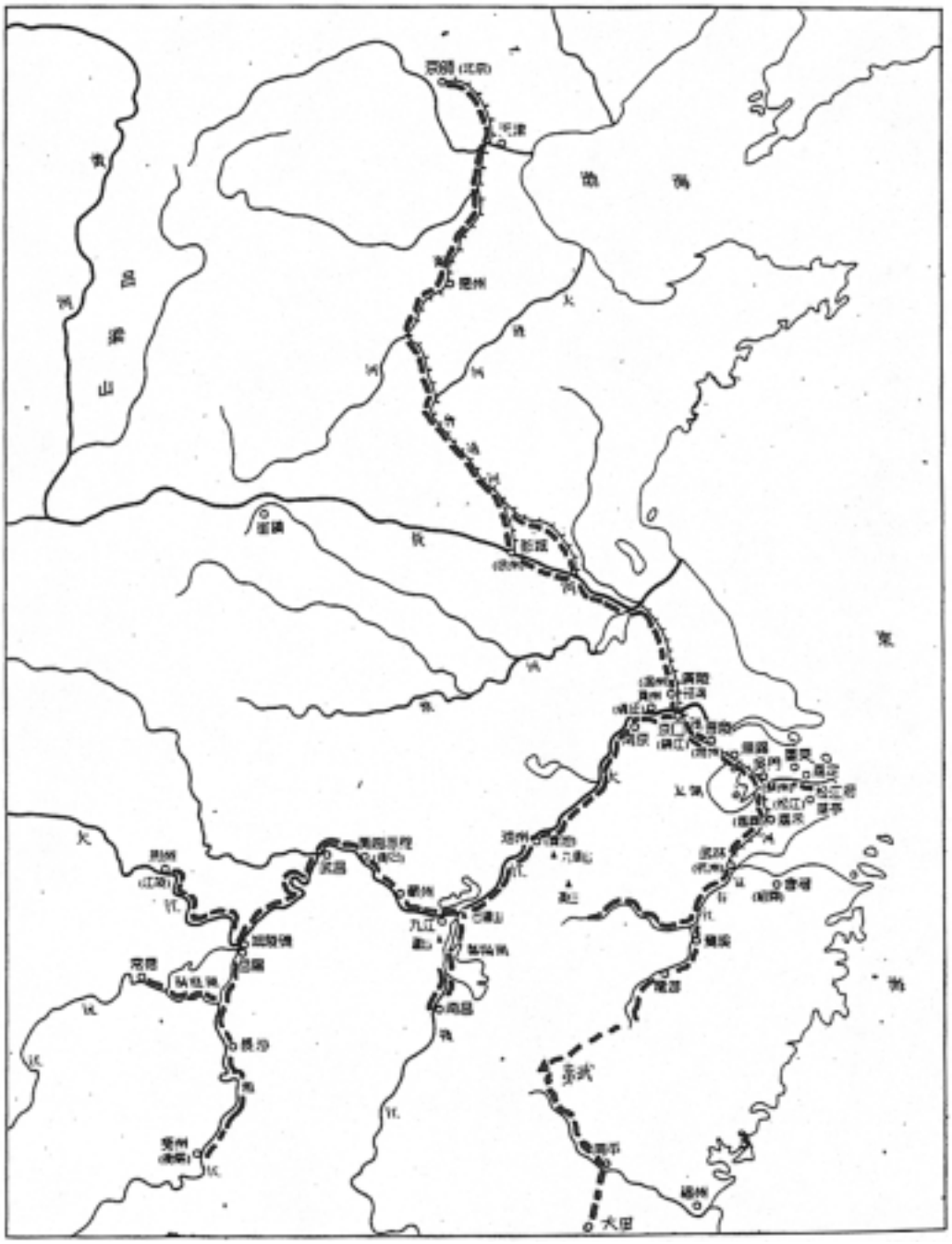
附錄二　A　董其昌行旅主要水道圖

附錄二　B　董其昌宦遊簡圖

1. 1591　護禮部侍郎田一[illegible]歸葬福建
2. 1592　持節楚藩，告病返家三月
3. 1596　持節長沙
4. 1597　校士江右
5. 1505-06　湖廣提學副使，楚中校士
6. 1609　福建副使
7. 1622　奉召赴京，又奉命南京訪書
8. 1631　應宮詹大宗伯之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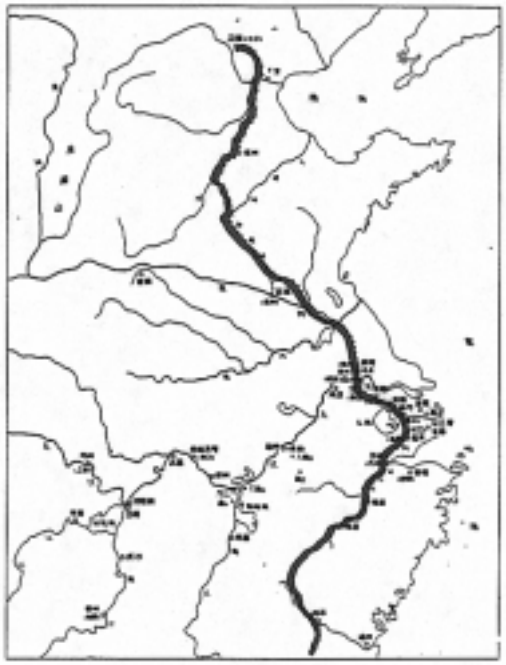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二 A　董其昌行旅主要水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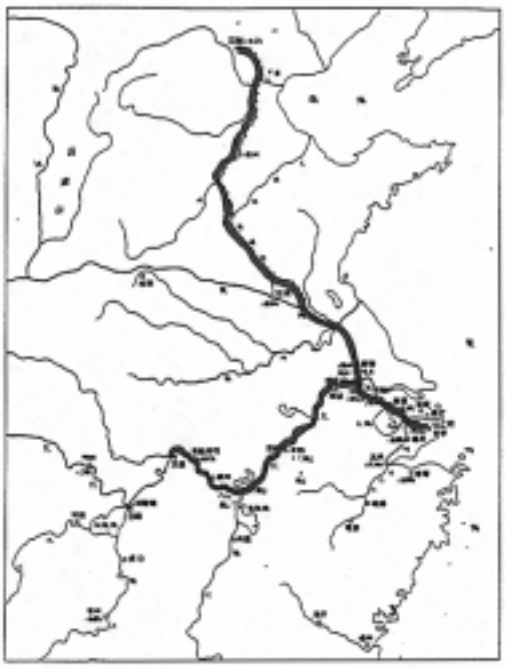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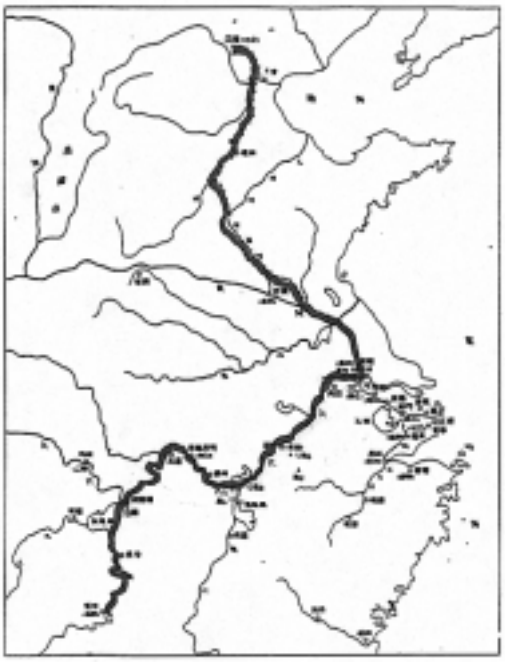
附錄二 B　董其昌宦遊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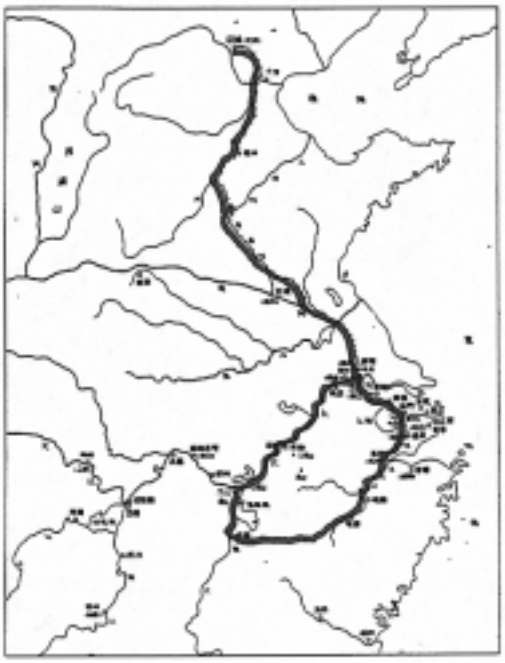
1. 1591　護禮部侍郎田一[illegible]歸葬福建



2. 1592　持節楚藩，告病返家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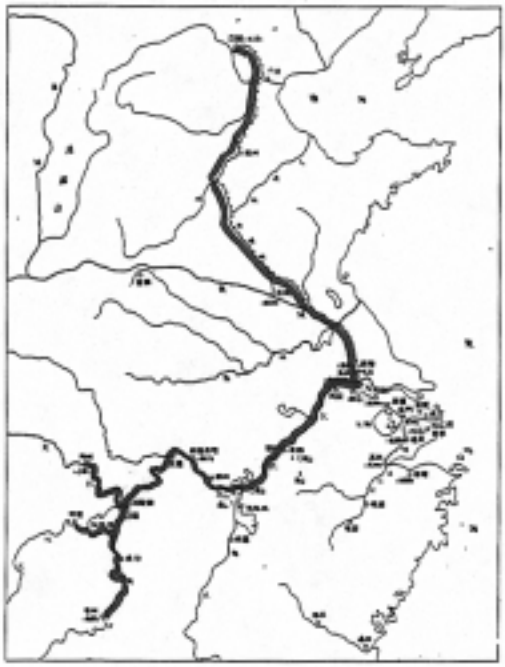


3. 1596　持節長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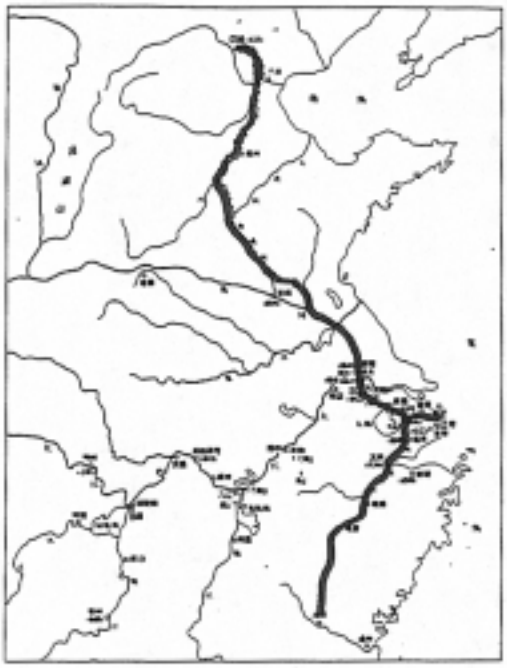


4. 1597　校士江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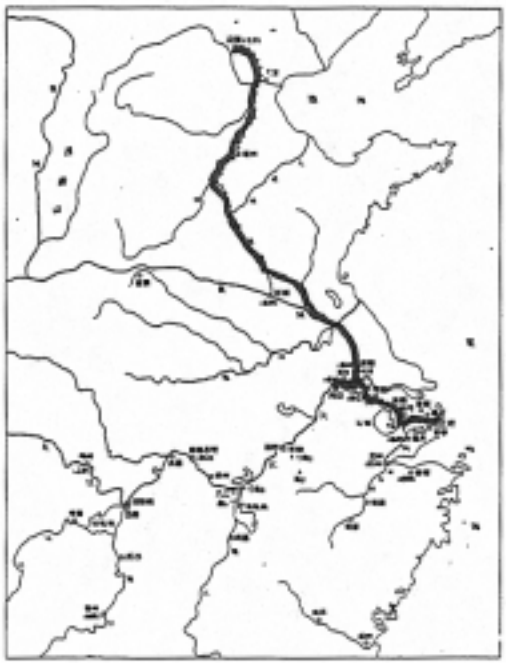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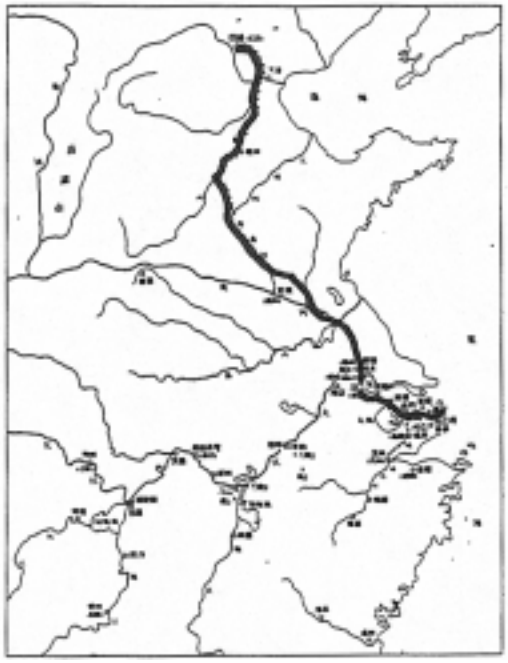
5. 1505-06　湖廣提學副使，楚中校士



6. 1609　福建副使



7. 1622　奉召赴京，又奉命南京訪書



8. 1631　應宮詹大宗伯之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目錄

圖 1　董其昌　跋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于龍華浦舟中，1596。(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 2　董其昌　《高逸圖軸》。作于荊溪舟中，1617。(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 3　董其昌　《山水圖卷》局部。為陳繼儒作于春申之浦，1599。(美國：克里夫蘭美術館)
圖 4　董其昌　自題《仿黃公望山水卷》。作于毗山道中，1616。(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 5　董其昌　《仿郭忠恕山水卷》局部。完成並重題于大江舟中，1603。(瑞典：東方博物館)
圖 6　董其昌　《秋興八景冊》。作于吳門舟中，1620。(上海博物館)
圖 7　董其昌　跋董源《瀟湘圖卷》。於湘江舟中，1605；再題於射陽湖舟中，1613。(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 8　董其昌　跋王蒙《青卞隱居圖》。于金昌門舟中，1620。(上海博物館)
圖 9　董其昌　《行草書冊》局部。于武塘舟次，1634。(藏所不明)
圖 10　董其昌　《仿雲林山水軸》。作于大江舟中，1623。(前大風堂藏)
圖 11　董其昌　《山村清霽》。寫清源道中舟行所見，1625。(上海博物館)
圖 12　董其昌　《仿趙文敏溪山仙館》局部。作于震澤舟次，1623。(國立東京博物館)
圖 13　董其昌　《佘山遊境圖》。舟行龍華道中寫，1626。(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 14　董其昌　《懷素自序帖卷》局部。放艇北郭，偶然欲書，1624。(何創時書法基金會)
圖 15　董其昌　《瀟湘奇觀圖卷》局部。憶寫巴陵舟中望洞庭景，1615。(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 16　董其昌　《山水六景冊》。作于吳閶舟中，1615。(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 17　董其昌　《行草書卷》局部。作于邗關舟次，1618。(藏所不明)
圖 18　董其昌　《行書卷》局部。作于青蓮舫中，無紀年。(藏所不明)
圖 19　董其昌　《仿米元章煙江疊嶂圖卷》。作于婁水道中，1619。(藏所不明)
圖 20　董其昌　《七言律詩冊》局部。書于舟中，付其子祖常，1621。(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 21　董其昌　《第四跋趙令穰江鄉清夏圖卷》。于惠生舟中，1629。(波士頓美術館)
圖 22　董其昌　《丹陽舟中尺牘》。舟中攜子昂、大癡、雲林之跡。(東京國立博物館)
圖 23　董其昌　《華亭畫冊》。作于毗陵舟次，無紀年。(翁萬戈收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　董其昌 跋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
于龍華浦舟中，1596。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 2　董其昌 《高逸圖軸》。
作于荊溪舟中，1617。
（北京：故宮博物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3　董其昌《山水圖卷》局部。為陳繼儒作于春申之浦，1599。（美國：克里夫蘭美術館）



圖 4　董其昌自題《仿黃公望山水卷》。作于毗山道中，1616。（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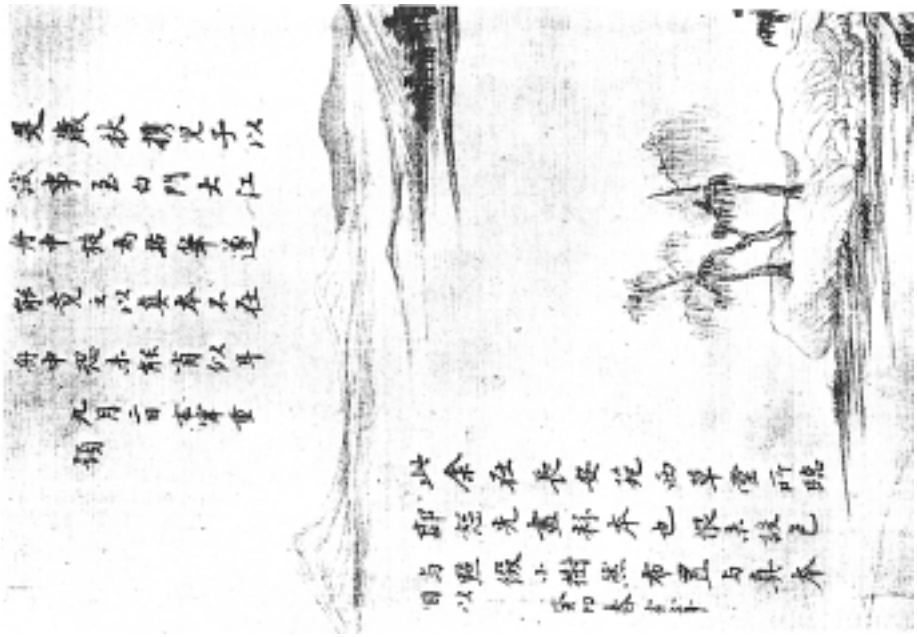


圖 5　董其昌《仿郭忠恕山水卷》局部。
完成並重題于大江舟中，1603。
（瑞典：東方博物館）



圖 6　董其昌《秋興八景冊》。
作于吳門舟中，1620。
（上海博物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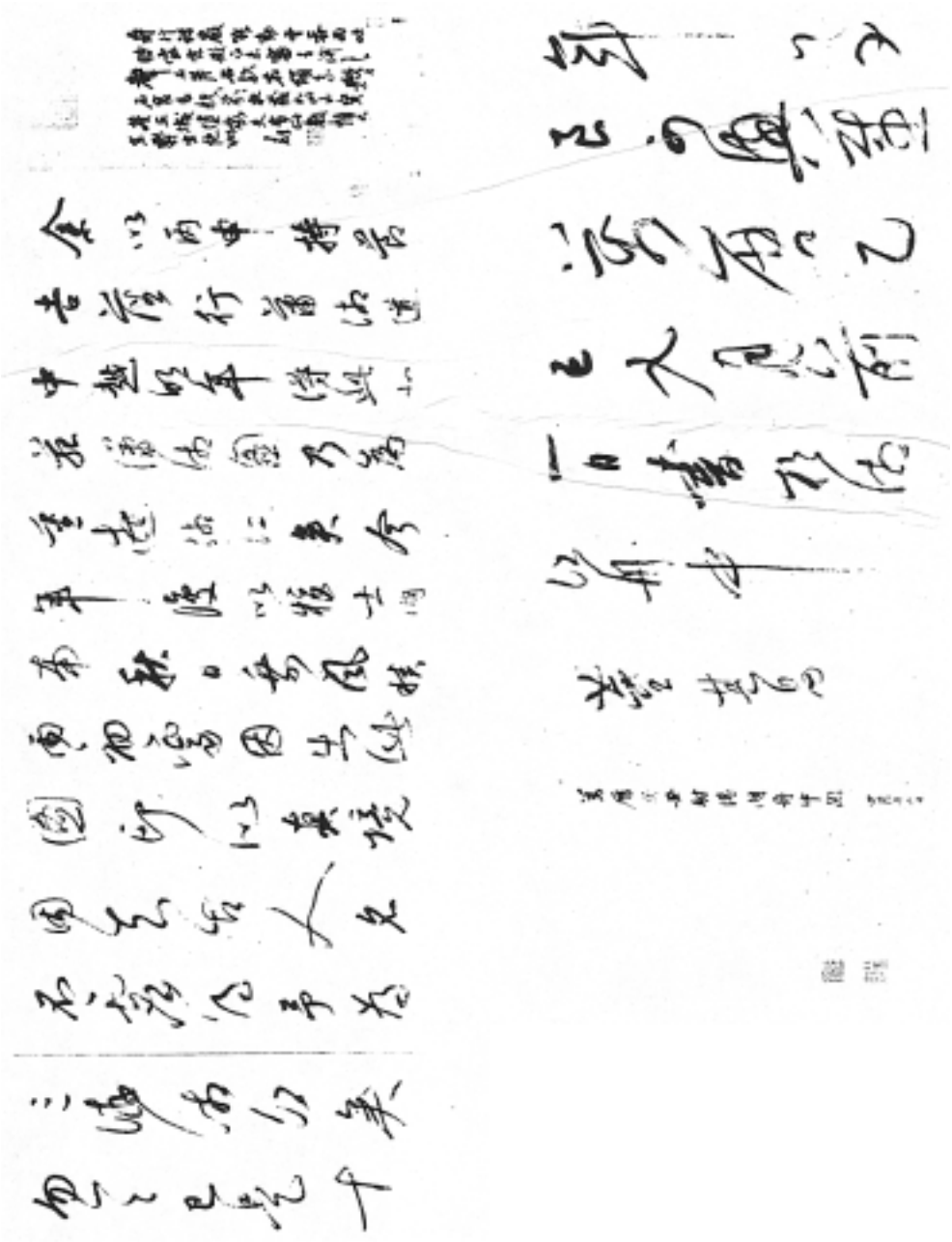


圖 7　董其昌　跋董源《瀟湘圖卷》。於湘江舟中，1605；再題於射陽湖舟中，1613。
（北京：故宮博物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8　董其昌　跋王蒙《青卞隱居圖》。于金昌門舟中，1620。(上海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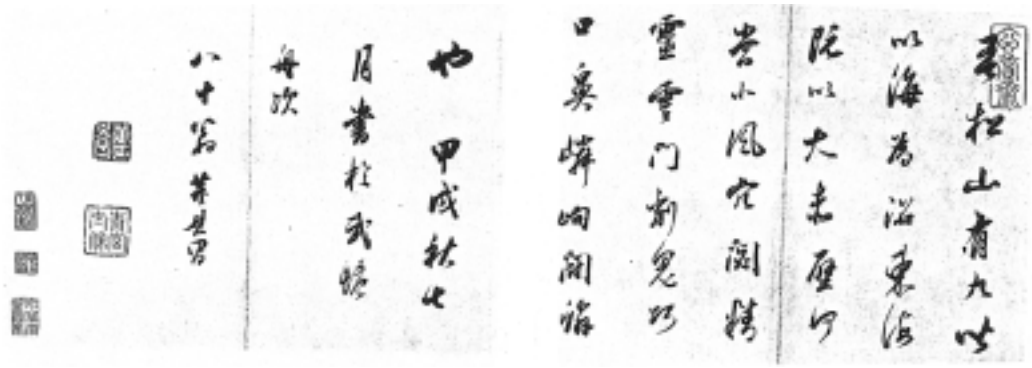


圖 9　董其昌 《行草書冊》局部。于武塘舟次，1634。(藏所不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0　董其昌《仿雲林山水軸》。
作于大江舟中，1623。
（前大風堂藏）



圖 11　董其昌《山村清霽》。
寫清源道中舟行所見，1625。
（上海博物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2　董其昌　《仿趙文敏溪山仙館》局部。
作于震澤舟次，1623。
（國立東京博物館）



圖 13　董其昌　《佘山遊境圖》。
舟行龍華道中寫，1626。
（北京：故宮博物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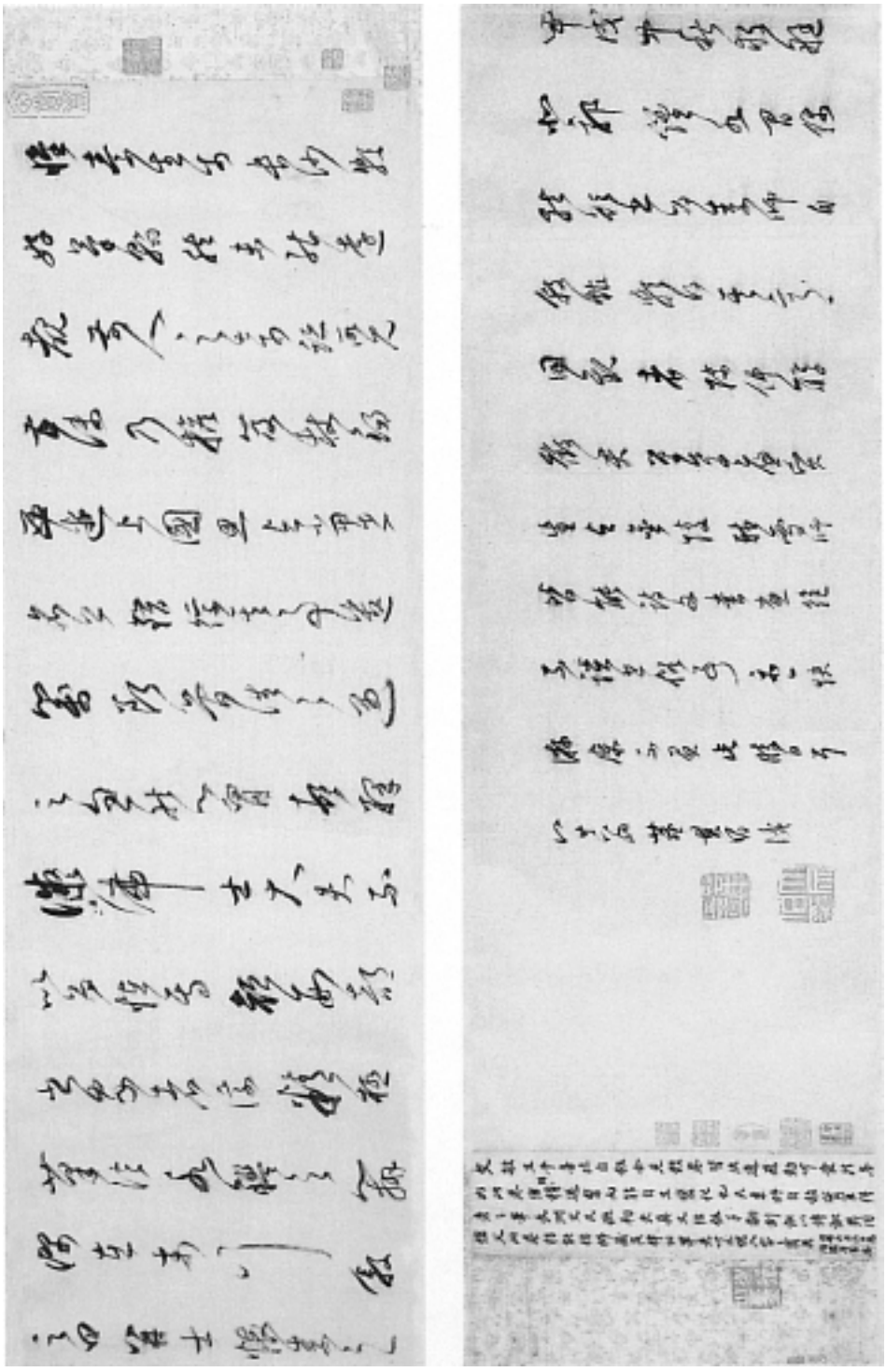


圖 14　董其昌《寢素自序帖卷》局部。波磔北郭，偶然欲書，1624。(何創時書法基金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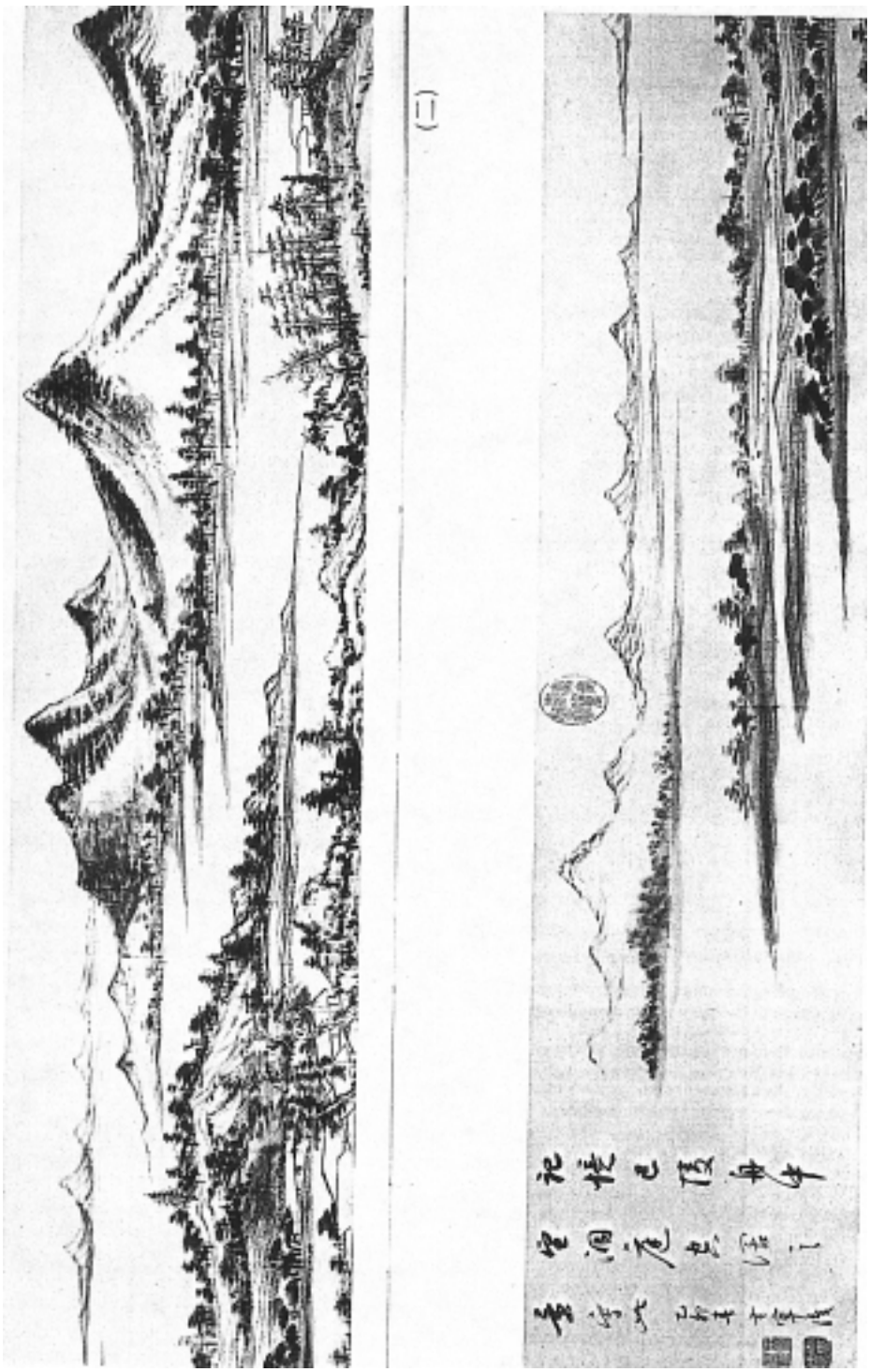


圖 15　董其昌《瀟湘奇觀圖卷》局部。憶寫巴陵舟中望洞庭景，1615。(北京：故宮博物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　董其昌《山水六景冊》。作于吳閶舟中，1615。(北京：故宮博物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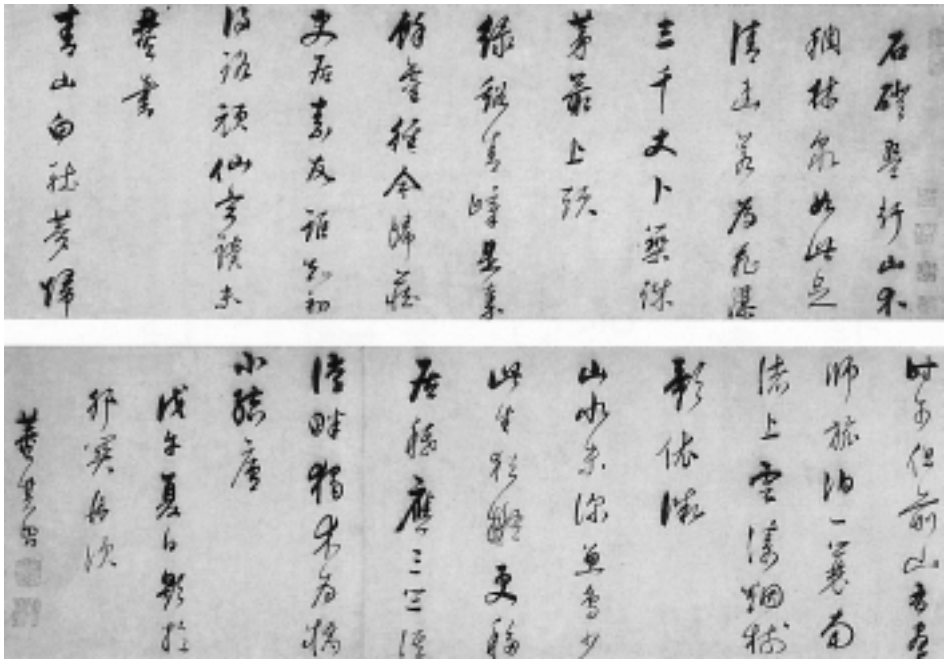


圖 17　董其昌　《行草書卷》局部。作于邗關舟次，1618。(藏所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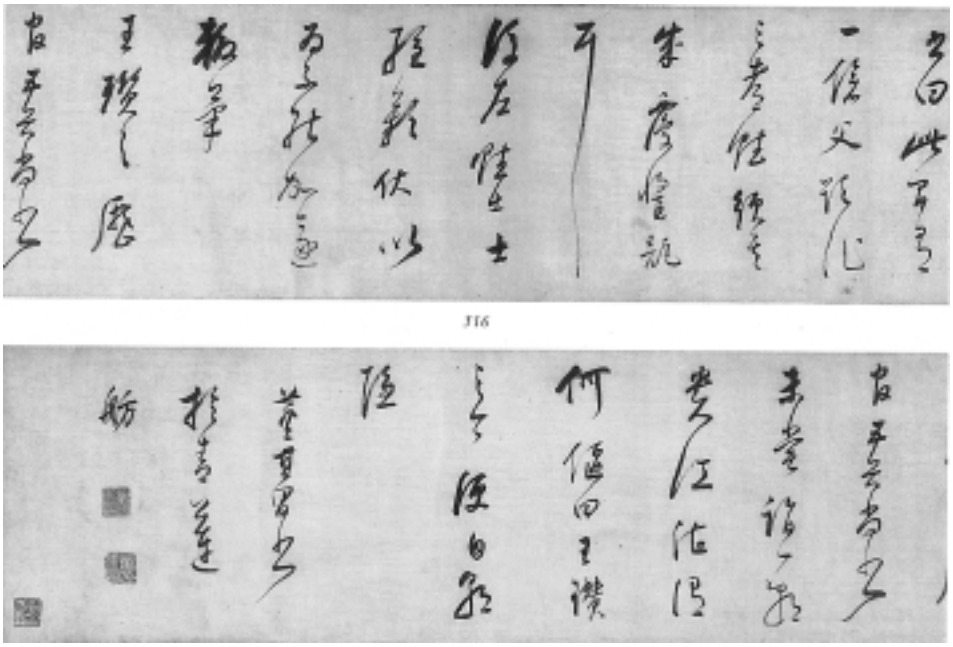


圖 18　董其昌 《行書卷》局部。作于青蓮舫中，無紀年。(藏所不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9　董其昌 《仿米元章煙江疊嶂圖卷》。作于婁水道中，1619。(藏所不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20　董其昌《七言律詩冊》局部。
書于舟中，付其子祖常，1621。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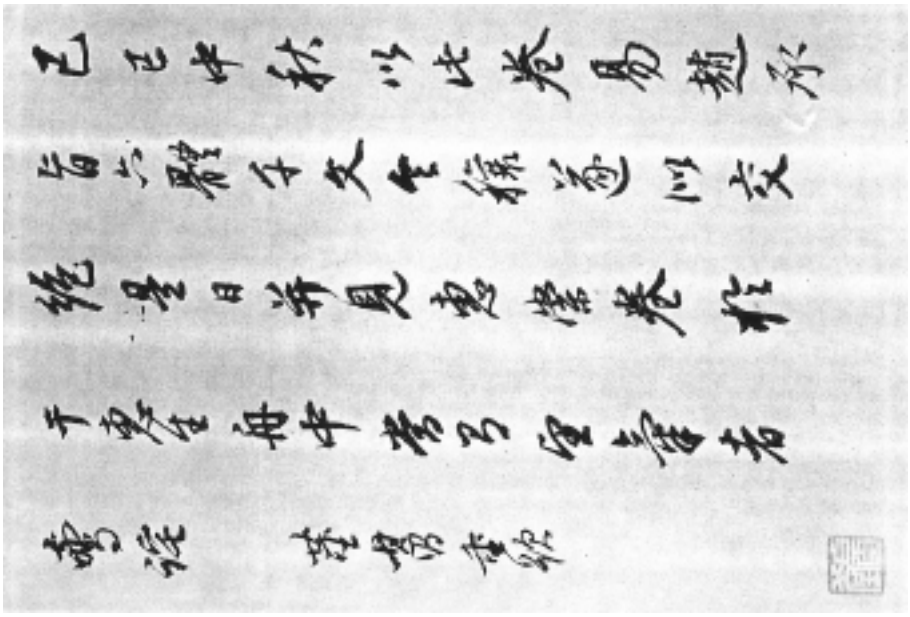


圖 21　董其昌《第四跋趙令穰江鄉清夏圖卷》。
于惠生舟中，1629。
（波士頓美術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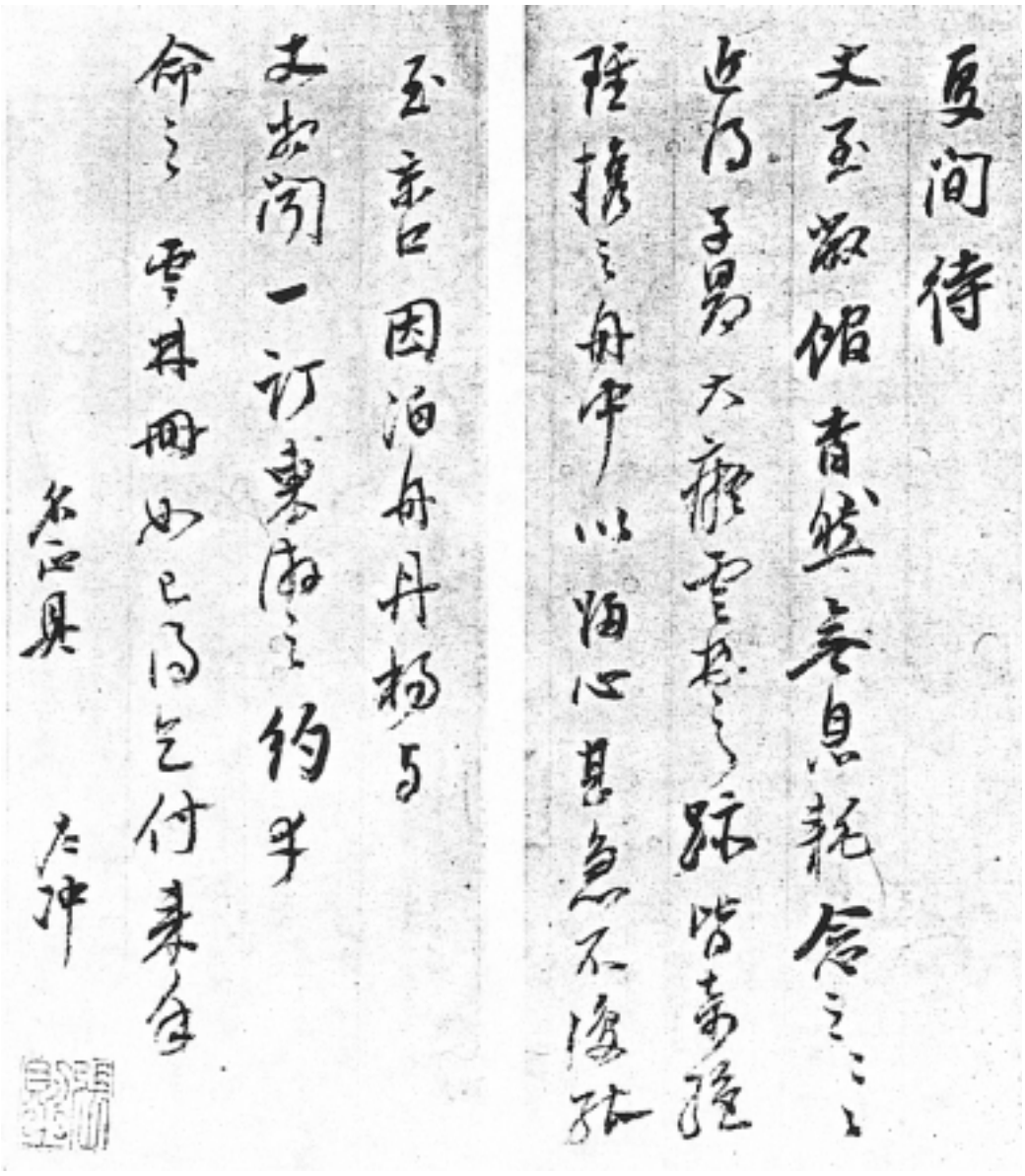


圖 22　董其昌《丹陽舟中尺牘》。舟中攜子昂、大癡、雲林之跡。（東京國立博物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23　董其昌 《華亭畫冊》。作于毗陵舟次，無紀年。(翁萬戈收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